



夹金山下的歌声(国画)
叶宗明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发送对象：全省各地市州文联，本地机关企
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文联各
直属协会会员，文艺爱好者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

青衣江

二〇二六第一期

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2026 | 01
总第112期 |
爱文艺 爱生活



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 自己的原则 陈世旭
- 楼上楼下 源 麟
- 在白镇，杀死一只灰兔 陈科员
- 迁徙记 刘乾能

QING
YI
JIANG
青衣江

- 栖心若尔盖(组章) 余元英
- 稻亦有道(组章) 梁志友
- 故乡村落组诗 王 进
- 当下报告文学写作的一次美学探索 龙 叟



陈世旭
代表作品《小镇上的将军》

陈世旭（1948年——），江西南昌市人。当代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作至今。被称为中国文坛“常青树”，江西文坛的“领袖”；近年其作品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灵魂漂泊、精神成长进行了精当描述”，“表达了消费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性割裂与精神‘沙化’的深切忧虑”。先后出版《裸体问题》《边唱边晃》《明月》《风花雪月》《那时明月》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二十余部。其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和《惊涛》分获1979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马车》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23年获第六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曾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自己的原则

□ 陈世旭

四十年前，发表过《自律四戒》——因为不懂装懂而当众出乖露丑，写了“戒充能”。

因为清楚自己的书稿缺乏市场影响力，决不可为难任何出版社，写了“戒非分”。

因为谈写作被一位农民作者当面指出“你写得很差”，写了“戒得意”。

因为受省里派遣外访，适逢国家级访问团，发生种种囧事，写了“戒凑趣”。并且进一步认识到成就和影响不够却要当团体上层成员，是凑趣；作品质量和读者的认可并不到位却去争奖、争上媒体，是凑趣；并非属于某个圈子却去挤那个圈子的活动，是凑趣……诸如此类。

随着阅历的增加，戒律和对戒律的认识也逐渐增加。又懂得了最需要戒律的，是以自己奉行的戒律去“戒律”他人。每当看到声色俱厉、义正辞严的对自私、怯懦、虚荣、低级、平庸之恶、精致利己主义的指责文字，我就会想：我有没有资格站在那样的道德高地？如果没有，那就免开尊口。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大学·第十章》）

“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赡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盐铁论·贫富》）

戒是自律；律是他律。佛家解释：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自己做不到而去指责他人，那是放肆。

进一步说，自己做到了，就可以指责他人了吗？未必。道德自我完善，并不是为了取得道德警察的资格。“完美”是修为，不是权力。完美只可以用来要求自己，不可以用来规范他人。自

己可以完美，不等于他人都必须跟你一样完美；自己可以清高，不等于他人也必须跟你一样清高；自己可以不俗，不等于他人也必须跟你一样不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货殖列传序》）、“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伯夷列传》）是“天下”的常态。绝对的完美，其实不在“天下”。生活中倒是不难见到，满嘴仁义道德的人，恰恰一肚子男盗女娼。

“以忠沽名者讦，以信沽名者诈，以廉沽名者贪，以洁沽名者污。忠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有一于此，乡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北宋隐逸诗人林逋的话，颇有道理。

人到一定年纪才终于发现：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人人都有他的追求，他的好恶，他的处境，他的立场，他的性格习性、处事方式、行为准则，只要不构成对他人的伤害，就无可厚非。自己的原则未必适合他人，纯粹站在自我角度责人之过，揭人隐私，念人旧恶，难免偏狭。

美国女作家琼·狄迪恩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受人打扰，也不去打扰他人。”我达不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但这话我愿记取。如果知道自己也远非完美，就不用忙着粉饰；如果知道自己也并不高大，就不用急着去证明；如果知道自己也见短识浅，就不用跟人争执；如果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就不用种种自炫；如果可以问心无愧，慢半拍，静半刻，低半头，就可以一直微笑。

当然，上述的原则也只适合自己，并不适合他人。



主管单位：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任：聂颖

编委：杨术兵 戴伟 李宣康

陈敏 代成华 袁明

王堂兵 钟春燕 樊小融

李雪松 李炳中

主编：杨术兵

执行主编：戴伟

编辑部主任：吕玉刚

责任编辑：卫超群

校对：魏斌 韩罗梅

李敏铭 黄鑫

封面题字：何应辉

设计印刷：成都旭美印务有限公司

编印周期：双月出版

投稿邮箱：qyj1208@126.com

联系电话：(0835)2243315

邮编：625000

地址：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1号(西康记忆5号楼市文联)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

名家

自己的原则 01 陈世旭

雅安市文学改稿暨创作培训会作品小辑

楼上楼下(小说)	04	源麟
在白镇，杀死一只灰兔(小说)	10	陈科员
迁徙记(散文)	12	刘乾能
栖心若尔盖(组章)	17	余元英
富林记忆(散文)	21	李锡荣
大渡河褶皱里隐藏的汉源秘密(散文)	24	张永承
“锡老”的古道热肠(散文)	29	何瑜
稻亦有道(组章)	32	梁志友
幸运草(散文)	35	李靖
年的味道，是一条回乡的路(散文)	36	苦丁
藏在擦罗核桃树下的那缕乡愁(散文)	40	李学琴
飞仙渡(散文)	43	吴祖榜
雨城的两棵树(散文)	46	金雅春
故乡村落(组诗)	49	王进
隐身世间的另一道门(组诗)	50	龙叟
晋风拂过表里山河(组诗)	51	倪宏伟
以一只麋鹿的脚步停下(组诗)	52	周庆安
我所知道的那些事物(组诗)	53	李玉琼
邻里(诗歌)	54	赖杨刚
铁巴或木头(外三首)	55	鲁军
矛盾(外二首)	56	岳秀红
落日后的乡村(外一首)	56	陈光明
因为春天(外二首)	57	马丽琼

艺评

当下报告文学写作的一次美学探索	58	龙叟
让普通人成为历史的主角	61	刘乾能
平凡的人，点亮群山深处的烟火	63	山鹰

艺苑

碧山坡上点点黛(油画)	66	李俊林
牛背山云海(国画)	67	韩怀忠
家园(油画)	68	竹敏
家在青山绿水间(国画)	69	彭铎
麦坪遗址考(行草)	70	杨西峰
蒙顶山茶赋(草书)	71	易福荣
雅安茶文化考(隶书)	71	康昕毓
赵一曼词(隶书)	72	石雅
东坡题跋选抄(楷书)	73	王涵
苏轼《定风波》(楷书)	73	高豪
色彩斑斓的雅安(摄影)	74	陈乃芝
非遗表演(摄影)	75	谢应辉
碛磧上九节(摄影)	76	杨涛
元宵盛会(摄影)	77	刘敬忠

文艺动态 78

■封面 美术·春到茶山(局部) / 陈文

■封二 摄影·陈世旭 / 佚名

■封三 歌曲·最忆是雅州 / 丁一 杨贤斌 寇青 刘雍洋

■封底 美术·夹金山下的歌声(国画) / 叶宗明

编者按：

2025年11月15日，为更好围绕雅安文旅发展开展文学创作，切实提升本土文学爱好者创作水平，由四川省作协、雅安市文联指导，雅安市作协、《青衣江》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雅安市文学改稿暨创作培训会”在市文联举行。改稿培训会邀请到了省作协创研室主任杨献平和《星星》诗刊编辑敬丹樱到现场改稿并授课。为向广大读者分享此次改稿培训会成果，本期《青衣江》开辟专栏，从收到的54件改稿会作品中择优刊发23件作品，供读者品鉴。

楼上楼下

□源麟

1

一大早，做防水材料的高老板就打来电话，说他马上带老师傅过来。

来不及吃早餐，我抹了一把脸后就匆匆赶到新房子去。

新房露台阳光棚的防腐木架上还未盖上玻璃，一块绿格子的防雨布半搭在架子上面。我轻轻一拉，“哗”的一声跌落下一大团积水，水渍在露台的地板上逐渐散开。

其实玻璃早就准备好，却一直没有安装，只因阳光棚上的外墙未涂刷防水材料。你别笑我这么“小意”，连外墙都特意要用纳米防水材料。这栋楼里，确实只有我家在楼上的外墙做了这样的防水处理。

“外墙完全没必要刷防水材料吧？”高老板这话，倒像忘了他是做这行的。我苦笑一下，说：“是没必要，但楼上那户说，我家搭阳光棚会让雨水溅到她们家外墙上。”

“没有你家阳光棚，雨照样会飘到墙上。这算哪门子理由？她让刷你就刷？”高老板扭头看了我一眼。

这话听着有些刺心，我鼻头一酸，竟有种想哭的冲动，满腹的委屈开始沸腾，但在陌生人面前，眼泪是绝对要咽回去的。我强装无事地笑了笑，转身走向花台，深呼吸了一口气儿，没接他的话。

花台里郁郁葱葱，之前种下的玫瑰、长寿花、天竺葵以及三角梅，都开得热热闹闹。我与花草一同沐浴在初夏温暖的晨光里，本该是岁月静好的模样，可我此刻心里的苦恼都溢了出来。

在小城里有套带露台的房子，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最初买下这套带露台的楼房时，我真的非常开心，窃以为这意味着我也是拥有小院的人了，也能离林语堂先生说的“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更进一步了。新房里，盛满着我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新房的露台比室内高出二三十公分，为防止雨水渗透进客厅，安一截阳光棚，是我和装修公司杨总达成的共识。

第一次在露台测量阳光棚架子尺寸时，头顶上突然响起一阵恶狠狠的叫声：“楼下的，你是想安啥就安啥？跟我们打过招呼没有？告诉你，如果敢超过我家地盘，看我不把你们家打烂才怪！”

这话听着怎么有一股子拦路劫道的匪气？如此野蛮无礼的话语，让我惊讶地抬起头。楼上窗口探出两张圆乎乎、略带神似的女人面孔，瞧着竟有几分佛相，是一对母女。年轻女人白净的圆脸上泛着淡淡红晕，像极龙泉驿的水蜜桃，可惜这两张脸的眼睛里，都盛满戾气。我家露台本就比室内高出二三十公分，加上楼上这户人家装了防护栏，以致她们跟我距离极近，几乎是面对面的架势。

我舒展皱着的眉头，轻声安抚她们：“放心，我家的雨棚绝对不会越界。”

“你豁我们没文化！我看你们最初量尺寸的时候就超过了！”年长的女人吼完，噔噔噔踩着楼梯就闯进我家。

这个女人应该有六十来岁，个头不高，身体却发福得厉害，特别是腰腹部圆滚滚的，像怀了六个月的身孕。宽大的米色碎花衬衣裹在身上，愈发显得臃肿，黑色长裤脚处和黑布鞋上均沾着些黄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楼上邻居，一看便知是从农村过来的。

她一进门就单手叉腰，另一只手四处指指点点，嘴里噙里啪啦地抛出一大串“规定”：不允许我家阳光棚、雨棚超过她家的地盘；不允许我家花草高过她家窗户；不允许我家雨棚比她家宽……末了，她用阴冷的目光盯着我放话，假如不照做，她就要收拾我。其实我家的装修都在自家地界内，最多就是雨棚比她家宽了一丢丢，可我家的雨棚宽窄跟她有何干系呢？我耐着性子慢慢

解释，她依旧不依不饶。早听说农村有些妇人拍屁股骂街，野蛮厉害得很，看来今儿是遇上了。不过我也不怕，再蛮横也要讲几分道理。我继续温言细语地摆事实、讲道理，并劝她：“远亲不如近邻，大家有事好好沟通，别影响邻里感情。”见我不恼不火，她自觉无趣，讪讪地回应了几句，就转身离开了。

2

装修工程继续推进。可到了第三天，楼上的这对母女再度闹腾起来，反复称我家雨棚不仅过宽，还侵占了她家空间，随即又在窗边破口大骂。无论我如何耐心解释，她们都置若罔闻，污言秽语连篇，尤以骂娘的话最为刺耳。这份无端的骚扰让我很是烦恼，只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装修师傅们看不过眼，纷纷为我支招：“别总跟她们费口舌解释，对这类人，一定不能客气，否则她们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欺负你。”而我只是不可置否地笑笑，并未认同。回想过往，我虽搬过几次家，却从未与邻里有过言语齟齬。无论住在哪儿，邻里关系都十分和睦。不过我忽略了一点，我之前住的都是单位家属楼。那里的住户大部分都具备基本素质，也懂得谦让与包容；如今这栋商品楼面向城乡，住户来源广泛，大部分来自农村。这个也是后来才知晓的，可惜最初买房时只关注露台，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装修师傅们的提议固然出于好意，但为了维系邻里和谐，我决定委屈自己，遂同意在她家窗户下方的墙上涂刷上纳米级防水材料。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没必要因为这些琐碎小事影响和谐。”见我这么说，装修师傅们只是叹息，不再劝说。

尽管自己一再隐忍，可在楼上母女日复一日的无厘头挑衅下，当初憧憬的露台花园之梦，已被阴云笼罩，变得忽明忽暗。与此同时，一段沉睡的儿时记忆却被唤醒，我想起曾经住在我家隔壁的付青蓉。

付青蓉是本地人，与我母亲年岁相仿，同样生了三个小孩。最巧合的是，她的丈夫与我父亲还在同一个单位上

班。按理，这本该是惺惺相惜的两家人，却被付青蓉搅得水火不容。

付青蓉生得白净小巧，却长了一口龅牙。她生性好强，牙尖嘴利，单位上没几人敢招惹她，她的丈夫邹柄生也是出了名的“耙耳朵”。上世纪五十年代生的人大多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付青蓉接连生下三个女儿，这让邹柄生觉得颜面无光，却不敢表露情绪。反观我母亲，不仅五官端正、持家有方，还一口气给我爸添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和一个乖巧的女儿。每当看着自家男人望向三个闺女时，那失落的神情，付青蓉心里就发慌。她心里明白，自打她生下第三个女娃后，男人虽然从未指责过她，却越来越沉默，待她也远不如过去温柔体贴。

付青蓉可没觉得这是自家的命数，她将这一切都归罪于我母亲，认定若不是我母亲住在隔壁，她男人就不会变成这般模样。这么一想，我母亲自然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付青蓉便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我母亲身上，有事没事找茬挑事。哪怕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她都堵在我家门口骂上大半天。比如路过她家脚步声稍大，就说影响了她孩子学习，随即扯开嗓子叫骂不休。

我母亲是外地人，在本地也没什么亲戚朋友，人又老实，每次面对被付青蓉刁难谩骂，纵然气愤也无可奈何，偶尔也忍不住要与付青蓉理论，都被我父亲拦住。我父亲总说：“左邻右舍的，又在一个单位上班，能忍就忍。”当然我父亲肯定是担心我母亲吃亏，强龙也斗不过地头蛇，何况还是我那老实本份的母亲呢。

见我妈总是不接招，付青蓉骂着骂着也就没劲了。可她心里的戾气一天不散，就绝不肯善罢甘休。

有次，付青蓉自家门口的橘子树枯了，她竟把枯树刨了埋在我家门口。那时住的是一排平房，门外的坝子都是泥地。她还扎了个小花圈挂在树上，花圈全都是硕大的白花，连同挂上一张字条，上书：“弄死我橘树的人家断子绝孙！”我母亲见状气得脸色发青，冲到付青蓉面前质问道：“你这人怎么这样过份！自己种不活树，全赖在我头上！”见我母亲接招，付青蓉便像打鸡血一样兴奋，立马扯开嗓子破口大骂。

我母亲没理会她，径直走过去拔树。这可给了付青蓉动手的由头，她立刻扑上来扯住我妈厮打，三个女儿也跟着围上来。我和哥哥们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趁我父亲不在家，当即冲出去护着我母亲，场面瞬间乱作一团。正撕扯得不可开交之时，我父亲下乡回来了。见此情形，他大声呵斥着，并把母亲和我们拉回家重重关上了门。

不过我母亲这次终于没有再忍，直接将此事反映给了单位领导。被领导狠狠批评后，付青蓉虽仍会偶尔咒骂，但气焰已收敛了不少。这世上，欺软怕恶本就是人的劣根性。

这般光景下，两家人就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几年。也许是因为付青蓉常年欺负我母亲，给我年幼的心里投下了阴影。某夜，我居然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的付青蓉口鼻流血满地乱滚，嘴里还嚷嚷着：“痛死我了！痛死我了！”不多时口吐白沫，最终化成一滩乌黑的血水。这是我第一次做如此诡异的梦，吓醒后，便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紧紧抱着我说：“不要怕，不要怕，噩梦附在草叶上。”可就在这梦后不久，我母亲单位组织集体旅行，与她分在一组的付青蓉突然身体不适，鼻子里流出大量分泌物，并不停喊头痛。她平日里总爱欺负人，所以没人愿意理会她，唯有我那心软的母亲不顾前嫌，一路悉心照料着。旅行回来后，付青蓉去省医院检查，被确诊患上了鼻咽癌。那年她不过四十来岁。我母亲知道此事后，叮嘱我不准把做梦的事告诉任何人，还炖好鸡汤送到她家。那时的我也不清楚鼻咽癌是什么病，但听大人们说这病治不好。后来又在我母亲口里得知，在付青蓉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曾拉着我母亲的手落下了忏悔的泪，说自己对不起我母亲，让我母亲受了多年的委屈。最后，她还想把她只有18岁且性子跟她一样泼辣的大女儿托付给我大哥，我哥自然不会同意，这都是后话了。

付青蓉从确诊到去世，前后不到一年光景。付青蓉去世后不久，我家便搬到我爸单位分配的新楼房，而付青蓉的丈夫与女儿们仍住在老地方。搬到新家后，我们与邻里相处得十分和睦。只是

我妈偶尔会提起付青蓉，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感叹“她其实也不坏”。唉，那样可恶的邻居哪里不坏？那时年少气盛的我，对妈妈的说法很不认可，甚至觉得她软弱没骨气。尽管心里有过这样的念头，但爸妈的隐忍与善良，终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3

是的，在这次装修过程里，我一直选择隐忍的，可惜我的退让并未换来安宁。楼上那对母女的行为愈发离谱——只要有空，就趴在自家窗口，用手机拍下我家露台上的装修人员和我，边拍边说闲话，还夹杂着阵阵粗口。说真的，对骂娘的秽语我向来无法容忍，每次听见她们在楼上咒骂我家祖宗八代，我都有冲上去扇她们耳光的冲动，但理性终究让我保持沉默，觉得不必与“垃圾人”计较。

可惜这世上有一类人，总是将别人的善良当作软弱可欺。这天我刚迈进露台，楼上的骂声突然升级：“狗日的，骗人是不是哦？几天了，还没跟老子把墙刷起，逗我们嗦。”是那位年长的女人在嘶吼。

“有话说话，有事说事。每天谩骂有意思吗？是不是觉得我老实好欺负？！”我自己的耐心已濒临极限。见我的语气不似往日那般温和柔弱，年长的女人像被点燃的炮仗，双手叉腰，摆出一副撒泼骂街的气势，彻底发作。她那不断翻涌的嘴唇下，蹦出一连串污秽不堪的言语。

这边骂声未歇，厨房方向突然传来“咚咚咚”的声响。

原来，楼上那个脸上泛着红晕的胖女子竟把我家的雨棚戳出了一个窟窿。

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这般践踏人的！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110，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拨打这个号码。依法制暴，已是我最后的理性。

备案、规劝、警告、记录……那对胖母女没料到我会报警，泼妇的气焰突然矮了半截，主动承认过错并当着警察的面许诺赔偿我的雨棚，但也要求我对他们家窗外的外墙进行防水处理。

“既然她们愿意赔付，就先忍一

下，多沟通沟通，毕竟住在一栋楼里。”见我沉着脸一言不发，警察临走前又劝了几句：“如果她们再过分，记得保留好证据，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4

都说“忍”字头上一把刀，面对楼上的不合理要求，我还是找到做防水材料的高老板，让他尽快进一些纳米防水材料回来。可楼上的消停不过才两三天的时间，又生出事端来了。

我再次给物管赵经理打了电话。

“楼上的说愿意赔你家雨棚，但前提是把她家外墙刷了。事已至此，我觉得就算了吧，你想想，闹起来最受影响的还是你这楼下住户……你应该懂的。”赵经理是个实在人，话不多，但面对这种邻里纠纷，只是两边规劝。

“她们不晓得自己没占理，反倒说我总是袒护你，还撂了不少难听的话。其实我和你们两边都不认识，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唉，对了，楼上那家姓付。”听着赵经理为难的语气，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这“付”姓，未免太过巧合，我又联想起我妈的恶邻居付青蓉来。

“哦！是楼上的让给她们做啊。”见我不愿再提及，高老板和老师傅没再多问。老师傅拎着桶从防腐木架子爬了上去。

老师傅做事很认真，按我的要求给外墙刷了两遍防水材料。完工后我再次拨通了赵经理的电话，请他过来查验。

赵经理离开时已近正午，阳光晒得我手臂发疼。老师傅早已安全下地，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我正蹲着打理花草，一抬头却见一个臃肿的身影堵在老师傅跟前。

“连我都不通知就刷了嗦，你这是想豁人，是不是？”楼上年长的女人叉着腰，一副穷凶极恶的模样。我心里清楚，这次我顺她意把外墙刷了，反倒又勾出她得寸进尺的劣根性。

“大姐，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完工后我已让赵经理亲自过来看过了。见我语气平静，女人声调陡然拔高八度：“跟他说顶个屁用呀！我家的墙，你就得先通知我验收。”

“既然是你家的墙，你为何不自己动手刷？”我冷冷回了一句，便转身继续收拾花草，懒得再理她。

“女子呀，她们随便在墙上涂两把就想把我们豁到，还说是我家的事，得我们自己弄。”女人对着电话跟自己女儿抱怨了几句，挂了线就冲到我面前，劈头盖脸一顿谩骂，那撒泼的架势和当年骂母亲的付青蓉如出一辙。只是付青蓉当年是因嫉妒母亲才心怀怨怼，这对同是付姓的母女，又凭什么跟我过不去？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想借机讹我一笔？

我摘下戴着的园艺手套，缓缓站起身来。

“这段时间你骂得挺痛快，是不是？你这不受人待见的泼妇！今天是不是还要继续撒泼？对不起，我不奉陪。请把我家厨房雨棚修好，再来跟我说话。”

“哎哟喂，你家雨棚伸到我的地盘了，倒敢来凶我。你今天不马上给老子拆了，老子跟你没完。”胖女人扯开嗓子叫道：“大家看到没有，她家雨棚都伸到我家来了，好不要脸哦……”

“楼上的就是见你老实，才敢这么欺负人。”“那女人心态扭曲，故意找茬，千万别跟她客气。”装修工人的话在耳畔响起，我上前一步盯着她，冷声说道：“你撒泼够了没有？你今天再敢辱骂人，看我不撕烂你的嘴！不信你试试！”

女人一愣，随即大喊：“哎哟喂，要打死人了！要打死人了！”

我懒得理会她，抄起小木棒敲着塑料桶往露台走，高声喊道：“大家快来围观啊，四楼的泼妇又跑到我家撒泼讹钱啦。”女人没料到我会来这么一招，或许是被戳中了心思，慌忙躲进我家客厅里，嘴里仍在咒骂着，声音却明显低了下去。

想起这段时间被这对母女欺负的种种委屈，又想起自己苦口婆心妄图感化她们的天真，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好笑。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这泼妇实在可恶！请你滚出我的家门！滚出去！”我沉着脸，直视她。女人嘴硬着说：“老子就不出去，你又能把我怎样？”

“你再不出去，我拿刀砍死你！”——当然，我没真打算动手，不过是故意吓

她。之前有装修工说，这对母女曾被亲戚拿刀追得屁滚尿流，这招刚好能治她们。

见我攥着菜刀恶狠狠朝她走去，胖女人吓得魂飞魄散，一溜烟就从家里退了出去。

5

次日，安装防护栏的小丁师傅如约而至。我想让他再次确定下我家雨棚的位置。

反复测量几次后，结果一致：我家雨棚牢牢落在我家地界范围内，没有一丁点越界。

“小丁师傅，我家雨棚明眼人一看也能看出并未侵犯谁家利益，楼上为何一直揪着不放？”

“苏静姐，这事真不好说。常言道，这世间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无无缘无故的恨。你知道不，你家对面的那户装修露台阳光棚时，就因为高出自家地盘一丁点，楼上的住户天天上门闹。最后，他们赔了楼上那家两万元，还包了楼上的防护栏安装费，这才平息的。”小丁看着我说。

原来如此！

都说戳穿的鬼不害人，这话一点也不假。自从上次被我戳穿那对母女想讹钱的心思后，她们没再趴在窗口谩骂。偶尔电梯里遇到，见我无视的表情，她们纵然眼神怨毒，可不敢再开口。往往要等到我走出电梯门，才会听见身后飘来一两声含糊的咒骂，我只当没听见。

这般光景不知不觉过了大半年，转眼到了来年满是香樟芬芳的秋日里，我搬进了新家。看着露台与房屋都如当初设想般妥帖，先前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

母亲住得不远，隔三差五就来我这坐坐，陪我聊聊家常。只是装修时被楼上刁难的事，我从没跟她提过。

这不，中秋将至的一个晴朗午后，母亲又来了。我们坐在露台的阳光棚下，她接过我递去的猕猴桃，忽然开口：“静静啊，我越来越老了，陪不了你一辈子，你也该找个伴了哦。”

“妈，我一个人也挺好的，你不要担心，随缘吧。”催婚是我最头疼的话题，我一边剥着板栗，一边含含糊糊应着。想

想自己，离婚已经五年，儿子一直跟着前夫，我的日子除了工作倒是清闲。

“一个没有婚姻的女人，总容易被欺负的。”见我不吱声，我母亲长长叹了口气，话锋一转：“对了，乖孙天宇什么时候搬过来住？”

想起楼上那家人的无理取闹与肆无忌惮，我忽然觉得，自己单身的处境，似乎也成了他们得寸进尺的理由，因为那老女人曾恶毒地咒骂过我“寡妇婆”。

“妈，天宇说放寒假就回来住。”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的梦，忍不住对母亲说：“妈，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最近梦到楼上那家娃儿血肉模糊地躺在我家露台上。”

“梦都是乱做的，别去多想。”我母亲笑着安慰我，可下一秒，她仿佛想起了什么，笑容渐渐僵住了，眼神发直地看着我说：“楼上那家，没再跟你发生过矛盾吧？”

我一时语塞，端起茶杯闷头喝茶。就在这时，“噗通”一声从头顶传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只见一个冬瓜似的圆滚滚的东西“啪”地一下，重重砸在了我家露台上……

6

楼上付家的小孩是从窗口坠下来的，而且是头部朝下。幸好我家阳光棚阻挡了一下，加上送医及时，否则那孩子估计性命不保。只是我家阳光棚的钢化玻璃被硬生生撞出一大团冰花状裂痕来。

因为这起小孩坠楼事故，我妈终于知道我与楼上那家之前的种种纠葛。

“不管大人有多可恶，孩子都是无辜的。出事后要先打120，然后再拍照。”我妈事后教训我。

“我不马上拍下来，回头指不定又要被他们讹诈。”尽管知道我妈说得对，可我还是嘴硬。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理解你。但人命关天，这才是最要紧的。”我妈让我用香好好熏熏露台与房间。

“妈，我遗传了你的样貌和性格也就罢了，怎么连你的遭遇我都要重蹈覆辙？”我一边熏房间一边说。

“那都是巧合。世上形形色色的人多，不遇到张三就要遇到李四，没什么

稀奇的。”我妈笑了笑。

“妈，你说怪不怪？我楼上的邻居也姓付，但是感觉比当年的付青蓉还可恶。”我还是想不通这茬。

“静静，算了，别跟她们再计较。你想想她家娃娃摔下来，脑袋撞开了那么大的口子，血滴了一地，多吓人。若不是你的阳光棚，她家小孩哪还有命在？如果是旁人，肯定会说这就是她家的报应，但我们不能这样说。对了，你怎么又做了这种蹊跷的梦？记住，你做梦的事，千万别跟任何人提。”我妈说话的样子一如当年，只是这次却是一脸惊异地看了我好几眼。我觉得我妈压根没站在我这边，心里顿时堵得慌，索性闭了嘴。其实梦见那小孩血肉模糊之后，我还做了一个梦——阳光暖暖地洒在我的露台上，连楼上那扇窗口都镀着一层金边。窗口里露出的付家母女的脸上没了半分戾气，还朝着我笑……醒来后我只是觉得好笑，就那对母女的德性，能转性？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你看你，都一个月多了，还没把那扇玻璃换下来。它都裂了，掉下来是迟早的事。”我妈临走前又叮嘱了一句。

“明明是她家撞坏的玻璃，凭啥要我自己换？要是换作她们家玻璃被撞坏了，怕早就又吼又闹找我扯皮了！我……”我愤愤不平地说。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话。拉开门，两张圆乎乎的脸映入眼帘——是楼上的付家母女。

“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这些东西只是一点心意，还请收下。过两天师傅不忙了，就来给你家换玻璃。”母女俩结结巴巴地你一言我一语，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们就把一大篮水果放进我屋里，然后匆匆转身离开。

“你看嘛，人家这不是晓得感恩了。左邻右舍之间就是要搞好关系才对。”我妈拍拍愣在原地的我说。

走进客厅时，夕阳已从橱窗西晒进来，光斑越来越密，也越来越暖，仿佛要驱散屋里所有的阴霾。

我摊开手掌放进橘黄的阳光里，再轻轻一握，竟一时分不清是在梦境还是现实。

在白镇，杀死一只灰兔

□陈科员

那是很久远的过去，故乡流传着一个传说：兔子在死之前，会用尽全力发出一声尖叫。

对于一群从来没有听过兔子叫的孩子来说，这是件极具吸引力的事。

四十年前，我还只是白镇一个夏日里穿着裤衩到处游荡的普通男孩儿。那时候的孩子都这模样：光脊梁，穿条三角裤衩，光脚丫在镇上疯跑——儿童的天性在我们身上展露无遗。

那时候，燕哥爸爸要杀兔子，镇上所有的孩子都跑去看。大家挤在一起，吵吵嚷嚷的。

那是个炎热的清晨，太阳火辣辣地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袋上。还没到中午，我们便晒得又红又汗湿。一群男孩儿计划着上山去找野果子，夏天的草丛里，有很多野果子。一群男孩儿一起，除了上窜下跳的上山下河，再就是欺负女孩子，除此好像就没什么其他的事可做了。

现在想来，那时我竟觉得欺负女孩子比找野果更好玩些。看她们又气又急、哭笑不得，或者追着我们跑，心里便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快活。

几番争执之后，我们决定把落落喊出来捉弄一番。

“落落！落落！落落！”我们站在她家被绿树环绕的红砖院墙外面，扯着嗓子不停地叫喊着她的名字。如今长大再回想，我觉得那时我们就像一群饥渴的、无知的、找不到打发时间方式的小野狗。

“去看杀兔子了！燕哥家要杀兔子，她去了！”落落的妈妈开了门，丢下这句话就迅速回屋了，不知道是怕被太阳晒着，还是讨厌看到我们这群光着身子、赤着脚的小野狗。

“走，去看杀兔子！”我一声令下，十几个赤条条的孩子立刻跟着我跑。盛夏的太阳像一条火辣辣的热舌头，紧紧追着我们舔，一丝一毫不肯松懈，而且更变本加厉，热度愈来愈高。

远远地，我看见燕哥家院门前的大树上倒吊着一个长长的身影——是那只待宰的兔子，偶尔晃一下。落落瘦巴巴的身子混在人群里，得仔细找才能瞧见。

碧玉倒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十几个男孩女孩早已经把燕哥爸爸围了起来。他正对着一块用了很多年的磨刀石上下不停地霍霍磨刀。白镇人惯用这种磨刀石磨刀杀鸡宰鸭，可用来杀兔子，我们还是头一回见。

“燕哥，给爸拿烟来！”小小的燕哥倒穿得整整齐齐，晃着身子进屋拿出一支烟塞进他爸嘴里，他又举起打火机，他爸飞快地接过打火机点燃烟，又顺手把打火机还给他。燕哥就那样老老实实地攥着那个绿色的打火机。

燕哥的爸爸嘴里衔着烟，手里的刀磨个不停，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开始往下淌。一群孩子围得密不透风，几乎要让他喘不过气。

“得嘞！走，杀兔子啰！”他举起刀，看了看刀锋，示意孩子们让开。孩子们立刻齐刷刷地退开一条道，又紧跟着他往院子里去。

“都说兔子死之前，会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既尖利又可怕，孩子听见了夜里是要做噩梦的，你们想不想听？”燕哥的爸爸站在倒吊起来的白兔子前，挥舞着手里的大刀眉飞色舞地说道。

在白镇，没出息的人总渴望能有一群听众，而最容易掌控的，就是孩子。那时我们年幼，本就被这些话勾住。

“猪在被杀前才尖叫！”在人群里，冬瓜突然喊了一嗓子。

“对！你说的是猪，不是兔子！”

“对！猪才尖叫！”

“是猪！”

“不是兔子！”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叫喊着，场面混乱起来。

“好了！好了！我让你们听听，让你们听听！”燕哥的爸爸既无法平息孩子们的聒噪与怒气，又按捺不住那份被一群毛头孩子轻视的火气。

他握刀的手猛地一挥，兔子白色的皮毛中间立马裂开一条口子，殷红的血涌了出来。刀上的血跟着他手的弧度甩出去，那温热的液体正好全数落在落落的脸上。一声尖利的哭喊骤然响起——受惊的女孩与被杀的白兔以及淌血的刀，还有那张染血后稚嫩脸庞混淆在一起……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让你们吵！都给我滚蛋！”燕哥的爸爸粗声粗气地吼道，转身便开始给兔子剥皮。

一些孩子看得津津有味，一些孩子后退着离去。

燕哥的妈妈这时取来一张毛巾，蹲下身给落落擦拭脸上的血迹，可怎么也止不住她的抽噎。

“呸！压根就没什么叫声！他骗了我们！”有人先喊起来。

“我听见了！真的！你们都在吵吵，没听见罢了！”立刻有人反驳。

“我也听见了，一声尖叫，短短的，一下就没。”

“对呀，对呀，我也听见了！”

“我怎么没听见？”

“那会儿你闹得厉害，没认真听！”

“胡说，根本没有，兔子就不会叫！”

“怎么会，我们都听见了，就是听见了！”

孩子们争论着，兔子到底有没有尖叫。

“要不然，我们再杀一只兔子试试？”

“去哪儿找一只兔子！”

“这个办法好！再听一次就清楚了！”

“可是，哪儿有兔子？”

“我知道！靠过来！”一个孩子贼里贼气地招招手，其他孩子立刻围了上去。

“落落，你想不想听兔子叫一声？”我碰了碰还在抹眼泪的落落。

“干嘛要听兔子叫？”她撇着嘴问。

“你不是没听过吗？没听过不想听吗？”我挠了挠自己的鼻子，低下头看她，她又瘦又小，一双眼睛总像浸在水里。

“你没吃过屎，难道也想尝尝？”

她狠狠踩了一下我的脚，转身就跑，跑远了还回头冲我做了个鬼脸。

可是我一动不动。

“兔子来了！”白平喊道。

大家立刻围拢过去。我们已经各自准备好家伙了，就等时间一到便一同上前，这样我们都能听清兔子被杀时的叫声。

那是一只又肥又长的灰兔，看上去干净极了。我们都伸出手去抚摸它的皮毛，那温吞的、软乎乎的触感，是我童年感受过的最柔软的东西。

我们把它放在事先围成的圈子里。

十几个孩子手里拿着木刺、剪刀、小刀、针……将它来回驱赶。驱赶间隙，我们不断用这些东西刺它、踢它、拧它的耳朵，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听兔子的叫声，没人听过，尤其没听过一只灰兔的叫声。

刚开始时它拼命逃窜，从圈子这头到那头，可每到一处都有一种新的“武器”迎接它，它跑跑停停，几次试图跳出这个圈子，可是被看得太紧，屡屡失败。随着伤口越来越多，伤势越来越重，它不再快速奔跑和闪躲……

兔子原本干净的皮毛渐渐沾染上血污、灰尘和男孩们的脚印，已经变得肮脏凌乱。我们渐渐失去了之前的耐心，不再愿意耗下去，当一个人冲上去按住它，接着所有人立刻一拥而上，分别攥着手中的武器扎进它的皮肉，戳破它的毛皮……

直到最后它彻底一动不动，我们也没有听见那一声兔子的叫。

泄气了，完事了，痛快了，我们咒骂着这个结果，转身跳出了圈子。不远处，落落一言不发地站着，目光落在我们每人手里攥着的沾着痕迹的“武器”上。

我们都是猎人。

我们得意地欢呼。

我们随即又齐齐愣住。

落落静悄悄地转身离去，就像当时她静悄悄地站在一旁，看着我们杀死那只灰兔。

几天后，当我们再去那个地方，一切痕迹都消失了——圈子，血迹，还有那只灰兔的尸体。

如今，我已经年迈，每当想起落落，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只灰兔。

迁徙记

□刘乾能



村庄是一些人生命的起点，也将是一些人生命的终点。

——题记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在一个异常寒冷呵气成冰的清晨，我们全家踏上了从甘肃西和陈家庄向四川天全沙漩村的迁徙之路。

出了大门，父亲转过头来望了望身后的院子：土墙黑瓦的三间土房突兀在冬雾中，单调而孤独；院墙根的一排花椒树，向冬日的天空伸出了虬劲的枝丫，与墙角那棵高大的樱桃树相映，勾勒出一幅线条明快的写意素描；院子中间的几棵果树，仿佛也惧怕寒冷，将光秃秃的树干收得紧紧的……父亲该是清楚地记着院子里每一棵树木的来历。但从那一刻起，和树木有关的往事，全都被封存进了记忆的库房。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仿佛被不断挤干水分，从最初的鲜活柔嫩慢慢变得坚硬与粗犷，一如爷爷手杖上那处被摩挲得光滑如玉的树疤，纹理清晰且泛出岁月浸出的温润光芒。

陈家庄是座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虽然叫陈家庄，但村里绝大多数的人家却姓张，就连父亲也隐去“刘”的本姓改用“张”姓。他这般改动，并非要仰仗张姓在村里的势力，而是当年只有十五岁的他双脚长满了冻疮，身体虚弱到极点，活下去成为了唯一

的念头。昏迷中醒来时，父亲已经在一户张姓人家的炕上迷迷糊糊地躺了三四天。自从离开沙漩村后，父亲便跟随那些身着粗布衣衫的红军一路北上，继而又向西跋涉。这一程究竟走了多少路，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唯一清楚的，就是自己离开青山环绕的故土，落脚到了一个黄土覆地的村庄。

离开队伍的父亲，像一枚被风带走的种子，毫无征兆地落在了陈家庄。“庄”像一枚钉子，将父亲牢牢地钉在了西北大地。或许，父亲走出沙漩不过是一时好奇，甚至都不能算作冒险，但父亲的一生，却被那场旷古持久的远行深深地影响着，即便后来他病入膏肓，依然对陈家庄念念不忘。

以陈家庄为圆心，父亲学会了割草打柴、种豆收芥、碾麦扬场，也练出了一手地道的西北菜手艺。在我的记忆里，庄里但凡有红白喜事，父亲总被邀请去掌勺。油光锃亮的四喜丸子、澄黄喷香的“炸夹三”、酸甜适口的糖醋里脊，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菜品，都出自他手。开席时，那些留着长须的老者会夹起一簇菜，再搁下筷子闭眼细嚼，食物在缺了门牙的嘴里来回翻动，腮帮轮流鼓起小包。几番咀嚼后，喉结一滚，“咕”地一声咽下去，老者微睁双眼，一边点头一边说：“不错不错！没想到张生财还会这么一手。”“张生财”是张家爷爷给父亲取的名字，他的本名叫“刘邦安”。留落陈家庄后，父亲便弃了“刘邦安”这个本名。陈家庄的男丁本就只有张、陈两大姓，除此之外的姓氏似乎都被过滤掉了，成为一个个没有连贯意义的字符随意散落在庄里，像庄边那口深井里游弋一只只的蝌蚪。

二

庄，像一块巨大的磨盘，上面刻着深深的凹槽，一条条从磨心向外延伸。庄里的时光，被一厘一寸投进磨心，揉碾、破碎，再一抹一抹流淌出来，变成脸上的皱纹，就像磨盘上那些深陷的凹槽。磨盘上的凹槽越来越浅，人们脸上的“凹槽”却越来越深。

庄里的晒场在半山腰，去晒场要经过长长的一段上坡土路。六月是碾麦的时节，正午时分，我得领着三岁的弟弟给打场的父亲送午饭。提着装满面条的瓦罐，我右手牵着弟弟光着脚走出家

门，穿过一段仄逼的土墙巷子，迎面便是陡坡。地上爬着黑色的毛虫，弓起的背部像细小的浪头，从尾端涌向头部。每一次蠕动，它们仅能挪动不足一厘米，频率却快得惊人。有时，按照目光的预测，迈出的某一只脚应该不会踩踏到它们，但当脚丫子托着半个身子的重量结结实实地落到地面时，一条或两条，甚至更多的毛虫便殒命脚底，在地面上留下了一缕绿色粘液。我们从无故意伤害它们的念头，但事实是，总有毛虫钻进死亡的缝隙，在丢掉性命的同时，把一股怪味和恶心留给我们，让我对那条路的回味多了些不快。

有时，弟弟会指着远处驶过的汽车问我：“汽车走的那条路上，会不会也有毛虫？汽车会不会像我们这样躲毛虫呢？”我自然答不上来。其实我和他一样，对山那边的世界一无所知。我只能说：“听大人们讲，那是西和县城通天水的公路。”“天水是什么？”“天水和西和差不多，但比西和大得多。”弟弟又追着问：“西和是什么？”“西和就像咱陈庄，不过比陈庄大好多倍。”我指着路旁的坡埂，尽量说得明白：“西和就像那坡埂，又细又短；天水就像咱脚下这条路，又宽又长。”弟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不再作声。真要是再追问下去，我就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毕竟，我连西和县城都没去过，更别说到天水那座大城市了。

经过长长一段坡道后，土路与另一条土路相接，变得平坦起来。交叉路口的崖边，立着一株老树和一座古庙。一树一庙，成就了一个村庄。

树是老槐树。躯干粗壮，枝丫虬劲，在半空撑起一团浓密的枝条，如浓墨写意画。有鸟窝盘踞枝头，黑黑的一团，常引发我们无数的遐想，但因树高，从来没有谁能接近过它。每年春天，槐花盛放的日子里，总有顶蓝布帕的婆婆婶婶，先将麻布口袋铺在树下，再持长竹竿轻轻敲打枝条。串串槐花簌簌落下，在布上积起一层雪白，甜润的清香远溢。张家大爷说，那棵槐树已有两三百年的树龄了，是陈家庄的风水树。也难怪，它的腰身上，缠满了一根根红布条，像长了一圈红胡子。

老槐树的年轮，会不会就是陈家庄的历史？这个问题曾让我纠结许久，因当时未曾深究，终究没有答案。我总觉

得，长在路口的树，该有特殊来历，承载着特别寓意，即便这寓意早已偏离栽树人的初衷。岁月浸染大地，人生百年轮回。树阴下，究竟过往了多少与陈庄有关的故事，只有老槐知道。只是，槐未言，人不知。

庙是土地庙。高不过一米，其实就是用土坯砖砌成的框架，顶上覆盖了几片瓦，前面留着一道门，里面供着一尊木头雕刻的土地神像。神像唯有长须清晰，面部线条粗犷，仅有大致的轮廓。因其矮小，倒不吓人，不像别处庙宇的神像，个个面目狰狞，令人望而生畏。门前香炉里，堆满香梗，燃尽的香灰还竖着几截。我和小伙伴放学路过，总对着香炉吹气——那直立的香灰原是经不住半点扰动的，稍一鼓腮，便齐刷刷栽进炉中。供桌上的供品随四季更迭：蒸馍、熟玉米、一碗豆子、一束黍米，或是苹果、梨、核桃、红枣之类，果蔬干果不一而足。作为庄里唯一的庙，陈家庄上百户人家，凡遇造屋上梁、婚丧嫁娶、生子满月、认亲结契，几乎都要来此许愿还愿。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娘就告诉我，土地爷是陈家庄的守护神，管着各家生老病死，也掌着庄里风雨收成。我常看见裹小脚的婆婆、白须老爷爷佝偻着身子跪在神像前，双手合掌上下作揖……他们双眼微闭，念念有词，神情虔诚，似在与神灵私语。拜完后，从提篮或衣袋里取出供品摆好，然后长舒一口气，缓缓转身离去。

庄里的磨盘总以恒定速度缓缓转动，在陈家庄一圈圈碾过，将所有日子都圈了进去。日久天长，庄里便有了一种被磨盘固定的惯性，人们随着惯性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日子不紧不慢地悄然流逝。

三

父亲不再年轻。才四十多岁的人，驼背已十分显眼，瘦弱的身躯像一丛被风吹得失了水分的青蒿，褪去了往日的莽撞与张扬。庄里生产队集体出工休息时，人们口无遮拦地说说笑笑，开着荤素不一的玩笑，有人笑得前俯后仰。父亲却总在一旁，或擦锄，或磨刀，或是干脆往地上一躺，手掌支着脑袋，嘴上衔一截青草，神情肃穆地望着头顶飘移的白云。我无从想象那些离别的日子，父亲的内心曾有过怎样的波澜与滋味：

更不知道在漆黑的夜里或星光未褪的清晨，辗转难眠的他是否会想起南方的那个村庄——爷爷奶奶、儿时玩伴、那头老水牛，还有那里终年不散的翠绿与湿润。

陈家庄收留了他，陈家庄也重塑了他。他的与世无争、逆来顺受、节衣缩食，乃至喜怒哀乐，无一不是陈家庄的馈赠，无一不是陈家庄的雕琢。父亲的命运，似乎注定要在村与庄之间辗转。事实上，他七十三岁的人生，几乎被对半分作了村与庄的岁月。从懵懂少年到古稀老人，他将自己与村庄的羁绊深深根植进了我们的生命里。这份羁绊，也让我对未知的旅途始终充满期待。

有一年秋天，小伙伴建平家来了一位天水的亲戚——听说是从大城市来的。建平心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这从他总不自觉抿嘴的小动作里就能看出来。他从家里出来，撞见我们时，先把上下嘴唇紧紧抿住，腮帮子猛地往里一收，随即嘴唇“啪”地张开，舌尖上便顶出一小块亮闪闪、快化了的水果糖。“喏！我家天水亲戚给的。”这份直白的炫耀，激起了几个小伙伴的嫉妒。

“小建平，不害臊，天天尿尿在炕头。”大伙儿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他的脸“唰”地一下就红透了，还没等反应过来，我们已一哄而散，只留他木木地站在原地，满脸尴尬与无助。待跑得远远的，我们才重新聚拢，七嘴八舌地议论。天水在哪儿？没人知道。天水有地瓜吗？谁也说不清。天水有弹弓吗？大伙儿都摇头。可建平说，天水有吃不完的水果糖，有能打响的塑料手枪，还有跑得飞快的汽车。“屁！”有人撇嘴。“别听他吹牛，天水说不定啥都没有，还不如咱陈家庄呢。”讨论自然不会有统一的结论，大伙儿不欢而散，各回各家。打那以后，我对建平就多了几分不服气。心里总嘀咕：不就是天水有个亲戚吗？有啥了不起的。当然，这话我从没跟小伙伴说过——在那时的陈家庄，能在县城或是天水有门亲戚，是件体面的事，就像离开陈家庄去远方一样，在我们看来，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那年麦收时节，二叔去天水探望服役的堂哥，顺道来了趟陈家庄，在我们家仅住两天便匆匆离去。二叔走后，本就不苟言笑的父亲愈发沉默，一有空闲，就给我们讲四川老家的旧事：炕桌般硕大的南瓜、吃不完的白米饭、四季

常青的鲜嫩蔬菜，还有过年宰猪杀鸡时煮的鲜香血旺汤。这些描述，对生长在陈家庄的我们兄妹而言，充满了致命的诱惑。不久，父亲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举家搬迁，回到四川。

或许在父亲心中，树高千丈，终究要叶落归根。而于我们，搬迁意味着将离开陈家庄，踏上通往西和直至天水甚至更远的旅途，进入另一片从未涉足的天地。那片天地，具体在哪儿，叫什么，我不得而知。

直到父亲指着沟对面那栋慈竹掩映的木房说：“到家了。”我才猛然回过神——我们全家已经离开陈家庄，来到这个叫沙漩的村子。我打量起眼前的沙漩，与陈家庄恍若隔世。虽是寒冬，这里却绿意盎然：菜园里的蒜苗、青菜泛着油亮的光泽，柑树上挂着一个个碗大的“茄柑”，像一盏盏绿中泛黄的灯笼。眼前的一切都与陈家庄天差地别，新奇又鲜活。对习惯了西北冬日黄沙的我来说，这里的每一处都引人探寻。

我常独自走在沙漩的青石板小路上，踩着脚下光滑细腻的石板，想象那些鞋爪子在石板上清脆地踩踏。那些脚丫从一间间茅草房里迈出，或许曾义无反顾地走出沙漩，便再未归来；或许在外界历经坎坷，终又踏回这条归途。石板路宽厚地接纳了每一个有心或无意的回归者。四十多年前的某个清晨或薄暮，父亲曾和沙漩的几个伙伴悄然出走，沿这条石板路，出磨房头、过剑田坝、翻大坪头、穿任家湾、下梅子坡，最终抵达永兴的程家窝。走出沙漩，他只用了半天；再回沙漩，他却耗去了近半个世纪。我无从知晓，当年父亲离开时，是否曾与沙漩对视，是否在心里许下过归期。但当他拖家带口重返这里时，沙漩沉默地接纳了他。于沙漩而言，无论人们如何待它，它都像一位沉默的智者，宽厚温和，藏着深韵，又不失温情。

一九九二年初春，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绽放出一地金黄。七十三岁的父亲，走进了自己生前选好的墓地——一块能望得见自家房子的坡地。那里，杉树成林，竹荫遮地。

四

从一个村庄搬迁到另一个村庄，其实就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入侵，尽管这样的入侵，有时是以落叶归根的姿态，但

总会在被入侵的村庄里激起一些反应。

刚到沙漩时，一同上学的伙伴有事没事总爱缠着我说话。我知道，在他们眼里，说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只是想让我说出那半句让他们也听不懂的西北方言。看穿了他们的用意，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便缄口不言，爱答不理。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地挑逗、刺激我。元便是其中最起劲的一个。一次，他指着路边的一丛草对我说：“咱俩打赌，我肯定能最快把它拔起来。”说完，他猛地吸了吸鼻子，将鼻涕吸了回去，撸起袖子做出弯腰要拔的样子，周围一群小伙伴似笑非笑，眼睛都盯着我，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看我有没有比拼的胆量。我二话没说，一弯腰就抓了上去。当手指触到叶子的一刹那，手上仿佛一下子扎进了无数枚细小的钢针，钻心的疼痛让我当场大哭起来。元和伙伴们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嫩绿的草原是连大人们都不愿轻易碰触的荨麻。那时候，我格外怀念在甘肃陈家庄的日子，在心里默默发誓：就算只为不再受他们戏弄，我也一定要离开沙漩。

事实上，最早离开沙漩的不是我，而是元。初中毕业后，沙漩村考上高中的只有三人，元不在其中。失学后的元，跟随远房亲戚到高宝顶的矿山打工。再次碰到他时，我发现他面色有些苍白。后来听其他矿工说，进了矿洞，眼里只有矿灯和矿石，一两个星期都晒不上一次太阳，脸色哪能不白。元说，再干几个月就满一年了，他已经习惯了矿山的生活。虽说苦累，但月月能按时结工钱，待遇还算不错，旁人想进还进不去。听着他的话，我能感受到他离开沙漩的喜悦与兴奋，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毕竟，对大多数沙漩人而言，能找到一份挣钱的营生已属不易，更何况能拿到这样一份让人羡慕的工资。

还差几天就在矿山干满一年的元，却在一场意外中永远离开了沙漩。那时矿上没有电雷管，放炮全靠人工点燃。元在矿上负责点炮，也就是炸矿石时引燃露在外面的导火线。出事那天，他点燃导火线后跑到安全区，心里数着一声声沉闷的炸响。数完才发现，尚有一炮未响。等过导火线该燃尽的时间，他转身进矿洞查看。刚到炮眼位置，一声巨响骤然炸开，是“哑炮”炸了……离家

不到一年的元，被一块粗白布包裹着运回沙漩，埋在了自家承包地。沙漩人都知道，棺木里放的不过是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那枚威力巨大的“哑炮”，早已将他的肉体留在了黑暗的矿洞。元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了沙漩，完成了他的出走。很多年过去了，他的出走，仍然像冬天柿树上一枚高悬的果实，猩红而孤独。

可那抹深沉的猩红，终究没能抵消沙漩人出走的热情，更拦不住他们迈向远方的脚步。起初是零星的独自远行：有人经亲戚朋友邀约，去了矿山、码头或建筑工地，年底攥着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神采飞扬地回了沙漩。说起在外的经历，脸上总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惹得守着一亩三分地的乡邻心里直发痒。过完年，便有更多沙漩人结伴外出，有的东进西出，有的北上南下。

对于沙漩人的出走，人们从看不惯到习以为常，从不适应到视作自然。在沙漩人的眼里，所有的出走，都只是一次短暂的别离。时间，不过是衡量回归厚度的标尺。那些速去速回的离开，一定是遭遇了某种不可抵抗的力量；那些相对长久的停留，一定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栖居之地。所不同的，只是“此处沙漩”与“彼地沙漩”的称谓之别。彼地纵有万千诱惑，但那些盘根错节的亲情，恰似一根坚韧的羁绊，为所有出走圈定出或大或小的疆界。无论行至何方又离去多久，这羁绊总会牢牢牵系着你：在孤寂的夜晚或难眠的清晨，在风雨交加的工地或汗味弥漫的工棚，让你呼吸发紧、心跳失序，每一步都踉踉跄跄，忍不住泪流满面。故乡的村庄，早已是村人心头一块难以愈合的疤，哪怕轻微碰触，都可能导致血流不止、疼痛万分。

弯刀石、牛眼凶、石桥旁、漆沟边、麻柳林……这些曾让沙漩人引以为傲的肥田沃土，如今依然孕育着一季又一季的庄稼，生长着一茬又一茬的蔬菜。只是这份生机，似乎已与沙漩的青壮年渐行渐远。他们走出沙漩的脚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在他们眼中，出走，早已成为一种必然。

五

提笕山是沙漩村海拔最高的区域，左右两条小路，直通山顶。退耕还林后，除山脚和山顶尚有几片水田耕种，其余山地已尽数栽上竹树。那些外地引

进的杂交竹，东一丛西一丛，夹杂在原生慈竹林中，显得矮小杂乱。山脚的枇杷林，似只结过一季蚕豆大小的果实，此后便再未挂果。山坡上星点分布的杉木，不过是山的点缀，既不高挺也不粗壮，一副慵懒模样。早些年的提笕山，却并非这般景象。村里老人一聚拢，回忆的闸门便再也关不住。那些年，提笕山四季都有忙碌身影。水稻、油菜、小麦、玉米、黄豆、红苕……人们在承包地里挥洒汗水，提笕山则以一季季丰收，默默回报。光阴流转，四季轮回。不经意间，提笕山渐渐被沙漩人淡忘了。这份遗忘，是它未曾预料的。繁复的耕种悄然间消失，竹林疯长，杂草覆地，就连稀有的水田也被放干，或点豆种瓜……土地在不同季节绽放出各异色彩：黄瓜青翠，辣椒鲜红，茄子紫黑，透着旺盛生机。它拼尽全力，想留住那些粗糙而温暖的手掌与脚步，终究徒劳。曾经侍弄土地的人，大多洗脚上坎，走进工厂车间，或踏上砂石水泥的建筑工地。留下的，唯有双腿暴着青筋、走路颤巍巍的老人，他们从出生到暮年，足迹踏遍提笕山的角落，即便闭着眼，也能稳稳穿行于坡坎之间。

某个黎明或深夜，沙漩村会突然炸响一串短促的鞭炮，这是乡村特有的报丧信号，人们不约而同向炮响处聚拢。头顶方白布巾的孝子迎上前来，“噗通”一声在来人面前跪下磕头，来人念叨：“孝心圆满。”扶起孝子，缓步走进院子。有人被委以总调度的职责，正按照主家确定的酒席规模和档次，指挥众人忙活：搭雨篷、垒灶台、采买置办、搬桌抬凳、涮锅洗菜、迎来送往、收礼待宾。九十岁的教伯，佝偻着背步履蹒跚地往家挪，嘴里喃喃道：“唉，又少了一位。”浑浊的泪水滴在光滑的石板上。路旁的竹林里“扑簌”一声突然飞出一只山鸡，转眼便钻进对面的杉木林。

一应杂事，都在按部就班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从守灵夜到送老归山，再到三天后的封山圆坟，待仪式在阴阳先生的安排下逐一完成后，沙漩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那些吃饱喝足的年轻人，满脸红光，一提胯一抬脚在一个轻快的转身，右手轻轻一拧，摩托车便“嗖”地一声一下子就窜出老远，瞬间就不见了身影，只在村口留下一缕黑烟……

栖心若尔盖(组章)

□余元英



若尔盖漫记

草是矮下去的海。我站在草浪里，风掀起衣角时，忽然懂得什么是顶天立地。没有峰峦争雄，没有崖壁相逼，人便成了最高的坐标。

影子被阳光摁在草上，像捂热的听诊器，一头连着这片无名的绿，一头连着我，渐渐地它们呼吸的节奏，和我的心跳重合，都是大地的脉搏，在海拔三千多米处，轻轻震颤。

地平线是条被对折的中线，线上，是被风赶着的白云；线下，是被牧人赶着的牛马。我的车碾过沥青路的碎光，黑色轮廓在绿毯上移动，是头刚从墨色里跑出来的牦牛。远处，几头吃草的牦牛甩着尾巴，我们是彼此眼中的黑点，在无垠里共享这片刻的宁静。

最向往草原的牛马，不像人从来都是被生活套上缰绳，却在梦里反复创着自己的蹄子。正如我属马的缘故，骨血里总藏着对旷野的执念。那些写字楼里敲碎的晨昏，那些揉在日常琐事的叹息，都在引擎轰鸣时，化作鬃毛上的风。

此刻，车辙里的草尖，正一寸寸替我拾起错过的辽阔。

与一只土拨鼠相遇

晨光还未收走露气，我们已撞进彼此的视野。

你后腿支起整个身子，蓬松的小尾巴扫过破碎的石块。黑葡萄般的眼睛里，我是突然闯入的光斑，一个呼吸里混着汽车尾气的外来者。

晨风掠过草甸，也掀起你颈间的绒毛。就似这风吹万物，你的世界简单到风吹翻毛，日出浴阳，寒来冬眠，腹饥觅食。

但看见你向我窜动的举动，我立即把女儿拽在身后，腰弓成一个防守的洞门。我的机警也令你更机警，你叽叽地叫，前爪悬在半空。这时，我俩是对峙的敌人，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腹语，计算着安全距离。你怕人类的险恶压碎洞穴的入口，我怕细微的病菌藏在你密实的皮毛。

多奇妙，两个物种共享同一片阳光，却活在平行的警惕里。

僵持的那段时间里，我看清了你我呆萌里裹着的纯粹。终究还是我先转身了，毕竟，我们都守着对纯粹的笃念，只是你的坚守浑然天成，把天真刻在基因里；而我的守护带着世事打磨的弧度，妥协、退让已成为我求生的本能。

石上的祈愿

石头爬上石头，就有了命，有了神的指令。

心若有你，哪里都是祝福。这些用心事垒起的石头，是玛尼堆，是祭坛，是系在大地上的平安结。每块石头都被信徒用掌心捂热过，带着最真的虔诚，把祈愿刻进纹路。

风过时，整个草原都在诵经。玛尼堆最顶上的石头离天最近，将阳光雨露和祈到的福接住并层层递下，动作轻缓如信徒们没说出口的温柔。

听说，在玛尼堆多的地方，每滴雨都是伞，能替远方的人挡住一场未知的

泥泞，未知的灾难。见过几处垮掉的石堆，女儿惊呼：“可惜，这又是谁的愿望失败了。”我看着散落在一地的石块，倒宁愿相信它是解开的绳结。

或许是愿望长得太大，撑破了玛尼堆的形状，就像种子挣裂种子皮，要以更完美的姿态诠释自己。也或许是石头已了结一段前尘，等待被新的信徒拾起，重新垒进更高的堆里。

很多时候，留下来的是念想，走散的才是圆满。那些散落的石头，不过是换了种方式在有与无的轮回里，继续修行，完成比堆砌更旷远的抵达。

牦牛遐思

草原铺开绿绸的棋盘，风是无声的执棋者。白云是游移的白棋，飘得没有定数，多像这些年追着光阴跑的我，总换着落脚的方位，却从踩不住一丝实。

反是黑壮的牦牛，是嵌进草色的黑棋，啃草的节奏是棋盘上最慢的落子，又稳又沉。草原偏爱这些黑棋，总给它们最亮的眼睛，让它们比白云先一步晕染草地，眼及处的黑点，压着白棋的飘。

公路是人类画在草原上的直线，想切分棋盘的疆界，可牦牛不认。它们要么缓行成流动的黑河，用身体消解边界；要么站成生根的桩，把汽车的喇叭声当斜风，也要守住落子的笃定。的确，哪场博弈不是赢在这份不追不赶的沉稳？

可风会转向，棋也有终局。拽着秋天的尾巴，我总担心高原的雪提前来临，怕那漫天白絮涌来，像一块巨大的绒布，轻轻盖住绿绸棋盘。白棋与雪相融，分不清天地；黑棋会裹上霜雪，成为模糊的影子。怕再执着的博弈，再分明的黑白，终会被一场雪归为空。

是呀，我们又何尝不是草原上暂落的棋？拼着胜负，较着输赢，终究也会被时光的雪，慢慢擦去所有的痕迹。

黄河九曲第一湾的弯

要穿越多少山峡河谷经历多少跌宕起伏，才能让奔涌的姿态，漫成草原温柔的臂弯？要接住多少流云的坠落，才能让澄清的眼眸，盛下整个天空的倒影？

在黄河九曲第一湾，我相信时间会打结，心事会打结，但向前的信念从不会打结，就像这黄河水在草原上回环，忘了奔涌，又以另一种姿态流动。

曾以为奔涌才是黄河的模样，却忘了弯曲也是一种抵达。当视线与地平线叠成一线，我与河便没了分界。我望着它的弯，它在数我的折。水漫自天边，却漫不过我心中的酸涩，黄河的弯是为了流得更远，而我的弯，倒像是脚下的野草，被踩踏了，便低了弧度，再没撑起原来的模样，叠成了停驻的理由。

黄河还在迂回盘旋，吞吞吐吐说着远方。我站在它的弯里，试图沾染一点向海的勇气。可是风大无情，吹薄了念想，吹乱了心气，终究吹成了另一段没讲完的絮语，或是心头悬着没落地的幻想。

草甸上的丰碑

定是有未了的缘，我对草原总有着趋于偏执的渴望。定是有场赴约，每根草都晃着熟悉的旧痕。

风是引路的信使，把我往草原深处送。路边的纪念碑站成出鞘的剑，剑刃是历史，是战场；剑柄是信念，是护住的一方安宁。

草浪推着草浪，像无数只手轻拍大地。世人说温柔是把刀，是呀，当年这同一片温柔，怎就让狼毒花混进草色，谋害一群饥肠辘辘的人？怎就让露水掺和雨水，湿透衣衫单薄者的领口？怎就让草根带刃，割破草鞋的缝？怎就让草茎长手，拖住急行者的脚步？

路过沼泽时，脚尖轻碰凸起的草甸，似踩在鼓胀的布包。是某人深陷时，往战友怀里塞的那半块青稞饼吗？

托举脚步的反力，是那手还攥着的最后一丝力气吗？我不敢与一汪水洼对视，生怕水影里浮起一张挂满泥浆的脸，喉间还含着没喊出的“北上！”。而那句未出口的誓言、没凉透的热血，早渗进土地，熬成春草拔节的养分。

临行时，女儿叹息：“要是当年红军走的是沥青路就好了！”我指着导航里的箭头说，他们走了世上最险的“无路可走”，才让我们的路，能顺着信号延伸。你听：“前方直行！”就是他们当年踩出来的路。

草原上的牧歌

风裹着牧歌飘来，我总想起父亲的臂弯。父亲是生活在汉族群里的藏族，他说我是他的牛崽，总喜欢把我裹在藏袍里，哼着调子拍我后背，眼尾弯成草原上初升的月亮。他说他已把草原揣在怀里，我闭着眼就能骑上音符摘云朵，和牛羊在草地上撒欢打滚。

后来我走了，远得听不见风里的调子。父亲便养了群牛羊，从此身影落在河谷山坡。他放牧从不挥鞭，只做领头的羊，把引领当作守护，替身后的生命挡住未知。

牛羊低头啃草，他就坐在山头，和身旁的石头一起沉默。偶尔唱支歌，还是那支给我唱过的。风把调子送出去，牛羊抬起头，是在替我应和。若有鹰影掠过，他就将牛羊崽护在怀里，如抱着一朵朵蒲公英，生怕一不小心，它们会和我一样，从眼前飞过。

如今我终于踩进这望不到边的绿，有牧歌从陌生牧人的马背上飘来，在草原上绕着圈。我站在原地，突然红了眼。这调子有刺，戳破了我记忆中的泡影。原来牧歌从没有消散，它早被父亲一遍遍种进了土里，也种进心头那片软乎乎的地方。直到此刻它才破土而出，告诉我，生活本就是场“放牧”，我们既是被岁月驱赶的牛羊，也是牧人，守护着内心永不褪色的草原。

草原上的星盖

是巨大穹幕透下的碎光，星子挤挨着眨眼；是墨色天河漫开，星光在波褶里浮沉；无边草浪与浩瀚星穹漫成一片，银河清得能数见光的来路，我若抬手定能摘下一颗亮。

我躺在帐篷里，虫鸣拧成银线牵我，穿过星空之门，那些沉在天际外的岁月，又被天际托了回来。家乡的星空也曾这样繁，长者常指着星群说：最亮那颗是强强爷爷，一辈子把善事织进日子，死后便化作最亮的星；而那颗怯生生的暗星，是早夭的舅舅，反射的是外婆常年点着烛火的光。

有时，我们也追光，若有飞机尾灯或流星从山尖滑过，我们定会追赶那些移动的亮，像追着远方递来的信封，把向往喊成风里的回音。那时不懂为何一颗星会是一个人？一个人怎会捻成天上的星？

流星划过的刹那，我屏住呼吸，生怕叹息太重，延误一颗星的陨落，延误天空为某个生命划下的印记。毕竟我们都是星的过客，也是星的伏笔。此刻抬头望，也只是在翻读无数个曾经与未来，而我们终会成新的星，亮不亮，全看后人能否从我们的光里，说出“活着”该有的分量。

花湖或湖花

在花湖，天空总倒着长。蓝从天上垂下来，钻进湖里，又从湖里钻上去，把湖和天缝成一块布。风起时，云总飘两次，一次在天幕舒展，一次在水面蜷缩，每次都在彼此的怀里，活成对方的样子。

水鸟扑棱着翅膀，始终碰不着天。它以为在追天上的云，其实是在触水里的自己。它啄着波光，膜拜水里的天，也喂自己的倒影。像极了我们穷尽一生的追寻，早被日子折进身旁的镜像里，只是我们总忘了低头见本心。

花是湖的魂吗？还是湖是花的骨？

花茎扎进湖底，花瓣伸出水面。远看是满湖的花漫上来，近看是花的湖沉下去。分不清是花捧着湖，还是湖托着花，正如站在栈道上的我，分不清是在看湖，还是湖在看我？

总之，踏进花湖，谁都不是旁观者，影子会掉进湖里，和云、水鸟、花、芦苇缠在一起，成了湖的另一朵花，成了另一片风景。此刻，是湖借我的眼睛审视自身，也是我借湖的清亮辨认自己，并在互为依存的世界里，把彼此对折成完整的诗。

草原上有朵雨做的云

草叶刚托起晨露，云就从草原底部浮了起来。

平直的沥青路是云朵递下的牵引绳，车子扎进阴影里跑，却总跑不出那片软绵的围拢。

云从草原上抬起身，把天空织成格子布，分给不同的人，不同的疆界。那边闷雷滚着，雨丝抽得草叶低伏、游人慌乱；这边阳光还淌着，把我的影子钉在草地上。

忽然记起家乡的古话“雷劈逆子惊天地，雨淋奸人洗污心。”我暗笑那些被雨浇透的“奸人”。可笑意未收，风脚忽然转向，那朵带雨的云，早把阳光还给草地，只携着雨，径直向我飘来。我慌忙躲进车里，怕湿了衣裤，被人误认成“奸人”。

雨来的太快，滴在脸上，凉丝丝的。这点凉意倒让我静了下来，云是草原的心事，雨是天空的箴言，它哪里会冤枉谁？雨只是雨，落在奸人身上是洗污，落在我身上，是给心田浇灌清水。我不过是草原怀里，一颗跟着云走的、干净的石子。

风过草动，云又飘远了。我踩着湿草往前走，影子与云影重叠，心情与天气交织，在草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躲着风雨，而是迎着风雨仍认得自己的方向。

富林记忆

□李锡荣



富林，是汉源的县城。

要追溯一座城市的历史，只需去问问她身边的河流。一座城市的过往，本就是其伴生河流的编年史。

我要探寻的这条河，名叫“流沙河”。这是一条小河，小到唯有在汉源县地图上才能寻到其名。从源头算起不过五十公里，水量亦小，有时几近断流，性子却烈，一到洪水季节，便泥沙俱下，淹没良田，冲毁庄稼。可再小的河，也是大地的馈赠。只需望一眼环抱它的两岸青山，看一眼它曾滋养的平原，便能想见它当年的丰沛与壮阔。

这条小河的尽头，汇入了一条大河——大渡河。古时候称为沫水的它发源于青藏高原，上下游各有别称，本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流沙河是大渡河的支流，而大渡河又终究汇入了长江的怀抱。

河流是大地的脉络，如同人身上的血管。纵使流沙河的流量变缓变小，也从未真正消失；即便浩瀚的汉源湖一年有半载将其遮蔽，但一有机会，它便会重新宣示其存在。

若说流沙河是汉源的“母亲河”，那大渡河便当之无愧是汉源的“父亲河”。我所追溯的这座城，本就是在两条河天长日久的滋养与塑造中生长起来的。无论两条河是此消彼长，还是一盛一衰，始终以平衡之道庇佑着富林。如同大渡河畔的诸多城镇，在两条河流的共同守护下，富林的故事自然格外悠长。

富林是古老的，古老得可以用“约在一万年

前，汉源这块土地上，就有我们的祖先在这儿繁衍生息”来表述。但它又着实年轻，年轻到1952年才成为汉源县城。“富林文化”的称谓始于1960年，在此之前，史籍中关于富林的记载寥寥无几。没有文字记载上可靠的历史，唯有沉没于流沙之下的文物能验证肆无忌惮的猜想。

1960年，一批研究者在流沙河与大渡河交汇处，采集到石器百余件，经鉴定为旧石器时代遗物。1962年与197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及四川省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先后赴富林发掘，在各文化层出土石核、石匕、石锤等石器五千余件，以及动物化石（含碎骨、白齿）、植物化石（如板栗、香叶印痕）若干件，另有木炭、灰烬、烧骨等用火遗迹。此处文化内涵独特，经鉴定，为我国南方首个公元前10万至1万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

1977年，中国科学院张森水教授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刊物发表论文，将富林文化载入我国南方首个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文献。当北京人、山顶洞人居住之地仅称“遗址”时，富林这座小城的石器时代遗存却被冠以“文化”，足见其价值。单从三十平方米探方出土的海量石料、石核、石片来看，在未掌握金属冶炼技术的年代，先民仅凭双手便能打造出锋利精细的刮削器、尖状器，用以鞣制兽皮、切割兽骨、挖掘植物块根，其生存智慧与创造力，对今人来说，的确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真是无愧于自己的时代。

2004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在副队长金国林带领下，于市荣桃坪开展文物抢救性发掘，共清理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百余座。出土文物中，既有巴蜀文化器物，亦有中原文化器物——这表明汉代的汉源已是人口密集、规模可观的聚落，且与先进的中原文化存在交融。联系司马相如经略西南时开辟的邛笮古道可知，此处正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北接黄河上游，直通汉都长安；南抵丽江、云南，进而衔接水陆通道。

我常想，若非秉持开放心态，若非依托丝绸之路的纽带，流沙河畔的文明便难以孕育出如此厚重的文化积淀。

三

富林的近代记忆，最早可追溯至1935年。当年5月，大渡河水势远盛于今，与富林隔河相望的大树堡迎来了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一部。红一军团参谋

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该师五团一部及军团侦察连自泸沽出发，经越西向大树堡挺进，以佯攻战术牵制敌军，掩护主力从安顺场、泸定桥渡河。5月23日，红军攻占大树堡。左权、刘亚楼在大渡河畔指挥佯攻，伐木造船、割竹扎筏，公开宣称“攻打富林，直取雅安，进军成都”。富林守军见对岸攻势逼真，急忙调兵增防大渡河下游，反倒放松了安顺场与泸定桥一带的戒备。红军主力借此顺利通过彝区，实现安顺场强渡与泸定桥飞夺的壮举。

这个意义上，正是富林方向的牵制，为长征关键节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历史教科书对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浓墨重彩，却常忽略了大树堡佯攻部队的功绩。

富林虽小，这场佯攻在长征史上的独特价值却不容忽视。

当时富林守军除正规部队外，还有地方军阀羊仁安的武装。红军佯攻期间，羊仁安率部虽有射击，但双方均心照不宣——红军是佯攻，守军亦是虚防。

说起来，羊仁安在汉源历史上颇具争议。其宅邸羊公馆是当时富林的标志性建筑，而他本人则是当地首富。幼读私塾的他，后加入袍哥组织，在富林逐步崛起：先是垄断石棉矿与香杉大板贸易，贩卖鸦片、军火，广置田产终成汉源巨富。督修大相岭官道后，他被委任为富林团总，后升任第三混成旅旅长、川边各军总司令。他曾主持修建大河、浮桥，出资创办仁安小学、益安中学及英才幼稚园，更因1942年救援美国飞行员的义举留下佳话。据史料记载，当年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架运输机坠毁于甘洛县黑马溪，5名飞行员跳伞后被彝胞救助。羊仁安闻讯后全力相救，并护送送至重庆。此举获美国总统罗斯福嘉奖——授予金质奖章一枚及大洋4000元。

我曾见过羊仁安与获救飞行员的合影：他身材魁梧，长衫在身，尽显袍哥首领的气度。据知情者回忆，当年美国政府派员迎接飞行员时，专车竟直接开上丁字街的石台阶停在羊公馆门前，一时传为美谈。

1952年10月，汉源县城从九襄迁至富林，这座小镇自此以县城之名融入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此后从农业学大寨到改革开放，每一场时代浪潮，都在汉源留下了深刻印记。

四

富林的地理位置特殊，与流沙河基本平行。正因如此，这里常遭流沙河挟

沙洪水的侵袭。农耕时代的富林史，几乎就是与流沙河抗争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流沙河畔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热潮，大渡河两岸响应农业学大寨号召，人们围河造田、修筑河堤，将流沙河规驯于预设河道。直至县城搬迁时，我们所见的富林模样，便由此而来。

富林的灾难记忆，不止源于流沙河——东沟、西沟的洪水，背后山的滑坡，让这里堪称“四面楚歌”。

麦地坡本是富林的靠山，却因植被稀少、土层多为硝土且黏结性差，成了滑坡高发区。1971年8月4日的特大滑坡，让富林长久笼罩在惊悸之中。《汉源县志》有这样的描述：富林公社五大队（麦地坡）发生特大滑坡，滑坡土积70万立方米，受灾22户，死亡43人，毁房521间，遭毁耕地面积113亩。

东沟是条地上河，沟堤竟高于城区建筑。洪水季时，即便雨量不大也易成灾。即便未决堤，漫过沟堤的洪水也足以让老城饮泉街、文化街深受其害。1979年、1990年的东沟洪灾中，老街上积水齐腰，退去后淤泥厚达盈尺。

2008年的地震，亲历者至今记忆犹新。县城老街多数房屋倒塌，多人伤亡，整座县城沦为立体废墟。专家将此定性为远程烈度异常，究其原因，除房屋陈旧外，更与城市长期停滞发展相关。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参与设计瀑布沟水电站，至七八十年代电站规划重启，县城建设基本陷入停滞，富林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发展黄金期。年久失修的老屋，自然难以抵御强震冲击。

古语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之，前人滥伐，后人遭殃。若背后山仍有鹿鸣呦呦，富林依旧林木繁茂，我深信，有些灾难是可避免的。

五

关于富林的地理记忆，总与具体的街巷、流水缠绕在一起。

早年的富林，被东沟、西沟和流沙河三面环抱，空间逼仄。因此，富林的街道严格说来只有一条主脉，以小巷为节点，分割成人民街、文化街和饮泉街三段。一杆烟功夫就可以穿街而过的老街，可在记忆里是逼仄的街道、低矮的房屋，还有拥挤的人群。

比起主街，背街小巷的生活气息更浓。双通巷从车站往下延伸，一路台阶错落，最多可容两人并排通行，但生意极好，烟火气最盛。横街子的老字号小吃——榨榨面、砂锅米线，即便后来迁

到新县城萝卜岗，依旧生意红火。丁字街旁的电影院看着有些破败，我们却在那儿看过《冰山上的来客》《少林寺》等经典影片。解放街堰坎边的菜市场、圈洞桥下的溪流，还有桥上闲坐的生意人，处处都充溢着生活情趣。据说，圈洞桥上曾有座钟鼓楼，全木结构，仿佛嵌在云端，拆除时人们发现，整座建筑竟未用一根铁钉。尤其是饮泉街，街名自带诗意，街心一口清泉井，是富林街上少有的泉水，常有挑水者担木桶过街。街上房屋虽旧却错落有致，好些建筑还保留着明清川西建筑风貌：雕楼上的封火墙、木板门后的中药铺……让人自然地想起“饮水思源”的意蕴。

对富林地名的眷恋，藏在潜意识里。新县城规划街巷时，人们特意将人民街、文化街、饮泉街这些承载集体记忆的名字复刻在了新的版图上。

1950年，雅安至富林的公路贯通，富林沿公路渐渐形成几条新街。以黑石河为中心往石棉方向是黑石河路，往富林方向至金水桥为黑石河东路，金水桥以东到刘家湾称沿城路。这条“路改街”的道上藏着不少细碎记忆：金水桥上的IC卡电话亭、保健院门口的老槐树、黑石河边的石灰窑。

上世纪九十年代，沿西沟建起沿城西园。西园是富林唯一的公园，也是居民最爱的休闲地。在文娱生活匮乏的年代，西园的春节游园总是人声鼎沸，搬迁前的最后一个春节，园里更是人山人海，似乎是凑热闹，更重要的是对富林的不舍与怀恋。

沿西沟往流沙河方向，是后来的新区。受封库令影响，新区的建设多为临时建筑，略显粗简，却也规整出四条街，那是富林最开阔的街巷。街名是地名办当年悬赏征集的成果，各有深意：“滨河路”因临流沙河而名，“兴源路”寄寓“振兴汉源”之志，“新黎路”延续古老黎州的文脉，“田园路”则藏着文人的诗意情怀。

六

2009年，因瀑电蓄水，富林县城整体搬迁。

原萝卜岗既不长萝卜，也无树木。县城整体搬迁至萝卜岗后，仍沿用“富林”之名。如今这里建筑愈发气派，街道也更为宽阔，不少街名留下了湖北援建的印记，老城富林的诸多地名则随搬迁一同迁入新城。更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富林，林木葱郁，四季花开。此番，富林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富林”。

大渡河褶皱里隐藏的汉源秘密

□张永承



逶迤向东的大渡河，其实是一篇壮阔而深刻的文字，充满力量……

——题记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果洛山南麓，在马尔康县境接纳梭磨河、绰斯甲河后称“大金川”；再向南流经金川县、丹巴县，在丹巴县城东接纳小金川河后始称“大渡河”。其后经泸定县、石棉县转向东流，过汉源县、金口河区、峨边县，于乐山市城南注入岷江，全长1062公里。

从古至今，大渡河先后有过十多个称谓。诸如沫水、澂水、澂水、大渡水、北江、戢水、阳山江、羊山江、鱼通河、金川、铜河等。

“沫水”大概是大渡河最早的称谓。

《史记》载：“司马相如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意为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到达沫水和若水流域。

《水经注》载：“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东与沫水合也，至犍为南安县入于江。”这个“青衣水”指的是今天的青衣江，它与沫水合，汇于长江（指岷江）。

《水经注》又云：“沫水出广柔徼外，东南过旄牛县北，又东至越嵩灵道县，出蒙山南，东北与青衣水合，东入于江。”这里所说的“沫水”指的是今天的大渡河。

这是我们今天把沫水定为大渡河的最直接的证据。

《汉书·地理志》记载道：“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笮入澗水。”其

中“鲜水”即今鲜水河，“若水”即今雅砻江。

今天，我们通常把“沫水”指为大渡河，而在古代的众多典籍中，由于大渡河与青衣江毗邻且地理环境十分相似，所以古人常常将它们混淆：“青衣江”又有沫水之称，“大渡河”又常被称为青衣江。《汉书·地理志》把青衣江又称为“大渡水”，把沫水称为“澂水”。《雅州府志》《清溪县志》中则把大渡河称为“若水”。后来乐山市沙湾区的大文豪郭沫若，干脆取沫水、若水各一字为自己命名。

山水不能自名，随人更呼。所幸今人已经清晰界定大渡河和青衣江、沫水和若水的归属，后世自不必为此而烦恼了。

二

河流，总是会为生活在地周边的先民提供方便，带来肥沃的土壤和丰饶的物产。因此，但凡是大江大河的周边，必定会成为人类的主要聚居地，进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和进化地。

“富林文化”便由此产生，如今已载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需要普及一下的是，“文化”与“遗址”虽常被关联提及，实则概念不同：首次发现的某类遗存可称“文化”，后续发现的同类型遗存仅能叫“遗址”。汉源的“富林文化”得以冠名“文化”，足见其考古价值与重要地位。

“富林文化”的发现颇具偶然性。

1960年4月，雅安地区工业局地质队在汉源县富林镇开展地质普查时，于大渡河与流沙河汇合的二级阶地上采集到石器材料100多件，经鉴定为旧石器时代遗物。1962年及1974年，为厘清遗址性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四川省博物馆，先后两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在各文化层中出土了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等石器以及石核、石片、石锤等5000余件；另有动物化石（含碎骨、白齿）、植物化石（含板栗与香叶等植物印痕）若干件以及木炭、灰烬、烧骨等用火遗迹，文化内涵独特。经鉴定，此处为我国南方发现的首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10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的文化遗址。1977年，中国科学院张森水教授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发表论文，建议命名为“富林文化”，该名称自此获世界公认并载入史册，相关高校及国内外学者陆续前来考察。

2009年和201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两次抢救性发掘，进一步证实了“富林文化”的价值。

大渡河畔的汉源县大树镇，还坐着与富林文化关联紧密的狮子山遗址。

1972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考古人员调查发现该遗址，其《四川省汉源县大树公社狮子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报告发表于1975年第4期《文物》杂志。

1981年4月，吉林大学、中科院与重庆自然博物馆联合复查后，认为遗址出土石器、化石的地层年代与富林文化相当，暂将其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此后，吉林大学陈全家教授撰写《四川狮子山旧石器》一文刊发于1991年2月中科院《人类学学报》上。

为什么狮子山遗址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考古结论？

核心源于新旧石器时代的界定标准差异：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天然取火为特征，新石器时代则以磨制石器、人工取火为标志，农业、制陶业、家畜饲养业与磨制石器制造业的出现更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核心要素。

因为狮子山遗址早期发掘得不够深入充分，导致学界存在分歧。199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织人员开展正式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含打制、磨制、细石器）、陶器和骨器。其中陶器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少量泥质陶均为手制，多为平底器，可辨器形有罐、盆、钵、壶等，另有10余片红底黑彩的平行或交错线条彩陶片。根据出土文物的情况，考古人员遂确定其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对研究汉源谷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以及构建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大渡河流域的富林背后山、大树麻家山、市荣桃坪等地也相继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这些遗址共同印证汉源县自古就山灵水秀、万类滋生，是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孕育地。

三

2010年，一条消息在各大报刊和主流网站上流传：大渡河边的汉源县大树镇麦坪村，发现了4500年前的特大城市遗址。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汉源。

汉源县麦坪遗址的发掘，是为了配合国家重点工程——瀑布沟水电站建设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在以麦坪为中心的范围，还相继发现了龙王庙遗址、大地头遗址、金钟山遗址、摆鱼遗址、姜家屋基遗址等，共同构成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史前大型遗址群聚落。专家推测，麦坪遗址“可能是古蜀文化的最西南边界”。

麦坪遗址有着明确的功能分区，由

生活区、工业区和墓葬区三大部分组成。生活区内有房屋基址200多座，许多房屋的门道朝向一致，北部墙体呈直线排列，存在明显的组群关系，既是四川地区最初的街道雏形，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规划概念的城市之一。该遗址还发现了双开间、三开间的多室房址，形似于现在的套二、套三的房屋结构。这种新石器时代的单元组织结构的房址，不仅在川内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很罕见。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麦坪遗址与周边同时期文化相比，器物的器型和制作方法既有相似关联之处，又有差异区别的地方。可见，相对落后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阻碍史前时期当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相反，麦坪遗址对周边文化兼收并蓄，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麦坪人当时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他们背靠龙塘山狩猎，面临大渡河捕鱼，妇女和儿童在肥沃的土地上耕种，工匠们则潜心于制作精美的陶器。最新的考古研究显示，在遗址出土泥土中检测出水稻遗存，这表明汉源先民已掌握较为发达的农业技术，开启了定居的农耕生活，农耕文明由此萌芽。

麦坪的墓葬以土坑墓和石棺墓为主，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石棺墓，是目前四川地区发现最早的石棺墓。麦坪的石棺葬有盖无底的形式明显不同于周边文化，而是流行于川滇青藏走廊地区的石棺类型之一，以板岩或砾石筑成，地域特征鲜明。

以麦坪遗址为代表的大渡河中游考古文化，既不同于成都平原考古文化，也不同于岷江上游的考古文化，而是一支兼收并蓄、面貌独特的独立发展文化。

麦坪遗址与富林文化隔大渡河相望，相距不过十公里，石器石材及制作工艺相似。但从富林文化到麦坪遗址，存在几千年的时间断层。难道说麦坪遗址就是富林文化的存续？此外，麦坪遗址本身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是一个延续了两千年的古遗址。它曾经一度繁盛辉煌，却为何突然衰落？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考古界的一个未解之谜。

遗憾的是，随着瀑布沟水电站的蓄水，麦坪遗址已永沉于大渡河水下。不过，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或许若干年之后，人类又将拆坝还水，届时麦坪遗址又将再现人间……

四

大渡河发源于雪山，沿途汇聚了千

川百河，一泻千里，气势磅礴，势不可挡，一路奔腾向前与岷江汇合，注入滚滚长江，直向大海而去。

安史之乱后，强大的唐帝国开始衰败，吐蕃、南诏相继崛起。三方在大渡河边长期拉锯征战，黎民深陷“水深火热”。彼时的汉源称为黎州，因地处西陲，山关险峻，而成为“南控夷獠、西拒吐蕃”的烽火要地。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李隆基逃到成都。至德元年（756年），南诏趁乱嵩州，占据清溪关，进窥黎州。

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袭扰黎州，大肆劫掠后离去。

大历十二年（777年），吐蕃攻黎、雅二州。

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南诏联手进攻西川，吐蕃攻雅州、南诏攻黎州。南诏占领黎州城后，越过邛崃关，又占领了荣经城。

贞元四年（788年），吐蕃进攻嵩州、黎州。

大和三年（829年），南诏攻打西川，连陷黎、雅、邛三州，进围成都，攻陷成都外城。返回南诏前，进行大肆掠夺，金银钱财、奇珍异宝自然要带走，就连名媛淑女、能工巧匠等，能带走的东西统统带走，以致“成都以南，越嵩以北，八百里之内，民畜皆空。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

《资治通鉴》记载此事道：“及大渡水，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

这悲情一幕，让曾任雅州刺史的雍陶也为此留下了《哀蜀人为南蛮俘虏》的诗篇：

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

雍陶亲历战乱，对被虏蜀中百姓的痛苦经历感同身受，故诗作真切动人。

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再次举全国之力进攻西川，旋即攻陷黎、雅、邛、嘉四州，复围成都。后因唐军反击，成都始得解围，南诏退到黎、雅二州，并长期盘踞于此。

咸通十四年（873年），唐军收复黎雅二州。乾符元年（874年），南诏又渡大渡河，攻陷黎州，进取雅州，成都再度陷于惊惶。

宋乾德五年（967年），王全斌平蜀后，携大理国地图面见宋太祖赵匡胤，建议乘势出兵直取大理，以平天下。

赵匡胤拎着手把玩的一把玉斧来到地图前，将手中的玉斧依着地图上的

大渡河说：“此外非吾有也。”大渡河由此成为宋王朝与大理国事实上的边界。

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典故：宋挥玉斧。

但此事，多认为是后人虚构。典故即便不真实，但大大渡河成为宋与大理的界河，却是不争的事实。

此后，双方虽偶有摩擦，却无大规模战事，百姓生活渐趋安定，黎州的经济与文化亦随之走向繁荣。

五

近代，大渡河因两件战事而声名远扬。

翼王折戟大渡河是一首家破人亡的悲歌，红军强渡大渡河则是一首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

1863年5月，石达开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当时前无阻碍，后无追兵。石达开组织部队扎营造船，指挥前锋抢渡，至日暮已将万余人马送至对岸。但生性谨慎的石达开，竟下令将渡河部队悉数召回。

未料次日大渡河水陡涨，清军追兵不期而至，四万太平军被死困于南岸。

后续抢渡屡败，买路不通，粮草断绝，先杀马为食，终至食桑叶、剥树皮充饥。

绝境之下，石达开被迫接受清军“和谈”条件：两千精壮余部移驻大树堡，四千残弱兵士就地解散。不久后，他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而那两千寄望“以命全军”的精兵，也在大树堡禹王宫惨遭屠戮。

事后清军于禹王宫立“鲸鲵封处”石碑以昭其事，只是这“鲸鲵”之名，究竟指向谁，历史已难定论。

七十二年后，1935年5月，大渡河畔再临生死抉择。

蒋介石放出狠话：“要朱毛做石达开第二”。

熟知这段往事的毛泽东，早已定下破局之策。红军亦以调虎离山之计，循清溪峡古道进军，目标直指安顺场。遂遣奇兵潜至大树堡，虚张造船渡河之势，为强攻安顺场打掩护。

左权和刘亚楼率部抵达大树堡。

在大渡河边，红军招兵买马，砍竹扎筏，为了“造船渡河”，还把关帝庙、陕西馆、王爷庙和越西设在大树的监狱也给拆了。

时任红一团侦察科科长刘忠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连红军自己的战士都认为真要从这里渡河。”

红军要从大树堡渡河的消息，震惊了敌人。富林的守敌日夜在北岸加紧修

筑工事，加强部署，严防红军渡河。一封封急电向蒋介石、刘湘、刘文辉报告，请求速派部队增援。大渡河沿岸的守兵，迅速向与大树一河之隔的富林集结。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在安顺场飞舟强渡大渡河，安顺场也因此一战成名，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胜利场”。

占领大树堡佯攻富林，为中央红军成功强渡安顺场、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条件，提供了坚强的胜利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没有佯攻富林的战略布局，就没有强渡安顺场、飞夺泸定桥的胜利。

六

劈山引水、投石截流、开田改土——英雄的大树人在大渡河边创造了震撼人心的神话。

1956年11月，大树片区“大办水利誓师大会”拉开了一个激情的序幕。社员群众立下庄严的誓言：“不怕天寒地冻崖石坚，誓把林罗大堰来修穿。”

地处大渡河畔，大树镇却“十年九旱”，极度缺水困境，激励着大树人迫切改变现状。林罗堰工地号令一响，修堰大军便迅速铺展到山间，一场攻坚战就此打响。

林罗堰全长约六十三里，穿越了二十四座大山，沿途如刀劈斧削，岩石坚硬无比，工程异常艰巨。当时工地上仅有三名炮工掌握打眼放炮技术，女青年毛桂芳、游万珍、李春秀，偏不信“女娃打炮眼放不响”的说法。趁炮工休息时，三人抡起铁锤，主动学起打炮眼的手艺。

经过勤学苦练，三人的打眼工效竟超过了专业炮工，被人们称为“英雄三姐妹”。

“姑娘上山修大堰，冰天雪地把营扎。二锤甩得风车转，高山让路岩搬家……”这首民谣，正是她们的生动写照。

1957年林罗堰贯通后，大树人并未停歇。他们转战大渡河边，从被动抗旱转为主动治河，拉开了投石截流战的序幕。

指挥部首先组织群众腰系大绳，在谷堆山临大渡河岸的岩石上打上炮眼，装填炸药，炸落的岩石坠入河中，筑成一道巨大石壁。这道石壁既阻挡了部分洪水，又围出二十多亩河滩地。

紧接着，按照“修筑拦洪大堤，逼洪水归槽”的计划，大家“同大渡河争边界、向乱石滩要粮”。1958年2月，历经三个月苦干，一千一百多米长的防

大堤顺利落成。当年洪水来得早且猛，却未酿成洪灾。群众再次见证了组织起来的磅礴力量，更坚定了“在大渡河里牵着龙王爷鼻子走”的决心。

大渡河经北岸的葫芦崖一撞，转头直扑南岸的中坝大队，冲刷出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槽。洪水季节，河水陡涨数丈，恶浪翻滚；枯水季节，也是水深流急，漩多浪高，连鱼老鸹也不敢在这里觅食，此地遂得名“老鸹怕”。

这“老鸹怕”给大树人带来无尽灾难，成了挥之不去的心腹之患。

1963年春，大树人向“老鸹怕”宣战，决定采用搬石填河截流之法，逼洪水改道。

二百余名精干劳力，连同毛桂芳、游万珍、李春秀等“铁姑娘”在内，驾着木船到对岸葫芦崖炸石，再一船船运至“老鸹怕”急流中投下。

凛冽寒风刺骨，河水冰冷彻骨，手指被磨得血浸浸的，人们无所畏惧。

然而，投石截流的第一年，投入的石头除了激起一阵水花，便消失无踪。

但大树人抱着“愚公能移山、我们能填河”的决心，坚持不懈地投石截流。

一船，一船，又一船……

一天，一天，又一天……

岩石终于填满了急流河道，露出了水面。

随着投石量的增长，石堤又逐步伸到了河心。历经三个冬春的持续奋战，大树人累计抛石一万五千方，最终建一条长480米、宽20米、高5米的截流大堤，“老鸹怕”被拦腰截断了，大渡河主流终于成功改道。

十里长堤落成后，大树人转而投身开田改土。昔日飞沙走石的千亩沙坝，被大树人以“持久战”“人海战”的韧劲，用肩挑、锄挖、手抬、鸡公车推的方式，从数里乃至十数里外运来泥土悉心覆盖，最终铺展成上千亩绿洲。曾经的不毛沙坝脱胎换骨，大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鱼米乡”。

这段史诗般的奋斗往事，至今令人心潮澎湃。

大树人身上那自力更生、苦干实干、敢作敢当的“啃硬骨头”精神，不正是我们当下最需要传承的强大动力吗？

七

迁徙，是割舍，也意味着新生。

600多年前的明代，汉源先民在以“姜、黄、李、任、巨、包、张”为首的“七姓将军”带领下，从湖北麻城启程，扶老携幼远赴汉源，插牌占山，繁

衍生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汉源大地就传出了要在在大渡河上修建水电站的消息，苏联专家曾赴下游的顺河乡勘察大坝选址。直到2001年3月，作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的瀑布沟水电站，正式被列入国家“十五”开工计划。

为了开发大渡河、建设瀑布沟，上万名建设者奋战在汉源，全力推动瀑布沟水电站早日建成投产。

而涉及库区的十万汉源人，又将踏上迁徙之路。

移民工作，素有“天下第一难”之称。十万移民的搬迁安置，更是一项浩大工程。移民群众心中既有喜悦、激动与自豪，亦有难舍故土的悲怆，而更多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求。

面对迁徙重任，历经沧桑的大树移民喊响了“瀑电必建，移民必迁，政策不可更改”的口号。

2005年8月1日，大渡河边的小堡藏族彝族乡，53户移民背上一生的家当与希望，怀揣着几代人的梦想，告别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正式拉开了瀑电移民搬迁安置的帷幕。

“车辚辚，马萧萧。”迁徙的汉源人像六百年前的祖先一样，再次穿过壁立千仞的大峡谷，翻越古道沧桑的大相岭，去开拓新的生活。

外迁结束，汶川特大地震突袭。

在国与家的抉择中，移民群众义无反顾地舍小家、顾大家。没有外迁的浩浩荡荡，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默默地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祖国与人民的无私大爱。

2008年，1座县城、6个集镇、31个安置点上，鞭炮声、歌声、欢笑声随风荡荡——汉源移民正迎着希望，开启新的征程。

2009年11月1日，瀑布沟水电站正式下闸蓄水，十万多移民搬迁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和梦想寄托于这全新的起点。

如今，凝望眼前八十四平方千米碧波荡漾的汉源湖，我们不会忘记湖水下曾经的县城与那片故土，不会忘记十万移民胸佩红花、饱含热泪踏上征程的场景，更不会忘记，如今正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的汉源移民……

八

高峡惊现平湖，平湖臂枕半岛，半岛拥抱新城。

所有的故园旧梦皆沉入湖底，所有的前程往事都随风飘逝。汉源在变，大渡河在变。不变的是永远向东奔涌的气概……

“锡老”的古道热肠

□何瑜



“锡老”大名李锡东，汉源县农业局退休职工，今年七十一岁。他身形瘦削，须发花白，酱红色的面庞上有一双眼睛神采奕奕，说起话来声如洪钟，走起路来年轻人也得小跑方能跟上。

一声“锡老”，既承载着文友对前辈的尊重，更饱含了众人对他古道热肠的敬仰。

二

我迫不及待要谈谈锡老的古道热肠。

汉源境内，蜿蜒穿行着两条古道。一条是从雅安经汉源至康定的茶马古道，另一条是从雅安过汉源、西昌，直抵腾冲、瑞丽的南方丝绸之路。2003年，锡老曾徒步翻越清溪羊圈门至草鞋坪的大相岭古道段，山风猎猎中，他凝视着古道上深浅不一的拐子窝，耳畔似又响起曾为背夫的老父亲传唱过的歌谣，一股悲怆又激昂的情愫从心底翻涌，锡老“重走古道、研究古道、传扬古道”的初心就此点燃。

二十余载的光阴里，锡老执着无悔地奔走于两条荒草萋萋的古道之上。他以脚步丈量历史，踏访每一处驿站遗址，打捞一缕缕消散的古道烟云。奔走途中的艰辛有几分，他对古道的热忱便有几分。文友曾两度随他探访古道，其艰辛与热忱，由此可窥一斑。

有一次翻越谷深岭高的泥巴山，山野一片白雪

茫茫，文友们只能凭借高压线铁塔辨识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在荆棘密布、逼仄险峻的古道上。刚上路的轻松好奇，很快被粗重的呼吸和“咚咚”的心跳代替。太阳出来后，更让人上下受敌——头顶是冰串掉落，脚下是湿滑或塌方。一行人见状抓耳挠腮、战战兢兢：向左探探没法下脚，向右挪挪没法抓手……万不得已，只得手脚并用连拉带爬，或干脆一屁股坐下顺坡滑行。如此生死考验，连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也两股打颤、汗流浃背。锡老平常六个小时走完的路，那天众人足足花了十一个小时。看着彼此泥猴般的狼狈相，众人由衷感慨：空手翻越古道尚且大难，当初背夫们负荷两三百斤还屡遭野兽、土匪侵扰，该是何等艰险！对锡老超常的体力和毅力，大家自然也钦佩不已。

还有一次是探访荣经县的黄泥堡驿站。起初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马，走着走着就有人崴了脚，接着又有人头晕不适……锡老精神抖擞，大踏步走在最前面。不时有路人亲热地与他招呼，似是相熟已久。他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古道的历历往事：黄泥堡旧称凤仪堡，红军曾在此活动，还有古驿站老店主的传奇……桩桩件件如数家珍。看他神采飞扬、娓娓道来的模样，我想，这便是对古道最深沉的“热肠”吧。

研究古道，有项关键的工作是采访。古道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多年事已高，锡老想尽一切可能开展抢救性采访。有的受访者在病床上接受完成访谈，更有甚者在接受采访后一两个月便与世长辞。当垂垂老者紧握着锡老的手，追忆那些惊心动魄的古道往事，吟唱起苍凉的背夫歌谣，热泪滑落到了彼此的衣袖上……这些年，锡老共采访背夫、马夫、驿站主等百余人，搜集下了一叠叠弥足珍贵的古道资料。

茶马古道三大重要发现者之一的背夫朱德万先生，曾著有十几本《背夫日记》，详尽记录了古道风貌与背夫生计，连国外专家记者都不远万里前来探访。为深入了解茶马古道、真实的背夫生活，锡老也曾先后三次赶赴泸定，虚心聆听朱德万先生的讲述，就诸多古道谜题向他求教。锡老对古道的赤诚“热

肠”感动了朱先生，最终他将珍贵的《背夫日记》赠予了锡老。

一步一步地找寻，一段一段地查勘，一则一则地访谈，一字一句地推敲……锡老对古道的满腔“热情”，最终凝结成一部部心血之作。2004年，他与同好者合著的《茶马古道——从草鞋坪到飞越岭》正式出版；2015年，《背夫壮歌》又问世。2025年2月，十余万字均由他独立完成的《古道拾遗》正式出版，该书亦是全省唯一一部以纪实手法反映古道历史文化的专著。

锡老对古道的“热肠”恰似粘合剂。踏访途中，他将沿途市州区县的政府工作人员、古道研究者以及爱好者紧密联结。他还通过公众号、抖音及官方融媒体中心，让许多对古道文化知之甚少甚至毫无兴趣的人也与古道结下缘分。去年，他通过自媒体推出的75期《南方丝绸之路——从汉源至建昌见闻录》圈粉无数；今年，不少老粉丝又追更了他的110期《川藏茶马古道》，评论区讨论热烈，读者日日翘首企盼更新。锡老的网名“农二哥”已然成为“古道网红”，目前他运营着9个古道网络社群，结识的古道文化爱好者好友达八百余人。

三

锡老以“热肠”践行的古道文化，有着更为广阔的意义，它承载着我们的来时路。

汉源县内的古道上，散落着诸多革命遗址遗迹，也流传着许多革命故事，“这亦是红色文化的‘古道’”。锡老由此踏上了探寻红军“长征古道”的征程。他一边再度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翻山越岭实地踏勘，一边又马不停蹄托亲访友联络知情人开展抢救性采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先后采访了老红军240位，厘清了红军在汉源的两处历史传说。2022年至2023年，县融媒体中心隆重推出了锡老撰写的《汉源英模展》，共75期；今年他又为政府部门提供红色文化口述资料125份，且《抗日战争汉源资料汇编》也将于近期出版。一批批汉源英雄儿女的一段段英勇红色故事，经由锡老的挖掘走进了大众视野。

这份对“红色古道”的“热肠”，

在锡老身上还体现为追寻真相的执拗。汉源曾有114名青年投身远征军，他们的姓名却一度湮没在历史中，为了搞清楚情况，锡老除了深耕本地外，还多次远赴西昌、芦山等地辗转寻访当事人、搜集相关史料，最终查证出了其中78名战士的姓名与所属队伍，总算告慰了英灵。

承载着几代人乡愁的汉源街，同样让锡老牵挂。2023年6月至12月，他在网上连载了90期的《我记忆中的汉源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汉源街昔日的繁华，那些可亲的老建筑与可敬的老名人，或感人的老故事，一次次勾起了人们的集体回忆。

为乡镇与部门修志、为恢复高考著史、为追踪消防员救援受伤后的医疗安置情况……不管新事旧事，只要事关人民，锡老始终抱着“热肠”执着追寻，努力还原事件真相。

有人说他是自找苦吃，他却乐在其中。倘若每一片土地、每一段历史、每一段故事，都能有锡老这样的人去挖掘、记录和传承，代代接续，我们便能愈发贴近真实的历史。

四

锡老的古道热肠也藏在他对文友的热忱里和对文学的执着中。

锡老曾负责汉源本土文艺刊物《流沙河》的发行与财务工作。刊物一年四期，每期沉甸甸的几百本《流沙河》大多由他亲手搬运并妥善存放，再一一寄送或逐户送到文友手中。稿费的发放亦是如此，全程亲力亲为。

锡老住在县城山脚，我却常常在山顶遇见他，他总骑着那辆老旧的摩托车风雨无阻地满城送书或稿费，即便后来被返聘到城外几十里地的地方上班，那段时间他依然每天搭乘班次很少的乡村公交往返县城，这件事也从未中断。回想他无数次的“上门服务”，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他汗涔涔、热腾腾的笑脸，即便在乌云压顶的日子，也让人不由得眼前一亮、内心一暖。

他便这样乐呵呵地为文友们奔走服务了十余年，直到两三年前这副担子才交由年轻同志接任。

每次文友相聚，锡老都会伸出热乎

乎的大手与人真诚热络地交流，他常说，人生很多喜好都有门槛，唯独写作无需条件，只需静心去写就可以靠近它和享受它。他激励文友多写多练，还带头常年在写作群里分享作品。每每拜读他的文字，所获的不仅是文化的滋养，更是他身上执着精神的鞭策。与文友交流习作时，锡老的评判常带着“胡萝卜加大棒”的特点：既有说真话扎针眼的严苛，又有拿着放大镜找优点的慈爱。文友们对他的这番评判，向来是既敬畏又期盼。

锡老爱劝人读书，还常以“胸有一桶水，方敢倒一碗”的道理佐证。他自己便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清晨，他在按摩椅上边锻炼边晨读，时长至少一小时。我曾去过他的书房，一进门便见几大书柜顶天立地，地板上也挨挨挤挤堆满了书。他用手轻轻摩挲着一本书皮，并逐一给我讲起这些书的来历：这本是少年时“甩火腿”（徒步）省下车费买的；那本是刚成家时谎报生活费“贪污军饷”换的；这本是托了好几波人才从省会淘来的；这本又是软磨硬泡从朋友处“搜刮”来的……他眼里满是大富翁清点万贯家财般的自得与珍视。

五

前两天我抽空去拜访锡老，惊见他双膝鲜血淋漓……

原来，他正“集中火力”研究穿过汉源的乐西抗路——血肉模糊的膝盖是他上午探查公路上民工遗留的钢钎印时，不慎跌倒所致。

锡老一边擦洗伤口，一边同我分享新乐西路路面铺设“地暖”的喜讯——这一举措有效破解了高海拔路段冬季结冰的难题。他为古道新生满心欣喜，全然不顾皮肉之痛，倒是那微微颤抖的手，无声地提醒着他已是耄耋之人。可他洪亮的嗓音和灿烂的笑容，又让人觉得锡老依旧青春，膝盖上那两枚红艳的伤痕，更像是古道颁给他的勋章。

在众人都推着挤着向前赶的当下，锡老却义无反顾地走向古道，走向我们那正逐渐成为来时路的古道。锡老斗志昂扬地徒手拭去时光的尘埃，这份古道热肠既照亮了沉寂的古道文化，也温暖了大家的岁月。

稻亦有道 (组章)

□梁志友



抽 穗

夜雨昼停。晨，弦月如镰，恣意地收割着天边的残云，让蓝天更辽阔、朝阳更璀璨。

山林被夜雨洗得一尘不染，透出青瓷的油质感，散发着草木的清冽；被洗净的稻田，稻穗更加葱郁如新，庄稼的味道更浓酽。

放眼老家仁义一岗一窝孕穗的稻田，在夏阳的助产下已经进入幸福的分娩。

不经意间，坝田、梯田，长势喜人的稻株，齐刷刷抽穗列阵，像士兵持刃接受阳光的检阅。

不凡的气势，鼓舞着新农人种稻的士气。

而那一刻，树上的鸟鸣、林下的鸡唱、溪塘里的阵阵鸭欢……都成了秋收即将临盆的声声欢呼。

我的眼里，新抽的穗长短一致，泛着青春的嫩黄，软硬有度，形同管管巧夺天工的毫，等待一双双勤奋的手去走笔，或阳光的晕染。

我伫立在朋友家岭上的院坝，被风煽情，俯瞰之间突然异想天开。

想摘一朵悬停头顶的云当素笺，再挑选坎下田坝的一株壮穗作毫。

然后，蘸这乡村仲夏浓酽的景致和朋友待客的热情，把《天全州志》记载的《耕织图诗》，从

“三月秧针起，从兹东作修”到“颗粒皆辛苦，临民勿怠荒”一一新卷，完成水稻种植信息的接续，从而领会诗人藏在诗句的暗喻。

还想借掠过稻田上方燕子的尾巴当快剪，裁一方蔚蓝作尺幅，紧握几管穗毫，蘸上这一方山水的灵气和乡情的醇厚，涂鸦一幅“天全粮仓”的丹青。

其实，我不过是想借题发挥，让人从这稚稿拙画中，感知种田的不易，明白“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要义。

扬 花

夏末秋初，微雨清浅，淡墨写意。

进入抽穗期的稻穗，迎风站立的姿态，都是上顶苍穹、脚踩沃泥的母亲。锋利的剑叶也长成了带刀的侍卫，护卫着怀揣希望的稻娘。

如果把水稻的抽穗比作它们的成年，那么扬花便成为谷粒们进入幸福的婚期。

小如米粒的稻花，素白的掌心捧着一颗嫩黄的蕊，在不显山露水中酝酿着甜蜜的花事，用独特的馨香向大千世界传播远古的热恋。

扑鼻的香是大爱的引子，蜂蝶忙不过来，就托风作媒，上演一场独领风骚的爱情大剧。

花期三、五日，比人间的闪婚还高速。

稻花一开，秋意婀娜，香气在老家的岗岭窝底打着阵阵旋儿，抚慰着种稻人的心，也释放出浓郁的稼穡味。

但“稻花香里说丰年”还只是诗意的憧憬。把期许变成籽实粒饱的收成，还需要阳光的亲吻，稻子的修为，种稻人的汗水，在通俗的农谚图谱中，修炼天人物我的道行。

难怪，我的种稻朋友直言：种好每一季庄稼，一半看天时的大考，一半靠庄稼人的勤奋。

稻 黄

秋日。晨雾尽散，阳光普照，秋风

送清亮。

“天全粮仓”仁义镇十里八村的稻黄，已经连绵成一篇写作在场，与丰收相呼应的应季应景美文。

主题凸显人文情、诗意味，更具“五谷养人”的深义。

秋辞令的内蕴丰富，汗水结晶的谷粒闪烁物语的光芒。

被阳光浓墨重彩晕染的坝田、丘田的稻黄，成为秋卷中最亮眼的色彩，日光下散发着新粮的体香。

有风甘当信使，将“十里西畴熟稻黄”的信息传播。

频频点头的金穗，摇曳着丰产年的自信；稻黄流淌，溅起的金词点亮了路人的眼睛，也温烫着山坳的胸膛。

丰年即将临盆。

伴随着一天天熟黄的稻谷，鸡鸭鹅也亮出金嗓：喔喔、嘎嘎、哦哦地齐唱，虽五音不全，单声走调，却是禽业兴旺的乡音，乃丰年之歌的过门。

今年主粮区和散布岗岭窝窝满栽满插的稻田，种的是有机籼稻、糯稻、香稻。

稻黄铺开长卷，路旁农舍、岗岭住户、丘腰人家、窝底院坝，都静好在金色的襁褓中，氤氲在馨香的温柔里，呼吸均匀顺畅。

这是种稻人经过一百一十余天的辛劳付出，以及阳光风雨的洗炼，还有倒春寒的润色，才得以收笔的金色篇章。

所以，才有稻穗从“走边黄”到“满吊金”，如今满岗满坡黄涛涌动出金属声响。因而，增加了秋天的重量。

才有金穗压枝，粒粒微小生灵齐心，虔诚地弯腰俯首：一向天地礼拜；二向种稻人鞠躬的动感场面。

也才有小到每一丘田成段，大到一坡梯田成篇，十里八村的稻黄晒出大地的金卷。

开 镰

秋收，论大乃国泰民安的一场战役；说小也关乎村村寨寨百姓的饭碗。

所以，古出“高筑墙，广积粮”的

大智；近有“手中有粮，心头不慌”的洞悉。

远虑近忧，皆归“民以食为天”的真谛。

云顶村的梯田种上有机香稻后，田地的品质提升；稻黄如流瀑，宣泄着丰收的开场白。

新稻的馨香甜丝丝、香喷喷的。因为有泥味和汗味的调和，闻着芬芳、本真、柔和，更富收获的味道。

嗅觉味蕾并用，还能穿越一万年的岁月行廊，邂逅古人野稻家种的营养。

深吸一口，感觉比诗怡情，比酒醇厚。能填补一路走来心头的空虚；慰平劳作留下的累痕，稀释农家日子的苦涩。

明天就是云顶人“亮镰”的日子。届时，小型收割机、打谷机、老式拌桶，将各展所长，齐奏粮乡开镰的交响。

山老爷子种了几亩香稻，临战的心情已经拉满弓；被感染的秋风也崩紧了神经。

因为多是“山脊子”小田，老式的拌桶、挡笆、撮箕、弯镰……还有帮工的村民以传统的方式，也整装待发。

霍霍的磨刀声，吹响秋收的集合号。

傍晚，一台丰盛的“开桶酒”是乡村的习俗、待客的礼仪，也是开镰的致辞。

品尝着家乡的“九大碗”，叙着家国情，邻里情，稻耕文化在口耳间接力。

酒杯中漾起的兴奋花，绽放成了大伙脸上的红霞。

而，满院的欢声笑语，燃成激情的“篝火”，温烫着开镰前的夜。

天公作美，云散日出，稻黄刚出炉一样簇新。

打桶匠、割谷手、串谷把的，依次就序……

开镰了！三把快镰手起刀落，锋芒闪过的瞬间，嚓！嚓！嚓！断出秸秆的快感，也霹雳出秋收的闪电。

稻 人

老程是顶着稻花成长的乡下娃，面部的表情严肃得和稻黄一个颜色，额头上的几笔岁月皱纹，勾勒出人生阅历的波澜起伏，也因此添了几分成熟和干练。

湿润的目光潮起潮落，讲着自己的故事；静止的片刻，倒影着几朵轻盈而灵性的云岚。

我与他的初见，犹两株脸对脸、手握手的稻穗。没有矫情，没有客套，能彼此听到对方心底坦诚的回音。

他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不是北行就是南闯。夫妻双飞双宿，扮演了南燕北雁的角色。

用憧憬的翅膀试过天空的深浅；用希冀的脚步丈量着前程的远近。

在都市的水泥丛林缝隙和灯红酒绿的空气中，像裸移栽的谷禾倔强生长。

俯仰之间，人生已接近耳顺之年。但心中逐梦的那轮月亮，有圆也有缺；大写的“人”字在得与失中走出的那一撇，已经变成一只收藏的时光木拐。

内心的煎熬在九曲回肠之后，斟一杯思念，乡愁又一次煮沸。

醉意朦胧里，听到一个乡音在呼唤：回家吧，孩子！故乡永远是拥抱游子的臂弯。

在重新辨认了自己后，遵从心声回到老家那坡眼巴巴翘首以待的山田。

一颗负重游离的心洗净铅华归来，故乡的山路、树林、溪流、田地、庄稼、路旁的荆丛芳草……都是信赖的乡亲，可以一吐衷肠的朋友。

放下虚妄的身段，重新握紧锄头这管大笔，流转一大片梯田种香稻、种荷、养蛙、养麻鸭……

还让老宅改变了用途，以“乡村民宿”的身份，跻身农旅业态。

转身三年，洒下的汗水长成的谷，养的鸭儿产下的蛋，乡村风景和美饌吸引来的“现果果”，每一颗都是殷实饱满，且能研读的象形文字。

从土地中获得了力量的他，也变成时代的新农人。

幸运草

□李 靖

传说有一种草叫“幸运草”，谁找到它会一辈子好运连连。所以，人们倾其一生，在万丈红尘中苦苦寻觅。

冬日暖阳终于驱散连日冷雨的阴霾，以暖意唤醒了寒冷的小城。寒冬里，还有什么比拥抱阳光更惬意的呢？于是，我带着家人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野餐。

野餐的地方离家不远，步行不过十来分钟。沐水河畔，流水潺潺，三三两两的白鹭在浅滩乱石间悠闲觅食。河滩旁的公园绿地上，寒冬已让多数草木枯黄，唯有低洼处，一丛丛绿植呈罗棋布。许是阴寒天把孩子们闷坏了，他们像刚出栏的小野马嘶喊着、奔跑着和翻滚着，将自己彻底交给阳光与自然。

我本是感性之人，站在河畔任暖阳裹住全身，望着青衣水向故乡的方向流去，突然不觉悲从中来。好在手中捧着杯热茶，是妻子一早泡的——这习惯已延续十余年，与其说是我养成的，不如说是妻惯出的“毛病”。我不嗜烟酒，唯独爱茶，妻子性子耐心，芦山又恰好产好茶，于是在她的宠溺下，春芽、毛峰、红茶、黑茶成了我四季不变的日常。抿一口红茶，暖意从舌尖滑到胃里，连带着心情也亮堂起来。

不远处，妻子已独自铺好地垫，将糕点、糖果、水果一一摆开，连纸巾都放得规整，简约里藏着细腻。忙完后，她径直走向一丛绿植，俯下身，指尖轻柔地拨弄着叶片。

“找什么呢？”我扯着脖子高声问。

“找幸运草。”她头也不抬，声音轻得像落在草叶上的露珠。

“幸运草？”我好奇地走近，看清后却有些失望。“这不就是三叶草吗？”

“是三叶草呀！”妻的目光仍在草丛中搜寻。“若能找到四片或五片叶子的，就是能带来好运的‘幸运草’。”

我便也蹲下身，第一次细细打量这不起眼的小草。它们低调地匍匐在地面，谦逊而毫不张扬地簇拥着，心形叶片镶着白边，嫩得能掐出水来。清晰的脉络像生命的掌纹，记录着岁月的温柔。叶片贴着土地生长，风过时轻轻摇曳，宛若一簇簇燃烧的“绿火”——即便在寒冬，也透着蓬勃的生机，似在低吟那关于幸运的传说。

没蹲着观察一会儿，我便腿麻眼

花，索性起身放弃观察。可妻子偏偏执着观察，这股劲儿她一向如此。我与妻并非原配，认识前都曾在情感里摔得遍体鳞伤，破碎的心曾逼出一身坚硬，连“爱情”二字都不敢再提。直到“4·20”芦山强烈地震，我们一同见过太多生离死别，那些强烈纠结的过往忽然就淡了、散了。冥冥中的邂逅，让两颗支离破碎的心慢慢靠近，缝补着彼此的伤口，并最终携手走到一起。

妻人才不算出众，打扮朴素，从不施粉黛，甚至有些“土拉八几”的，但却有着最难得的善良与贤惠。有了她，我才算真正有了家，一处可以遮风挡雨的港湾，一缕萦绕植根的人间烟火，一份踏实安稳的暖意。再晚回家，总有一盏灯为我亮着，锅里总有一碗饭温着。后来大宝、二宝相继出生后，孩子的笑声填满了屋子，家才算有了真正的模样。妻操持家务，也支持我的工作，不但包容我的坏脾气，还将身患尿毒症的岳母与年迈的岳父接到家中照料，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天有不测风云，因我所在的公司投资失败，连续的欠薪让我们的生活愈发拮据，妻没有半句埋怨。见我愁眉不展，她虽不善言辞开导，却把心疼藏在生活细节里：饭菜做得更合我口味，红茶总温在我手边，甚至还顾及着我的面子，背地里悄悄搜集废品和打零工补贴家用。也是在那段日子，我开始敲键盘记录生活，她成了我的第一个读者。于是，我稚嫩的文字遇上了文化水平不高的妻子，即便读不懂太深的文字，也总用崇拜的眼神对我说：“嗯，写得真好。”从投稿、登报到获奖以及入作协，都是有她的支持，我才能走出人生的低谷。

冬日暖阳漫过肩头，思绪随光影浮动，恍惚间竟豁然开朗：妻不正是我在万丈红尘中苦苦寻觅的那株“幸运草”吗！我凝视着她，曾乌黑的鬓角已悄悄添了缕白发，我的指尖轻触那丝银白的瞬间，似有一道光穿过心际，照亮了过往所有黯淡的日子。那些艰辛、遗憾与疲惫，此刻都化作云烟。妻这株“幸运草”，是命运递来温柔善良的慰藉，让我相信，漫长人生里，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在等待。

“找到了！我找到幸运草了！”妻子忽然兴奋地挥着手的那株幸运草，眼眸里闪烁的光，比阳光更耀眼。

年的味道，是一条回乡的路

□ 苦 丁

1

过年是需要仪式感的，我一直这样认为。奶奶还在的时候，过年是家里一年中最为重要的日子。从杀年猪、备零嘴，再到备年货、缝新衣、做新鞋，每一项都在奶奶的安排下早早准备妥当，自然也包括大年三十早上熬的“老鹰窝”，晚上吃的年夜饭，以及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的“耍花灯”。

2

一进入腊月，奶奶便开始张罗杀年猪的事。喂年猪是故乡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从头的首要任务就是割猪草喂猪。那时候的小孩没有睡懒觉的福分，天不亮就得和大人一起满山坡“讨猪草”（地方俗语，意为：割猪草），放学回家得先背起背篓出门割猪草，“讨”少了回家是会吃“竹笋炒肉”（地方俗语，意为：挨打）的。

我大抵是小伙伴里的特例了：从小病弱，又是老小，总是被奶奶拘着不让出门。偶尔闹着去，也是爬不了坡上不了坎，只会要么采野花、野菜，要么掰“铁杆玉米”（不结包谷的光杆）当甘蔗嚼，更美味的当然数那满山的“趴地瓜”、野草莓、黄刺泡和绵狗苔（野山药），就连梳毛草（斑茅草）的根在我嘴里也很有嚼头。

每到次年十月，奶奶便更加精心地伺候着日渐肥硕的猪。猪窝里铺上了干爽的稻草，猪食里粮食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玉米糊、红薯泥、土豆泥轮流着让猪猛吃，每次添食时，她还总对着猪唠叨半天，那眼神比看我还慈祥。

到了腊月，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一片喜气里，穿

得油腻腻的“刀儿匠”提着明晃晃的杀猪刀在各家穿梭，后边是一群吆五喝六的小跟班，主家也乐呵呵地不加阻拦。奶奶的早早，就打发父亲去乡政府扯了杀猪的税票，待看好了日子，定好了“刀儿匠”，盐、簸箕、背篓这些物件也备齐全了，就准备杀猪了。

杀猪的前一天下午，奶奶就指挥全家老老少少忙起来，簸箕、背篓、烧水的大锅和炸肉的坛子洗了又洗，我经常用来午睡的宽板凳这会儿也从“火炉房”里抬了出来，洗净摆在了院坝里。那热闹劲儿，看着就让人兴奋。

杀猪当天得早起。我央求奶奶务必叫我，但我总会错过杀猪的场景。那个时候，总觉得，猪在奶奶中一定比我还重要的，这让我心里狠狠地不平衡。

等我起床时，母亲和奶奶已经在准备请人“喝血汤”的饭菜了，父亲和姐姐则在剔骨头肉和绞肉装香肠，哥哥最优待，佯装在父亲旁边读书。堂屋的簸箕、背篓里这时装满了分好的肉。冒着热气的肉是码了盐的，等着次日炸成坛子肉；腿精、坐墩、二刀肉则留着过年走亲戚；猪头和猪蹄挂在火炕上熏着，留着正月待客；内脏、猪血和被剔了肉到的骨头是整个腊月的主菜……猪的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被奶奶安排得明白白的，既够正常的人际送往，也能保障全家人一年的油荤。

3

腊月里还有一项重大活动就是备年货。说到过年，最兴奋的当数孩子，除了有新衣服穿，还有平时吃不到的零食。不管家里多么艰难，总要为小孩子置办件新衣裳的。我作为家里的老幺，除了能穿上时新的花衣裳，还会有父亲赶集带回来的小人书，那可是所有的小伙伴中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了。有一年的新衣裳是当时刚上市的面用裁衣裳剩下的边角料做的，非常厚实，也非常漂亮，让全村的小伙伴羡慕极了。还有一年是姐姐一起去备的年货，给我带回来了几条丝绸的头绳和一张四方方又好看的纱巾。头绳在去给小伙伴们炫耀后陆续便不知所踪，纱巾也在我表姐去看姨孃的路上，表姐说纱巾扎歪了帮我理理，然后也不翼而飞了，我还天真地在那段路的草丛里扒拉了半天。

腊月里最让人回味的还有平时吃不到的零嘴，特别是奶奶亲手做的粘米花、酥杂糖、麻糖块等，还有用黄豆和南瓜做成的豆豉饼，五花肉和麦面炸的酥肉。

山村里的孩子平时是没有零嘴的，顶多在父母赶集时带回来几块水果糖，

那也是舍不得吃的。到了腊月却是小孩子的天堂，家里人置办年货的时候一般都会买上半斤水果糖、几斤瓜子和花生，以及一小捆甘蔗。

那时有走乡串户炒爆米花和“泡筒”的，扛着个“铁疙瘩”吆喝着就进了村，找个平坦的地方，搬块石头当板凳，长长的白布口袋在“铁疙瘩”上可以接，旁边立马围了一圈孩子。爆米花可以用大米，也可以用玉米粒，“泡筒”就只能用大米做。

爆玉米花用黄玉米粒最好，也有用白玉米粒的。精挑细选的玉米粒被晒得干酥酥的，放在椭圆的球形铁疙瘩里，下面再架上柴禾，慢火炙烤，风箱拉得呼呼地响，小心脏也噗噗噗地跳，让人既害怕又期待。火候差不多的时候，铁锅上的开关一扭开，白色的长布口袋便“嘭”的一声膨胀开来，空气中立时弥漫着浓郁的玉米香，让人陶醉至今。

大米炒出来的米花白花花的，再用奶奶自己熬的焦糖一裹，放在特制的模具里晾凉后切成块，甜酥酥的，入口即化，比现在超市里卖的米花好吃多了。

奶奶最拿手的是用红苜蓿米做米花。红苜蓿米粒非常细小，收集很费神，还得自己在家用微火慢慢焙制，火候把握非常关键，稍不留神便糊成焦炭。奶奶做的红苜蓿米花那可是一绝，独此一家，再无分号。

4

耍花灯是故乡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全村人共同的大事。

每年从十一月份起，村里的花灯队就开始忙碌起来。先是把扮相用的道具从大队头搬出来翻晒，坏了的要赶紧派人乡里找，实在不行就去县城采购。紧接着是敲定队员组织排练。

花灯队员得挑精明能干的，各个角色都有讲究。“笑头和和尚”是队伍的核心，得懂指挥会控场；“三花脸”得会说唱和逗趣，全场的气氛全靠他来调动；“孙猴子”得有真功夫，不仅要高空爬杆夺球，还要平地连翻筋斗；“猪八戒”则要高大威猛，得有股子憨劲，能把钉耙舞得密不透风，关键还要背得动体态丰腴的“幺姑娘”……

“幺姑娘”由族里的么爸男扮女装，他面相倒还清秀，只是身材略显魁梧丰腴。花衣裤一穿，头巾一裹，齐眉刘海垂在前额，粗黑长辫拖在身后，碎步一跺，腰肢一扭，兰花指轻扬，哄笑声立马响彻全场。秧歌队主要由妇女组成，挑的是个头、身材都要相近的。舞狮队和舞牛队得要在桌椅搭成的“山峰”上斗法，谁先上“山顶”夺得绣球，再把桌椅一件一件拆完落地，谁就

藏在擦罗核桃树下的那缕乡愁

□李学琴



擦罗的山坳，是群山褶皱里藏着的温软。时光在这里走得缓，像山间流淌的泉水，而核桃树，便是这慢时光里最清晰的年轮。它们不似田埂边的狗尾草，一岁一枯荣地换着模样，也不像村口的老槐树，春日里总爱抖落满树的花瓣，惹孩童追着捡拾。核桃树是沉厚的，像祖辈们沉默的脊背，把根深深扎进每一寸土坡——路旁、田间、老屋檐下，它们高大的身影稳稳地立着，守着一方水土，也守着一代又一代乡人的记忆。

擦罗的核桃树不分地界，把浓荫洒给每个路过的人。三月山风还带着凉，核桃树却先醒了，枝桠间冒出黄绿的穗子，像小姑娘松垮的细辫，垂在新叶间晃悠。风一吹，偶尔落下两枝，沾了泥土便成深紫。母亲说：“这是抽穗，穗落了，小核桃才会冒头。”

四月的雨过后，新叶密得能掐出水，青黄色的叶把儿细如香杆，杆会顺着筋络把养分递到叶缘。这时的枝头已缀着指甲盖大的绿果子了，藏在叶缝里，偏被孩子们的眼睛揪了出来。放学路过的我们会仰着头数，盼它们快点长成“梨子样”，圆滚滚裹着青皮，摸起来湿，心里却痒得慌。

夏天的核桃树下是最好的纳凉处。正午太阳最毒时，大人们会搬着板凳坐树下摇蒲扇，聊着今年的收成；孩子们则围着树干追逐嬉闹，或爬到矮枝上去够半熟的核桃。核桃的青皮软乎乎的，指甲一掐就渗出黏腻的汁液，沾在手上会从浅黄色变成深褐色，最后便成了洗不掉的黑色。大人们说，得每

天早晨去打些露水擦拭，要过半个多月才能褪得下黑色。那时总觉得，这是核桃给我们盖的“印章”，盖了章，我们就是它的“小熟人”。

最热闹的要数九月。核桃的青皮裂了缝，露出棕褐色的硬壳，果子挂在枝头晃悠。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有个规矩，树归集体管，果子按工分分，一到收核桃的季节，全队人都来收核桃。大人们举着竹竿轻敲枝干，“噼啪”声里，核桃应声往下掉。有的砸在树干上弹进了草丛，有的落地时青皮直接裂开。我们早早等在树下像小松鼠似的蜂拥而上，往兜里使劲塞……偶尔会被核桃砸到头，疼得咧嘴皱眉，却笑得更欢，兜里的每一颗，都是接下来几天能攥在手里的“宝贝”。

村西头晒谷场边的老核桃树最是粗壮，直径足有两米，得四五个人拉手才抱得拢。深褐色的树皮龟裂着，像爷爷手背的褶皱，沟壑里嵌着几十年的泥土与草屑，摸起来粗糙却暖和，仿佛能触到时光沉淀的痕迹。奶奶说，这树是太爷爷那辈栽下的。那时山还荒着，祖辈们刨开石头，把核桃籽埋进土里，浇上山涧的泉水，盼着它们扎下根、发了芽，长成一片荫凉。

如今几百年过去，树还在，春天抽芽，秋天结果，枝桠伸进云里，像在悄悄说着往事：爷爷爬树摘核桃的趣，爸爸用核桃换学费的难，还有我们偷青核桃被追的糗……

二
六月的擦罗，日头把山晒得发烫，玉米叶卷了边，狗都躲在屋檐下吐舌头，可我们的心思全在核桃树的枝桠上。青核桃已长到梨子大小，裹着厚实的绿皮，像胖娃娃藏在浓绿的叶隙间，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直往外冒。那时核桃树归集体所有，由李爷爷专门看管，他总说要等秋天核桃熟透了，再按工分分给各家，可我们的肚子哪里等得及。每天放学，我们都绕到核桃树下“侦察”，要是看见李爷爷坐在树下的石头上抽烟，我们就装作路过，踢着路边的碎石子走得格外慢，眼睛却像个小雷达，把每颗青核桃的位置都烙在心里；一旦没见李爷爷的影子，几个孩子立刻就围成一圈，脑袋抵着脑袋商量。大一点的虎子力气大，总是先找块扁石头瞄准低矮的矮枝，“嗖”地扔上去，青核桃便“咚”的一声掉进草丛。我们赶紧扑过去捡，揣在怀里紧紧捂着往村后跑，生怕李爷爷从哪个拐角突然冒出来。

藏核桃的地方是村后的那片玉米

地。玉米秆长得有一人高，叶子刮得脸痒丝丝的，正好遮住我们的身影。我们找个角落坐下，掏出小刀剥核桃青皮，黏汁沾在手上很快发黄，闻着有股涩味，可谁也不顾不上。核桃剥掉青皮露出了浅褐色的硬壳，再捡块石头一砸，鲜嫩的核桃仁便露了出来，泛着粉白，没什么油脂气，嚼在嘴里还带点涩味，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嘴里塞得满满当当，连壳上的碎渣都舔干净才肯罢休。纸终究包不住火，每次偷吃完，手指和嘴唇都染得像刚踩过煤的一锅铲，回家一准被妈妈发现。妈妈手里的锅铲会“啪”一声拍在灶台上：“又去祸祸集体的核桃了！下次打断你的腿！”骂归骂，她怕那汁液伤了我的手，还是转身从缸里舀来一瓢山泉水让我泡水。泉水凉丝丝的，泡着手却暖。

有次我胆大包天，爬上了老房子门口的矮核桃树。我坐在树杈上使劲摇，青核桃便像下雨似的掉，正得意时，树枝“咔嚓”一响，我没抓稳摔下了树，手掌被擦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回家不敢说，只说是跑摔的，可妈妈看到我裤子上的核桃汁，什么都懂了。她没骂，只用布条轻轻包我的手，眼眶红红的：“下次别爬了，摔着怎么办？”最狼狈的是被李爷爷抓了现形。那天在玉米地正吃得欢，突然听见玉米叶“哗啦”响，抬头就见他举着烟袋站在面前。我们吓得要跑，被他拦住。他没骂，只看着我们黑乎乎的口鼻叹气：“娃娃们，青核桃吃多了拉肚子，等秋天熟了分下来再吃，好不好？”后来队里罚了我家二十斤粮食，那是全家四五天的口粮，我躲在屋里哭了一下午，可没过几天，路过核桃树，还是会忍不住停下脚步。

三
九月的风里，全是核桃的香。核桃叶渐次泛黄，青皮裂着细缝，裹着硬壳的核桃在枝头轻轻晃荡，全村人都忙着收核桃，这是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大人们举着竹竿往枝桠间敲，“噼里啪啦”的声响里，像下了一场核桃雨。我们这群孩子围在树下仰着头，眼巴巴地盯着掉下来的核桃，偶尔被砸到头，“哎哟”叫一声，转眼又咧嘴笑了。捡起来揣进兜的那一瞬间，那点疼早已抛到脑后。

我最爱打老房子门口的那颗矮核桃树，踮着脚举竹竿，梢头刚好够得着枝头。我每天都去树下张望几趟，瞧见地上一有落果，就知道到了能打核桃的时候了。有次敲得太用力，竹竿“哐当”

掉下来砸了脚，我蹲下来揉一揉又继续敲。比起收核桃的快乐，这点疼算什么！捡完的核桃要先剥青皮，熟透的用手一掰就掉，没熟的就得用刀一点点地削。我坐在门槛上握着小刀慢慢削着青皮，黏糊糊的汁液一沾在手上很快就变成了黑渍。妈妈总念叨着这黑渍轻易洗不掉，得每天早上打些露水擦拭，过半个月才能褪掉。我看着自己黑乎乎的手，反倒觉得很骄傲，这可是收核桃的“勋章”。有时我会故意把手更黑，小伙伴们跟前比一比，看谁的手更黑，叽叽喳喳的笑声飘得满院子都是。

剥去青皮的核桃晒在晒谷场的竹席上，每天要翻几遍，直到壳变硬。敲开晒好的核桃，核桃仁油亮亮的，香得人直咽口水。妈妈把核桃仁装在布袋子里挂在房梁上，留着过年包汤圆或做核桃馍。那时核桃馍是稀罕物，咬一口，核桃香混着面粉甜，能回味好几天，连做梦都惦记着。

最难忘的是用核桃凑学费的日子。每年秋天收完核桃，爸爸都会背几麻袋去城里卖。核桃卖不上价，慢慢攒起来却够我和弟弟的学费。有一年，爸爸卖完核桃揣着钱回家，给我买了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他摸着我的头说：“好好读书，明年还卖核桃给你凑学费。”我握着那支铅笔觉得比什么都珍贵，铅笔上好像还沾着核桃香，那是爸爸的爱，也是家庭的期盼。

核桃树给我们的快乐不只是吃的，还有数不清的发明。那时没玩具，我们就做“核桃车车”：找个刚褪青皮的核桃，从两端钻孔掏空核桃仁，再找块小木片钻孔，用竹棍穿过去系上棉线，一个车车就成了，我们也叫“拉响簧”。晒谷场是赛场，我们拉着棉线让车车转，听“嗡嗡”声，比谁转得久。车车有时会摔破了壳，我们就心疼地修补，那时的快乐简单得很，一点小事就够开心半天。

刮大风时，我们捡风刮落的青核桃悄悄放进灶膛里烧，火一旺核桃就“滋滋”响，往外冒着焦香的黑烟，烧透了就用火钳小心翼翼地夹出来用鞋底踩掉焦黑的青皮，再找块石头砸开硬壳，焦香的核桃仁馋得人直咽口水。我们你一个我一个地分着吃，吃得满嘴黑渣，连手指都舔得干干净净。那时物质匮乏，烧核桃就是最奢侈的零食，那股焦香是童年独有的滋味。

冬天的核桃树落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树干却依旧挺拔。我们在树下捉迷藏，躲在树干后屏住呼吸；或坐在树下听爷爷讲故事，讲太爷爷栽

树的事，也讲从前的擦罗。风一吹，树枝“沙沙”响，像在和我们一起聆听，把旧时光慢慢讲述。那时的核桃树是乐园，也是依靠，我们在树下哭也在树下笑，还在树下长大。

四

后来随着分田到户的政策下来，核桃树也跟着分到了各家各户。乡亲们引进了很多新品种，这些树苗长得快、结果多，核桃仁也格外饱满。每到秋天，擦罗的山坳全被核桃树占满了，空气里飘着的全是醇厚的核桃香。乡亲们卖了核桃，腰包渐渐鼓了，盖了亮堂的新房子，添了崭新的家具，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舒展。

我离开擦罗去城里上大学那年，正巧赶上收核桃的时候。妈妈往我包里装了一袋子核桃说：“在城里想吃了就拿，别舍不得。”我抱着核桃坐在车上，闻着那股熟悉的香气，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那香里，藏着妈妈的牵挂，浸着家乡的味道，是走多远都忘不掉的念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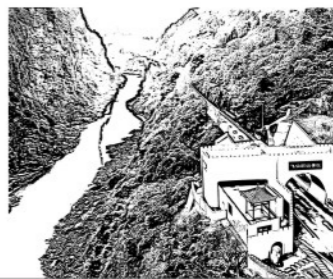
这些年我很少回擦罗，每次回去都赶在收核桃的季节。一进村子，就看见乡亲们在核桃树下忙，有打核桃的、有剥青皮的、有晒核桃的，他们脸上都带着微笑。见我回来，他们热情地打招呼，会端上一小簸箕核桃对我说：“尝尝，今年的又大又香。”我拿起一个核桃，敲开壳放进嘴里，核桃仁还是那么香，油亮亮的，可吃了几个就不想吃了。不是核桃不好，是再也找不回小时候的感觉了。从前一个核桃能让我开心半天，现在满簸箕的核桃在面前，却吃不下几个。

坐在老核桃树下，我看着树上的核桃、忙碌的乡亲和村里的新房子，心里百感交集。核桃树还是那些树，可我们长大了：擦罗还是那个擦罗，可日子不一样了。从前核桃是解饿、凑学费的，现在是待客、卖钱的；从前为了一个青核桃能跑遍半个村子，现在满簸箕的核桃却没了当年的滋味。风一吹，树枝又“沙沙”响，像在说：“孩子，你回来了。”我摸了摸树皮，还是那么粗糙与暖和。

我知道，不管走多远，不管日子怎么流转，核桃树还在，核桃香还在，乡亲们热情也还在，我心底的乡愁就还在。擦罗的核桃，是刻在我骨子里的记忆，是我系着乡愁的丝线。每当在城里闻到那股熟悉的核桃香，我就想起擦罗的山坳，想起那些高大的核桃树，想起童年，想起乡亲们……那核桃香里，藏着我最美好的时光，也裹着我深厚的乡愁，那是我永远的根。

飞仙渡

□吴祖榜



飞仙关，从不是那些被彩灯包裹、人声鼎沸的名胜，它更像一位伫立在时光渡口的老者，背负千年风雨，默默守护在318川藏线的起点，也守护在过往与未来的交叉路口。它不喧嚣，不张扬，把故事藏在青衣江的涛声里，刻在崖壁的千层褶皱中，等一个愿意静下心来的人，慢慢听，慢慢看，慢慢品。

因工作原因，我每年都会经过飞仙关几次，却从未细细关注。1988年到芦山工作后，才真正有机会走近它与了解它。第一次亲身探访飞仙关，是一个雨后的上午。雨刚停歇，雾气如薄纱轻笼，掩着远处的山。山在雾中若隐若现，如水墨长卷上未干的笔触，带着朦胧诗意，湿淋淋地“挂”在天际。还未看清关隘全貌，青衣江的水声已先至耳畔，那声音带着山野的苍劲拍打着江岸，轰鸣着在峡谷中湍急奔涌。站在二郎庙的高处极目远眺，只见两岸山崖陡立如削，青灰色岩壁直插江面；江水被峡谷紧束，翻涌出漫天白色浪花，飞仙关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旁侧一位王姓老人慢悠悠地说：“从前啊，这地方是‘神仙难越’的险地，所以叫‘飞仙关’——凡人难越，唯有神仙能驾雾飞渡。”可我望着眼前景致，却分明看见比天险更动人的画面：晨雾里，有人牵牛沿江边小路走过，牛蹄踏过湿润泥土，留下浅浅印痕；不远处的村落中，青瓦屋顶升起袅袅炊烟，与雾气缠绕着飘向山腰。这哪里是隔绝人间的险关，分明是一幅跨越千

年依旧鲜活的生活图景。

飞仙关的传说，如挂在时光枝头的铜铃，轻触便漾开千年回响。最早的故事，可追溯到大禹治水的年代。彼时洪水滔天，淹没土地与冲毁村落，大禹奉天命率民众治理水患。他一路西行至这峡口，见江水为群山所阻、四处泛滥，便率人劈山导河，在崖壁间硬生生凿出一条通道，让江水顺河道奔流入海。后人为感念其功，在峡口建起禹王庙，将这段峡谷命名为“多功峡”——“多功”二字，是对大禹治水伟业最朴素的赞颂。如今禹王庙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崖壁上“和夷底绩”的石刻尚存，字迹虽经风雨侵蚀略显斑驳，却依旧透着庄重，仿佛在诉说着远古先民与自然抗争的坚韧。

飞仙关还流传着一个与二郎神有关的传说。相传李冰父子在蜀地治水时，二郎神为助其一臂之力，肩挑两座大山追赶太阳而行。行至飞仙关时，脚下不慎一绊，两座山从肩头滑落，一座落在青衣江东，一座落在江西，便形成了如今对峙的峡口。明代时，人们为了纪念二郎神，在江边建起了二郎庙。老人们爱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眼里闪着光，仿佛能看见当年二郎神担山追日的豪迈身影。

而我最偏爱的，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传说。据说古时候，有一位一心求道的青年，因厌倦了尘世的喧嚣，独自来到飞仙关，每日坐在江边的岩石上望着青山绿水静修。他不分昼夜地打坐、冥想，从春到秋，从夏到冬，看江水涨落，观树叶枯荣。终于有一天清晨，他正闭目凝神时，忽然听见头顶传来一阵轻响，睁眼望去，只见一道白色人影从山崖上凌空飞过，衣袂在风中飘举，如白鹤展翅，直直飞入云端，消失在雾气里。青年望着那人离去的方向，忽然顿悟：原来大道不在书本里，而在山水间和天地间。青年站起身，整理好衣裳，沿着那人飞去的方向走进深山，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后人听说了这件事，便把此地称作“飞仙关”，盼着能像那位青年一样，在山水间遇见属于自己的顿悟。

这些传说的真假已无从考证，但它们如同一根丝线，将飞仙关从平凡的土地上轻轻托起——它从来都不是一座普通的关隘，而是被时光与故事浸润的精神地标，承载着人们对勇气、信仰与超

越的向往。

飞仙关的真正分量，从来不止于神话，更在于脚下的路。它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点，是历史长河中连接汉地与藏区、中原与西南的重要枢纽。早在汉代，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夷，途经此地见山路崎岖，便召集民众将民间踩出的羊肠小道拓扩平整，修成能通车马的官道。自此，中原的丝绸、瓷器、铁器沿这条路源源不断输往西南，西南的香料、药材、宝石亦循此道涌入中原。

至唐宋，这里更成了茶马古道的咽喉要地。彼时藏区牧民亟需中原的茶叶与盐，中原商人则依赖藏区的马匹运输货物，茶马互市应运而生。飞仙关作为重要驿站，每日都有无数马帮穿行其间。我曾踏勘过一段保存完好的古道，脚下石阶被岁月与马蹄磨得光滑如镜，阳光洒下便折射出细碎光泽。石阶上深浅不一的马蹄印依旧清晰，或完整或缺，每一道都似藏着段往事——或许是某个马帮在雨天经过时，马蹄陷入泥中留下的痕迹；或许是赶马人疏忽间，马蹄在石上磕出的缺口……

山路旁立着几块拴马石，石头被风雨侵蚀得有些粗糙，但上面磨出的绳痕还在，一圈又一圈，像一道道刻进时间里的年轮。我伸出手，轻轻抚摸那些绳痕，指尖能感受到石头的冰凉和岁月的沧桑。恍惚间，千百年前的场景在眼前浮现：赶马人将缰绳拴在石上，任马匹啃食路边青草，自己则坐于石旁，掏出酒壶抿一口烈酒暖身，再慢慢咀嚼随身携带的干粮。有人在这里与同伴话别，叮嘱对方路上小心；有人在这里遇见久别重逢的故友，激动地拍着对方的肩膀；也有人，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将生命定格在这条古道上……

这条路，从来都不只是一条商路。它是生命之路，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与牵挂；它是信仰之路，连接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与精神。马帮驮着的，远不止茶叶、盐巴、布匹，还有汉地的诗词、藏区的歌谣、中原的技艺、西南的民俗……在这条路上，汉族的商人学会了用藏语的问候，藏族的牧民爱上了汉族的瓷器；在这条路上，不同的语言相互交融，不同习俗彼此浸润，最终沉淀为独特的文化记忆，这也那是飞仙关的专属印记，亦是整个西南大地的共同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善川藏地区交通，政府于1950年决定修建川藏公路，飞仙关自此成为川藏公路318线的起点。彼时条件艰苦，无重型机械与先进工具，所有工程全凭人力。修桥时，工人们肩扛钢筋水泥，在陡峭山崖上步步前行；铺路时，他们挥锄开挖、持锹平土，将崎岖山路拓为宽阔通途。老一辈修路人仍记得，大家住临时帐篷，白天顶烈日劳作，夜晚就煤油灯议事，饿食干粮、渴饮江水，却无一人抱怨，只因众人皆知，这条路藏着家乡的未来，载着民族的希望。

当年建成的“飞仙关大桥”，是川藏线上第一座钢架桥，被亲切称作“天路第一桥”。它横跨青衣江，既连接两岸山路，更联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这座老桥已经不再承担交通功能，作为文物被妥善保护。我立在桥头，桥身的红色标语字迹依稀可辨，虽已有些褪色，却仍能让人触摸到当年的热血与激情。桥上，青衣江水静静淌入飞仙湖，仿佛在低吟修桥时的艰辛；桥上，岁月无声流转，唯有途经的游客不时驻足拍照，在光影中感受它的历史沧桑。

老桥不远处，新飞仙关大桥早已通车，车流如织、往来不息，一派繁忙景象。江对岸，雅康高速如银色巨龙穿山而过，将飞仙关与远方紧密相连；旁侧，川藏铁路已开工建设，铁路桥横跨飞仙湖，未来人们可乘动车直达拉萨。几代桥梁并立于青衣江上，老桥、新桥、高速桥与铁路桥，分别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印记，却共同守护着这片土地。它们如隔世老友静立江面，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过去诉说着艰辛与坚韧；现在展现出繁华与活力；未来则孕育着无限希望与梦想。

站在狮子山顶的观景台上，整个飞仙关的景色尽收眼底。青衣江、周公河、陇西河在此汇流，三色江水融为一体，奔涌向前；两岸青山如黛，植被葱郁，像两条绿色的巨龙守护着这片土地；新旧桥梁并立江面，老桥古朴、新桥繁华，高速与铁路桥更添现代气息；古镇与新城交融，古镇白墙青瓦延续传统，新城楼宇林立彰显活力。远处雪山在阳光下闪着银光，近处茶园绿意盎然，空气中弥漫着山色与茶园的清香。这是自然与人文的共生，更是历史与当下的共鸣。

这片土地的美，早已被笔墨定格。历代文人墨客途经此地，皆为其险奇壮美挥毫。1947年，国画大师张大千被飞仙关景致所吸引，创作了画作《飞仙关》并题诗：“孤峰绝青天，断崖横危阁；六时常是雨，闻有飞仙渡。”画中险峰云雾缭绕，崖壁楼阁隐现，恰如“仙气”萦绕。但在我看来，真正为飞仙关注入灵魂的并非文人笔下的笔墨，而是世代在此生息的普通人。是开辟古道的先民，以双脚丈量、双手凿山，踏出了连接外界的通途；是护送马帮的脚夫，顶风雨、冒艰险，将货物与希望送往远方；是修桥筑路的工人，用汗水浇筑起了跨越江河的纽带……他们的坚守，才是飞仙关最厚重的底色。

然而，这份厚重与灵秀曾在2013年遭遇重创。那年4月20日，大地震突袭震中附近的飞仙关，房屋摇晃、山体崩塌、道路断裂、江水翻腾……热闹的街道沦为废墟，平整的道路裂如蛛网，坚固的桥梁轰然坍塌……灾难留下的不仅是满目疮痍，更有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有人失去生命，有人痛失亲人，有人家园尽毁，脸上写满了悲伤与迷茫……

但飞仙关从未被压垮。在政府的扶持与全国支援下，乡民们擦干眼泪重拾信心，在废墟上开启重生。数年的耕耘终换新生：民居整齐排列，古色古香的风貌下藏着现代设施；断裂的道路被拓宽硬化，织就连通村落与景点的交通网；飞仙湖水利风景区升级为4A景区，碧波栈道引客流连；狮子山登山步道蜿蜒，山顶观景台成了网红打卡地，昔日疮痍已化作今日盛景。

黄昏时分，我再次来到老桥边。夕阳西下，金辉洒在湖面上，江水泛着粼粼波光，像碎了一湖的金黄。对岸的多功已亮起灯火，路灯与窗灯如星子点缀夜色，温暖明亮。远处山路蜿蜒，如丝带缠绕山间，偶尔有汽车驶过，车灯在路面拖出长痕，又很快消融在夜色中。

有几个老人坐在桥头，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偶尔还发出阵阵笑声。那笑声未经修饰，带着山野的淳朴与生活的满足，只要跨越语言的障碍，便会轻轻落在我心上。我静静站在一旁，听着笑声，望着眼前景致，忽然觉得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没有波澜壮阔，亦没有惊天动地，唯有平凡的相守和简单的幸福。

雨城的两棵树

□金雅春



有关树的故事层出不穷，各有风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雅安就有两棵树可以说是雨城浓缩版的活化石，它们已融入了雨城的历史、自然、人文中。打个通俗的比方：世人若提及大熊猫栖息地非雅安莫属；若提到国粹香茗，蒙顶山茶如雷贯耳，堪称茶中翘楚；若提到雅鱼，更令人味蕾生津，到了雨城不吃“砂锅雅鱼”，肠子都要悔青；而提及雅树，这两棵树声名显赫，雅安人对它们耳熟能详、如数家珍，外地人却或许闻所未闻。

这两棵树颇有来历，与它相关的文化轶事，毫不逊色于我上述的各种雅安瑰宝。

其中一棵是立于青衣江畔大北街口。走出廊桥翘首一望，高台之上的老黄葛树好像一位慈祥的长者，慈眉善目地注视着来往的行人，人群步履匆匆者有之，悠然闲散者亦有之。它那伞状的树冠舒展铺开，在眼前撑起一片浓荫，让人顿觉眼前一亮，生出几分宾至如归的亲切，仿佛误入了山水田园的景致里。

从我记事起，这棵树便在那里。爷爷曾告诉我：“它在这儿已经几百年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家里老人就常带我到这树下看青衣江。”

雅安人一生最大的嗜好，便是凝望这条江。无论走多远，江都是心底绕不开的结。守江的老黄葛树是块最佳观景台，也称得上风水宝地，后来廊桥修在此处，并非毫无缘由。

我幼时每至盛夏，太阳尚未隐身前老黄葛树下

的石凳上皆坐无虚席。那时树周无花台，树底与河堤齐平。树旁的民居低矮，而不远处的雅安川剧团当年在四川声名赫赫——邓先树、“面娃娃”彭海清一登台，全场便鸦雀无声，其名远播四方。

若外地人首次到雅安看戏，本地人都会指点：“看到河边这棵老黄葛树，右拐就到。”这棵枝繁叶茂的老黄葛树，早已成为了雅安人心中公认的“活地标”。

老人常说去大北街口看水要趁早，去晚了树下寸土寸金。

每当太阳西沉，月亮便升了起来。那时的月亮格外亮，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家里的环形大吊灯。月光洒在地上，像铺了张发亮的锡箔纸，不似如今这般吝啬，月亮总躲在云层后，让人望眼欲穿。那时星星也像黑夜里进山常见的萤火虫，多到数不清，恰似青衣江里的雅鱼，一眼望不到头——你想它有多少，它便有多少，好比碗里的米粒。

我讲给孙女听，她大眼瞪着我：“爷爷你不会骗我吧？真有那么美吗？”

也难怪她疑惑，眼前看到的星星像摘了橙子的果树，只零星挂着几颗不起眼的小果子。她说，这样的星空，只在手机和电影里见过。

那时，围坐在老黄葛树下的人们心里都有个不成文的“时钟”。约莫晚上九点，老人们便沐着月光和带着几分不舍，缓缓起身回家。他们刚走，等候多时的年轻人便快步上前——这情形恰似排号等待用餐的食客，树下的石凳向来是先来者先得。晚上来的一般多是情侣，老黄葛树下堪称风水宝地，两两相依相偎，双双互不打扰。那时的年轻人示爱远不如现在直接开放，不会不分场合地相拥、亲吻，也不会公共场合腻在一起。夜色朦胧中，他们在树下悄悄拉拉手，或是脸颊轻碰，姑娘便会耳根一红，忙用手捂住脸，连呼吸都刻意放轻，心却似要跳出胸膛……

这一切，唯有老黄葛树看在眼里：风儿掠过，似是会心一笑；树叶摇曳，宛若轻声鼓掌；青衣江“哗哗”流淌，恰好为这青涩情愫打了掩护。

老黄葛树就如同世间的“大笨钟”，一分一秒地拨动着雅安的变化。

三线建设时，老黄葛树也跟着遭了

好几年罪。那时修路需要大量碎石，人们便从河床边背回大石头，甩开膀子抡起大铁锤砸，石屑飞溅间顽石便如切西瓜般裂成小块。夏日太阳毒，老黄葛树下成了最好的歇脚处，谁先到谁就占下最荫凉的位置。暮鼓晨钟间，树下的锤石声与江水声彼此起伏。敲碎的碎石沿树身环形码放，渐渐堆成小丘，积高了便用架子车或手扶拖拉机拉走。日久天长，树底积起一层木屑似的石粉，贴近土层的树干上，磕碰擦伤的痕迹随处可见。如今想来，黄葛树当时定是很痛、很难忍吧？但雨城要发展，娃儿们要挣钱养家。它就像家中的老人，儿女的难处自己扛，却把浓荫与清凉慷慨相赠，为众人撑起一片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老黄葛树也迎来了新生。敲石的叮当声停了，架子车、手扶拖拉机渐渐绝迹。树旁的现代建筑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青衣江堤装上了流苏彩灯，夜晚亮如白昼，江水也被映得斑斓。一座古色古香的廊桥拔地而起，连通河北河西，拓宽的道路上，大小车辆川流不息。

不少小树被移栽，老黄葛树却仍镇守原处。政府念其功绩，雨城人敬其风骨，特意为它培土修台，还安排了专人定期修枝浇水。

树虽老了，却仍在往上长。它不会说话，枝头歇脚的鸟儿便替它啁啾，青衣江的流水也“哗哗”应和。

走出廊桥西口抬眼望去，老黄葛树仿佛正笑盈盈地招手。黑褐的树干衬着油绿的叶，宛如一幅历经岁月的水墨山水——沧桑中透着灵动，和谐里藏着自然。

它立在廊桥与城区衔接的要道上，如今这里车水马龙，全靠交警疏导，而老黄葛树早已成了无形的“路标”，人车在它跟前各行其道，秩序井然。这让我想起当年它也曾是川剧团的标识。就像老马识途，无论岁月变迁，它始终是雨城人心底敬重的“树魂”。

另一棵千年老红豆树，是矗立在碧峰霞附近晏家山的红豆相思谷。据史料记载，该树高35米、直径8.3米，九层树冠的遮荫面积达700平方米，曾多次被省林业部门评选为“四川十大名树”榜首。

相传这颗红豆树已有2700年的树龄，堪称“植物活化石”。它如一座隆起的绿色山丘，虽是静态，却极具视觉冲击力。近观其貌，树冠苍劲高耸、遮

天蔽日，人置身其下，渺小如蚁。在它眼中，人类大抵如风中摇曳的鸡毛般轻飘。枝干上的苔藓宛如绿色的绒毯，枝桠交错处毛茸茸的，还挂着水珠；树根自土壤松软处探出土层，或蜿蜒如蛇，或张牙舞爪似蜘蛛，以倔强之姿牢牢依附大地，仿佛在向路人昭示：这便是我在时间里生长的模样。

红豆树饱经风霜，在此守候千年。它见过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看过多少民族豪杰血洒疆场？“处处青山埋忠骨”，一代枭雄更迭，王朝兴衰交替，今夕是何年？唯有它默然见证。

我试着任由思绪遐想：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军姜维，定然与这棵红豆树有过交集。你别不信，上中下里与芦山自古便如衣上纽扣，唇齿相依。姜维驻守芦山时，这老树在当地已声名显赫。姜维心细如丝、胆大如斗，又崇尚自然，当地关于老树的民俗他不可能不知，路过下里时，定会慕名前往拜谒。

老树历经沧桑，以雄浑气势开枝散叶庇护众生，姜维见之，定会心生敬佩。后人修建的汉姜侯祠旁，树木参天，早已为这份渊源给出了答案。

近代威震华夏的抗日英雄乐以琴，从芦山走向疆场，我想他也曾与这棵红豆树相望。红色，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情结，这棵雄浑苍劲的古树，定然是他心中的精神图腾。面对敌强我弱的困境，他毫不怯场，驾机升空舍身忘死，击落日机8架，以身殉国写下壮丽篇章，名垂青史。

我想红豆树那日也会暗自落泪，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赤诚，它怎会不动容呢！

再如从上中下里走出去的老红军郑加平、刘朝佐、杨永文等人，这些数不胜数的先辈纵横神州血洒河山，战功赫赫。九十二岁高龄的老红军郑加平，不辞辛劳从云南返回故里雅安上里，缅怀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友，追忆往昔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这棵老红豆树，定然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如今，红豆树方圆数十里皆是后人流连忘返的红军老区，他见此盛况，又怎会不欣慰！

青山依旧，红豆树长青，英烈的豪情壮志更未曾远去。这棵老红豆树，不仅为英雄所钟爱，更受当地百姓尊崇。

红豆树又称相思树，红豆树下许愿是雨城男女结缘时最乐意前往的祈福之地。红豆相思谷中，那份相思情愫如同

老井里打出的甘泉水，一个“甜”字道尽滋味，更添一份“灵”的传说。它所承载的心意，丝毫不逊于庙堂之上的跪拜之举。

这棵千年红豆树，见过无数善男信女的期盼。来往的人对它的“灵验”，从来都深信不疑。翠绿的枝叶间，鲜红的红豆点缀其间，宛如牵系姻缘的纸鸢，随风轻舞。

2700年的它，碾碎了多少光阴？每一年的抽芽，见证了多少红尘情缘？每一年的挂果，阅尽了多少人情冷暖？每一年的落叶，承载多少爱恨情仇？人性的善恶、美丑，在红豆树眼中恰如枝干上寄生的苔藓、虫蚁或鸟粪——它以博大的胸襟，让残败的选择枯萎，让鲜活的选择生长。

天不容朽木，良禽择木而栖，断线纸鸢难续前缘。常有心事郁结的男女来树下倾诉，红豆树总屏息凝神，侧耳聆听。它的枝干如千手舒展，叶片似振翅欲飞的万只白鸽，红豆果则是悬于空中的红铃，以无形丝线牵系世间爱侣。

当地的村民曾给我讲过一段趣闻。有一年夏夜惊雷滚滚，地上的衰草也簌簌发抖，让人心底阵阵发毛。次日凌晨，人们发现老红豆树断了碗口粗的枝杈，断面白森森的，像人的筋骨。村民们起初没在意，雷雨天气树断枝在乡下本是常事。可那年，村里与邻乡的离婚率竟格外高，平日里相爱的小两口也常为鸡零狗碎的琐事吵得鸡飞狗跳，有的甚至因此分道扬镳，你说奇不奇？

待到来年，断枝的伤口处竟萌发新枝，长得格外葳蕤茂密。更巧的是，不少离异的人竟又重续前缘，再拾旧好。

许多远方的有情人闻讯，千里迢迢来寻这棵老红豆树，争相相拥，沾取树的灵气。连猫狗打斗后，都爱来树下修好嬉戏。有时两条公狗为争夺一母狗，汪汪的吠叫引得红豆树梢在半空轻轻摇曳，好似在偷偷嗤笑。鸟儿也偏爱在此谈情说爱，垒巢繁育后代。

当晏家山的雾漫过红豆的树梢，青衣江畔的黄葛树凝望着江面，这两颗树，一棵承载着岁月的重量，将英雄的志、相思的愿都凝进红果；一棵记录着市井的喧嚣，把纳凉人的笑、川剧人的腔调都藏进纹路。它们是雨城的年轻，也是乡愁的锚点。

故乡村落（组诗）

□ 王 进

李氏溪

李氏溪是我落地的地方
哪怕到荣经，到雅安乃至成都
心里总飘着屋顶的炊烟

天晴，母亲把田地浇透
下雨，天地把母亲浇透
油菜花开，在各自田地
解开衣扣，露出山梁的柔软和坚硬

村后沟壑，埋葬着祖母、祖父
他们化为带着姓氏的溪水，汇入
流过村前的紫烟河

我们在河里游泳，又被鸭子一样吆喝回家
母亲是随季节轮换的种子
从土里长出禾苗，结出果实
父亲是故乡的水靴
白天在田里浸泡，晚上又拖着疲惫的身体
钻进山里的矿井

玉林山

推开窗户，开始系上胸前的纽扣
晨曦不徐不疾，漫向睡眼朦胧的角落

鸭子扑腾水田，涟漪从喙尖荡出
漫过田埂，溅到紫烟河

风穿过房前的庄禾，又绕向屋后的茶林
檐角晃动光斑，瓦片遥应云端上的太阳

安吉（茶）、黄金（芽）、奶革（樟），
土丘上的枝桠
叶芽正轻轻拨弄，这柔嫩的春天

寺庙的废墟仍在，龙凤绕着石柱飞翔
黑颈鹤眷恋的红土地，万物都有不被风化的
路数

德德和志蓉刚把脚丫伸出门槛，一个喷嚏
女儿用笑声把自己带回了院落

她要把这方圆万亩，鸟鸣里泡熟的玉林
就着额头上的云彩——打包

蒲花塘

转过青龙嘴，侧身就把背上的货物
歇到苏老娘家的屋檐坎

坐在大门口的老人，要扶着墙根
翻过两道门槛，才能用木瓢舀起
缸里看不见屋顶的天空

她始终微笑着，重复的话
让背夫远道而来的足音，有了一个
停顿的间隙

之后便踏入蒲花塘的沼泽
红色泥泞，笔管草像耸立的城堡
脚步石罗列其间，犹如横断山脉的
大小峰顶

走到沟边野核桃树下，天就黑了
月光浸在水里
有人把手拢到嘴边，对着月亮
喊：“喂——”

被树影碰触的部分，很快就在
苏老娘家的水缸溅起涟漪

严道古城

借一块高地迫使河水拐弯，转向
哪怕，成了废弃的露眼狮子

残垣风化成路，一步跨进坪下的电梯公寓
身影刚落，对岸就溅出了黑羊坝

三月从枯叶里醒来，在取走黏土的荷塘
玉树临风，顺势卷起城池烟云

这个筛子，严君插过箭镞，司马相如做过
泥筐
五谷不同姓氏，青铜和陶器夯筑河山

有人制作砂器，坯座以电的速度回溯
肺叶轻轻拨动，春秋、战国的脉络

后山，有颞项磨刀、打虎的两条溪流
他走后，包括我们的兄弟，再也没有回来

隐身世间的另一道门(组诗)

□ 龙 叟

去南郊

南郊这个词里，熬煮着
令人心荡神迷的药剂——
去南郊，放马南山，铸剑为犁
周公河像尽职的城池
每当独步桥头，我总怀有
私自出城的惴惴不安

去南郊，那里土地平旷，山林排着队
想挤进尘俗的劳作，而有人
却痴念于隐身世间的另一道门
一条皮鞭已孤悬多年，周公山里
牲畜们终日沉溺梦境，必修课程
是牵挂一群迷途的蝴蝶

去南郊，让半页文牒
在抽屉里历尽沧桑。让笔尖
饱尝果蔬的欢愉
当清风拂过第一个段落
竹子已自成管弦
泥土如影随形，放弃了所有癖好

在南郊，光阴平静
真意四下散落，需要一个一个拾取
然而秘密
是时候在天底下大白了——
雨露爱过的一切，我也深深爱着

绿 岛

如果不是公园的加入，它至今仍是
坐不改姓的——水中坝。绿岛
登记造册的学名，时常出没于
图画中，契约中，票据中，广场舞的
循环中，高楼的借景抒情中
它躺在水的摇椅里，以为水
是它的甲衣，它是水的全部

有三座桥，从不同方向发出邀请：
新城，老街，郊野
要参透吸铁石的奥秘太难了，一眨眼
半生恬然已经耗尽
它，站在水的栅栏中
此刻，身处绿岛路公交站台，这座小岛
猛地闯进我的身体。席卷而至的
是拔剑的冲动
四顾的茫然

在周公山

今夜，这杯盏盛不进一轮满月
今夜我在西蜀，在地球上一小段
无足轻重的线条里
这过度的凄清，让我即将溺水于
一滴辽阔的露珠

今夜我只是被遗忘的通讯工具
只是驱逐落款的便笺
只是一小段过往的句点
而周公山，是深陷明日的影子
是预言堆叠的释义
是被独坐迷惑的远游

如此的惺惺相惜。可是今夜
没有多余的爱要献给一座山
一个过客，容易被虚无的假设
扼杀双脚。我所能做的，是把心
反复放置到山的肩头和怀抱

可这终究不是我的周公山。今夜
我清空口袋里所有修辞，一口饮下
虚弱的月光，抱紧另一个自己
大醉一场，大笑一场，大梦一场
待云生山林，众鸟奔忙
再独自踏上心事重重的大道

应县木塔

矗立于木构世界的顶峰
俯瞰人间烟火
麻燕穿梭的墨线，握在工匠手里
卯的唇齿咬住榫头
斗拱层层叠加，悬挑古木的造型
没有一枚钉铁嵌入缝隙
木塔，与千年的岁月对峙
静止如磐石。辽元的雨、明清的雪
都在松木里修行
而我的仰望，攀不到塔影的高度
壁画飞天，祥云绕身托足
风铃诵经的偈语，如佛光抚摸
覆盖所有呼吸的木头
峻极神工，只有鲁班的背影到达

洪洞大槐树

在洪洞，我带着姓氏寻根
大槐树就生长在泛黄的宗谱里
蜷缩着槐花的乡愁
血脉是肉体流淌的汾河
每一朵浪花，都是迁徙的脚步
在明代的风雨中翘起
一条长绳，拴住了我古老的祖先
他们来不及抹去眼泪
就背井离乡，走出大槐树的眺望
他们没有跌倒在枯坟野冢
成为夭折的孤魂
让我的姓氏，分蘖出茂密的枝叶
我靠近大槐树粗大的根系
聆听到一种召唤
老鹤窝，晃动生命最初的摇篮
那捧久违的乡土
供在广济寺的香炉，让我身不由己
跪下双膝叩拜

鹤雀飞过古楼

在鹤雀楼，我看见黄河的影子
在凭栏之外
像一缕雾岚牵着的远山
阳光落在肩头，仿佛披着羽衣
我更上楼宇的高台
俯瞰流动的人群，像潮水汹涌
汇入古老的河床
而微风不止，打扫岁月的尘埃
我触摸的木头，夹在北周的古籍里
缓缓收拢文字
空旷的视野，抬升世界的姿态
石头雕琢的鹤鸟，长出一双翅膀

晋风拂过表里山河(组诗)

□ 倪宏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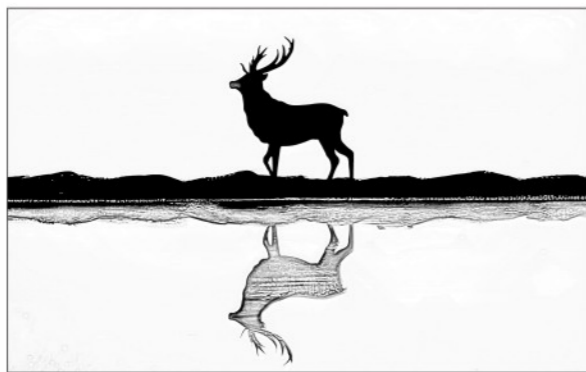
从时光的巢穴飞过头顶

乔家大院

切开豆腐，它就成为生意经
拓开茶路，创办票号
大院是砖木古建筑，像豆腐的形状
青石甬道踩出的凹痕
直通“在中堂”，“学吃亏”的牌匾
悬浮处世哲学
于是货通天下，汇通天下
每一块青砖，都是磨出来的豆腐
每一面墙体，都堆着秋天的豆子
夜晚，大红灯笼高高挂
九龙灯伸缩旋转
万人球的水晶，360度折射
犀牛望月镜里，祥云坐在星星上
像豆秆结出的一坨坨银两
时间掉在西口的风里，驼队的铃声
在古道数着脚印
一条条家规、家训都在斑驳的墙上
诚善经营，富而不骄
厚厚的族谱，牵出一群人
他们都已消失，留下石磨的寂寞
走出乔家，豆荚的姿态摇曳在记忆里
像晋商经典的睿智
一步一个窝印，直至富甲一方

平遥古城

城墙，把纷争的世界隔离
让流浪的风无处躲藏
我走进城门，沿着墙根与古老对话
一只蚂蚁小心翼翼探路
从现实的缝隙，寻找生命的出口
一片蓝天悬垂城楼
仿佛云层的秘密，触手可及
我理解的高度，不再是孤寂的墙垛
背对一段消失的烽烟
大鼓沉默无言
把雄浑的呐喊，压抑于躁动的胸腔
一队古装穿过西街的晚照
到日昇昌，兑换一个朝代的没落
镖局如商贾的护身符
古道残月，拦不住走西口的刀光
商铺是售卖的日子
泛黄的票号，在账本上数着铜钱
醋香漫过青砖，像平遥酿造的氤氲
红灯笼，挂满老屋的眼睫
我从一扇未知的门，缓缓走进客栈
仿佛明清旧事躡身而入



以一只麋鹿的脚步停下（组诗）

□ 周庆安

陷入

以一只麋鹿的脚步，我停下，秋天的草继续它的韧劲。往秋天深处，我试着用川西独有的铁力木雕刻，我没有成功一尊新筑的石像，俯视，林间的鹿茸吸血

我也是，文脉的伤口带给秋天的随从风，分散了鹿的注意力。风在林边，落叶成堆卷起它的力量穿过几个时代的罅缝递给我一些瓷器。还有，书卷和青布衫的装订线

戳穿我初浅的人形，我什么也没接住锚的归途，还需飘洋过海

表情包

随斜阳，走进黑漆木匾的院落它在兰草花，石阶沿，楠木窗户上，分区打盹电子表的激情压着我的脉搏，说：我是写诗的豆芽菜在黄泥中蜷缩着腿，整块地搬，没有散乱的造形

阳光穿过几安村的天空，有翅膀抚慰我，脊柱弯曲的陈疴。把你的鳄鱼靴子挪一下一双帆布鞋，更需要那枚小小的印章，烙下：温暖

缠着野蒺藜的野藤

现在，我翻开《哭杨锐》的一角

韭菜翻到那年先生的手稿。第一现场掉出来的“哭”字，是连夜赶路的火把校场口的血凝固，字也写得潦草缠着野蒺藜的野藤，就在纸面上哭抹整宿泪，叨叨一个可以放花椒和下油锅的名字

厨师还是清醒，蹲在锅里，玩提线木偶他的獠牙如此锋利，也不管不顾

文人的江河

秋日的黄昏，拖着小瓜皮帽的影子，先经过一盆兰邮差转眼没了身影，放下了墨和纸花火的院子，被巨大的马车，驶向一个诗人的口袋我终于在一本书的序，看到里面的江河，像一个斜刺里窜出来的乞丐，拿着碗，用手蘸墨吃

斜刺里的夕阳

从偏房到中堂，俳句几次折返秋光里。夕阳的斜扶正角落里那个瘦高、羸弱，目光深邃的人他的画像，正在拘谨地捕捉沧桑的昏晕、光斑圈圈散开的纱帐，陈述着旧王朝的哭声

高堂上，玉米棒子抱团取暖。它们经过的宅子明亮起来，一支笔的羽毛让几安村的黄昏如此充实

手心里的袁大头也只是册页上嗡嗡作声的蚊子一只蝉，咬着我的弹指，把我拖到寿栎庐前借群鸟的口吻，催生毅力和那个光阴里的智叟越过孤鹜和落霞的执着，随意漂泊

我心虚的眼睛藏了起来

这么好的云
不断变幻各种物象
人和自然从里面走出走进

这么蓝的天
地球所有的海水都回流去天上
偌大的牧场
翻飞的鱼
倒挂浪花一样的果实

明天就是寒露了
管他呢
我的目光越过对面屋顶的芦苇
苇丛中的鸟鸣打开
午后窗台上的一朵花香

时间是圆的
那人绕过来，绕过去
——又绕了回来

命运荒诞神秘
我心虚的眼神藏了起来

这一天

起床洗漱吃饭
拂尘锄草松土浇水
在草叶花木间久久凝视
就算是一次晨祷吧

做完一切
读书煮茶
外面光喧嚣
人声熙攘
万物都守着他们内心隐秘的方向

银杏忙着在空中搬运剩下的黄金
即将翻过的
日子从我手心滚落泪水
墨水向着白纸的悬崖
光影摇晃的路

借着傍晚最后的光
清洗白天写下的文字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位于英国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第九站台和第十站台之间的一个特殊位置，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必经之路。

□ 李玉琼

我所知道的那些事物（组诗）

光翻过我的记忆

嗡嗡嗡的
光似一群蜜蜂
在我的太阳穴里弹跳
我的眼睛跳进那片芦苇
从你手心飞出的一只金凤蝶
游啊——

童年
一茬一茬新鲜的空气
你叠进春天的花布衫呢
花布衫红丝巾丢手绢——

稚嫩的声音如芦花飞扬
你童真的花羽和
青葱的模样
在哪个枝头下埋葬

闪躲在水底清澈的五彩石

光翻过我的记忆
拨开斑驳荒芜的小径

身体，一叶醉鱼草在风中摇晃

黄昏停靠

夕光静静地映照出世间的模样
恍惚慵懒梦幻
种进墙上的影子
似动非动

我模仿自己亦步亦趋
像两朵前后嬉戏的蝴蝶
微风中摇摆的样子

流水和草木闪闪发亮
万物的内心都点着一个小灯笼

天边开屏的云彩

越来越浓的颜色
越走越近的路

黄昏停靠
在九又四分之三*的火车站
今晚一定要穿过去



邻里

□ 赖杨刚

我们同村，他住一队
我住四队，中间隔着二队、三队
这一生，从小到大，去过他家几次
没有统计过

也没有想过，我家到他家的距离
有多远，可以，栽多少棵
柑子树，水蜜桃，迟桂花，铁柿子
其实，想也没用。二队，三队
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土地
种什么，他和我说了不算

也没有想过
一路上，要遇到几只猫
几只狗，几只牛，几只羊
会不会遇到王梨花，青梅竹马的她
已经给外地来的李木匠
生了两朵小梨花
就是啊，想想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真的遇上了，调整表情也来得及
大不了一句“吃饭了吗？”
能让彼此放稳了
不懂人间的过去

更没有想过
走到他家，这一路，要听完几首歌

要吟诵几首唐诗，说几句粗话
要念叨多少个已经成了故人的姓名
多少个去了海边
就再也不回到安靖坝的男孩女娃
才能，看见他家木门前
那个吊二郎当的稻草人
看见他的疯子父亲，从稻草人身上
捋下几粒秕谷扔给路过的麻雀

妈妈
早上出门，晚上回家
我没有绝对的信心
有时，他说，夕阳太好，留我过夜
有时，因为雨大，他说，没有多余的伞
陪他喝酒，没注意，就喝高了
有一次，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躺在床上，亲人们都哭
我哭不出来，得留下来，为他守夜
妈妈，每次，我都要托信回来
妈妈，我在外面，挺好的
不干坏事，不贪小便宜，不凑热闹
别担心

飞翔的蜻蜓，没有时间流泪
妈妈，他，上山了！我哪儿都不去了
只呆在风里的桃花树下，陪您虚度时光

铁巴或木头(外三首)

□ 鲁军

父亲从铁匠铺
打回锄头、斧头、犁头
把木柄楔好
用这些工具披荆斩棘，开疆拓土
用旧了的工具
父亲会拿到铁匠铺修理一番

看着木讷僵化的我，父亲说
如果你是一块铁巴，该多好
生锈了或磨平了
重新熔铸、锻打
变成一件尖利的器材

是一截木头也好
削刨一通，做成柄
最后把持住
就不会被刀刃反伤了

老屋

老屋的门窗一直锁着
封闭郁闷。一直呆在
父亲搬进城市的心里

一夜失眠。狂风
忍不住掀开了老屋
皱巴巴的外表——瘦骨嶙峋
健康状况堪忧

父亲开始给老屋翻新，修补
练习打开门窗，进行关节活动
——一早一晚，一开一关
老气，霉味，不见了
清新，活力，激活了老屋

老屋不断露出炊烟的笑颜

到今天，已经八十多岁了
还是原来经年的模样

扬风场的燕麦籽

我是不惑的燕麦籽
我不知天命所在

扬风场的风
吹白了我的头，吹瘦了我的身段
吹瘪了我的嗓子
不停地扬去我的水分
我的品相，我的性情，我的爱

我轻轻飘到了远处
在固有的原野上
长出了固有的根苗

在山上

在山上
听到最多的是喜鹊的祈禳
飘在东风的枝头
雪霁后的腐木
老木虫挤出身来
鹊巢缀上头彩

在山上
最硬气的是柴禾
有什么比祛寒迎暖实在呢
父亲宽大的母语从火塘溢出

你看母亲嘴角挂着
二十多年育子的秘诀
初来乍到
儿媳端坐火塘边
彝族的烟火正上升着

有时我笑自己
成为了岳秀红

有时我哭自己
没有成为岳秀红

有时我骂自己
活在真假岳秀红之间

凶手

活在世上
我一直在杀人
我杀死了岳秀红一
我杀死了岳秀红二
我杀死了岳秀红三
……

我杀死了岳秀红N
但我依然成功逃脱了
所有法律的制裁
安安全全活到

矛盾 (外二首)

□ 岳秀红

告别人世的那一天

到另一个世界
我看见了迎接我的N个岳秀红
我们热情相拥
我们热烈欢呼
我们一起发誓：
一定相依为命
相濡以沫
好好活着

和春花对视

目光对视十秒
春花和我
不约而同叹气
之后，春花笑了
我也笑了

我说：你已经不是
去年春天的花了
春花说：你已经不是
去年春天的人了

落日后的乡村 (外一首)

□ 陈光明

落日已远，剩余的
黄昏，交给炊烟
虫子帮着吟唱
院子里，该归的家畜都归来

那只寂寞的老狗
眼睛，空洞得只剩下
草间游荡的风
仿佛喊着谁的小名

流萤的执着
打开夜的遐想
河对岸，汽笛声消失在
无尽的黑里，凝固成深深的褶皱

给你

此刻，若能交换
我愿典当所有
向黑夜索取
最后一缕光

渴望你的拥抱
或一个温暖眼神
纵使就此坠入深渊
你来，我便坠落

带着那微光
如蝴蝶振翅
奔赴一场
不问结果的旅途

因为春天
我总向往大海
念叨着春暖花开
好像我的日子也风调雨顺
阳光照进来
照亮笑靥如花的相框

因为春天
喜欢上蝶儿蜂儿
每一朵花都是扑翅翻飞的向往
羡慕不知名的鸟儿
每一声鸣啭都是清脆的歌唱
一只风中的风筝
也足够怀念一整个春天

因为春天
爱上一个古风的女子
她把春天款款而行
低眉脉脉，抬眼含情
应和一段禅乐
生出微醺弥久的茶香

因为春天
作画吟诗，抚琴煮茶
一切都是应景的物
一切都是应景的事
事物里的人被无限春光
悄悄抹上纹痕
你还是要一如既往地
热爱春天

同义村的梨花

1

汉源富庄镇同义村
几百株梨树站在山岗上
她们的挺立之姿超越了她们的繁花
站成一种孤独又宏大的风景
站成一片热爱
站成一种坚守

守着山和地
守着老屋，守着老人
每个春天
把人世间的沧桑变幻
用虬枝伸展，用花的姿态绽放
你便有了含着泪光的仰望

2

在富庄同义村的山坡上
一株梨花就是一团翻滚的云
几百株梨花就是翻滚起伏的云海
每一株开得热闹又沉重
站在树下不宜高声喧笑

因为春天 (外二首)

□ 马丽琼

担心她招来风雨
落下一场纷扬的雪

站在百年的梨花树下
你要仰望如瞻仰一座老屋
看她青瓦板垣里斑驳的光影
如探望一位百岁老人
看她青筋皱纹里的坚韧与慈祥
你更怕来一阵风
飘来梨花瓣里童年的笑声
飘散老屋的荣兴

这个春天
老梨树铆足了劲地开
相机不停闪烁，无人机嗡嗡盘旋
一季繁花的收获
相约在秋天
品尝梨膏的香甜

这么长的黄昏
这么长的黄昏
你要怀着热爱
看落日染红西边的云彩
从绚烂热烈到黯淡熄灭

这么长的黄昏

看月亮升上树梢
她如一个薄纸片
有时圆，有时缺
但她没有光，等待你说：
看，月亮

这么长的黄昏
你看湖水涨了又退了
风吹浪的水声近了又远了
你要接受一只鸟的迁徙
接受一支芦苇的坚守和坚韧

这么长的黄昏
看夕光没于昏黄的路灯
你长长的身影划进树影
想抓住一只手或手臂
划过霓虹，划过起伏的嘈杂
划进巷子，始终不离不弃的
是你的影子

这么长的黄昏
你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
像倾吐终身的梦境
如月光柔和，如乐声舒缓
寂静辽阔又明亮
你可以蜷缩，可以慵懒
可以泪眼婆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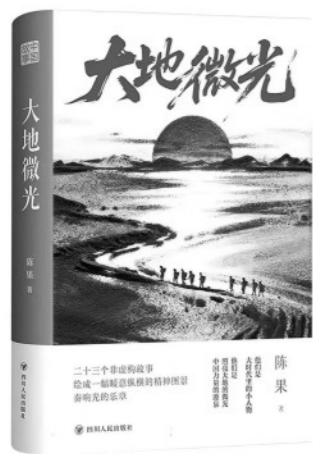
编者按：

2025年11月8日，由雅安市文联指导，市评协主办，雅安本土作家陈果创作的非虚构作品集《大地微光》新书分享会在市文联举行。分享会汇聚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审及本土文艺评论爱好者40余人，对新书《大地微光》进行了深入的鉴读与分享交流。为向广大读者分享更多交流成果，本期《艺评》栏目特选载了3篇分享会交流稿件，供读者以管窥豹和见仁见智。

当下报告文学写作的一次美学探索

——浅析陈果报告文学作品集《大地微光》的语言特色

□龙 叟



◎大地微光 陈果 著

仅凭故事是不足以撑起一部作品的，只有语言才能办到。这是某位作家在一篇访谈录中提出的大致观点，由此可见语言在一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基本特性是纪实性，这一特性决定了其语言具有平实、准确、简洁、精练的特质，这貌似对作品的文学性构成了一定束缚——当然，再退一步，便与纯粹的新闻报道无异。纵观上世纪以来的现当代文坛，夏衍、魏巍、徐迟等报告文学大家，以及当下成功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其创作成功的关键一点，便是对作品语言在文学性与纪实性之间的精准把握和平衡。

雅安籍作家陈果亦是如此。他新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集《大地微光》，收录了二十三个真实平凡人的不平凡故事，从这些真实可感的叙事中不难看出，他在书写过程中，既坚守了报告文学纪实的特性，又以恰当的文学笔法雕琢语言，使笔下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与丰满，从而彰显出自己独特的语言魅力。

一、叙事的在场性

精准呈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状态。《九女峰下》之“玻璃开花”篇中，“那朵花在赵玉春家刚

安好的玻璃上绚烂绽放，脆生生、明艳艳，余音袅绕，大快人心”，此句生动地勾勒出村主任赵玉春因拥护村支书康俊才“以种植果树发展水果产业”的号召，而遭到不明事理的村民打击报复的情状，直观呈现在乡村推进新产业时，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的重重阻碍。在《半米家园》之“鸟巢”篇中，“鸟叔”罗向冰与“拜访”鸟屋的两只赤麻鸭之间妙趣横生的对话，将其与鸟的亲近、对鸟的爱护展现得十分具体。在《鹰之翼》中，儿童时期的阿木尔日“天梯上吓哭三回，见到火车奔跑，看见火车把一张张模糊不清的脸带向远方，他又高兴得手舞足蹈”，这一细节既写出了阿木尔日对险恶自然环境的本能惧怕，又凸显了孩童对山外未知世界的向往。

故事推进有感染力。在《半米家园》之“鸟巢”篇中，在得知十四只新生的鸳鸯宝宝饿死十二只后，文中写道：“杨茂雄冒雨徒步回去。老吕开车跟在后面，罗向冰喊破嗓子要他上车，他当没有听见……”作者以寥寥数语，运用蒙太奇式的场景拼贴手法，让读者与爱鸟人杨茂雄当时的难过、愤恨产生强烈共情。在《就像一颗流星》中，“我”与脸上长瘤的李国银前往流星岩的路上，在申其全家休息聊天时，“正说着话，突然有人唱起歌来，是个甜甜糯糯的女声：‘你的选择，没有错，我欠你的太多……’我被这声音结结实实吓了一跳。我甚至瞟了李国银左腮一眼——潜意识里，这个时候，这个声音，只会是那个奇怪的肉球发出来的”，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戏剧性，读起来饶有趣味。在《两个相框》中，“呷呷布哈感觉到侄儿（阿木读布）的厉害。这个厉害看不见摸不着、找寻不到来路，但是感受得到。呷呷布哈已经知道，就像成材的树干掰不弯，侄儿的想法不可改变”，这段话精准写出阿木读布为实现理想而展现出来的偏

强和果敢，人物形象鲜明立体。

二、表述的精准性

细节描写精妙。《阿占》中，“初中毕业第二年，杨家请人提亲，阿占正喝水，差点儿没噎着这一细节”，将婚恋冲突具象到阿占身体语言的瞬间反应之中，也可见“一朵叫阿占的花，开在多少人的心上”的美女阿占，对普通至极的杨朝军毫无感觉甚至不屑一顾。在《就像一颗流星》中，前往流星岩的路上，一行人遇见一只狗追赶狂吠，“李国银一声呵斥，像是点着了狗的哑穴”，此句话生动而传神，也使乡村生活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

人物语言贴切。人物语言既符合人物身份定位和性格特征，又凸显了生活化与生动性的特质。其中，不少作品中的雅安本土人物在对话中使用了本地方言，这份亲切感就大大地拉近了与本地读者的心理距离，成为实现作品本土化目标的重要支撑。而不少对话中因恰切使用比喻、比拟、借代等修辞，产生出诙谐俏皮的效果，比如《阿占》中杨朝军、阿占夫妇的有趣对话，《半米家园》中天性幽默的罗向冰的话语，皆为例证。翻开《大地微光》，贴切的人物语言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此便不一一举例赘述。

三、节奏产生的又一层美

针对不同书写对象及其故事，采用差异化的叙事节奏。有的作品近似于散文文化写作，节奏舒缓，以娓娓道来的姿态铺陈内容。《大地微光》中“爱到深处”“绝地突围”两辑中的作品基本上都属于此类，如《鹰之翼》聚焦贫困中不放弃志向并为之奋斗的甘洛县悬崖村的阿木尔日的成长历程。这种看似舒缓的节奏，在不动声色间已融入作者的诸多情感，使苦难与不屈更加的可感，更容易触及读者心灵中脆弱的部

分。同样以真情感人的《就像一颗流星》，故事结构看似比较松散，节奏如乡村生活一般舒缓，但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中，既写出了山村生活的艰辛，也突出了人性深处的真善美。另有一些段落则截然相反，通过密集分段，甚至独句成段的方式，构建出紧凑急促的叙事节奏，营造出紧张的现场感。例如记录“9.5”泸定地震救援现场的《溯流而上》，以及刻画为成昆铁路保畅所付出艰辛努力的铁路人的《奇崛与寻常》等作品，均以快节奏叙事瞬间牵扯住读者的神经，让读者仿佛置身抢险一线与铁路保通的现场。

四、故事之上的思想性

哲思短句在文中如钻石散落，熠熠生辉。在《半米家园》之“鸟趣”篇中，开篇即以“鸟要糊口，人要养家”一句对仗成文，道尽了生存的不易。在《半米家园》之“鸟梦”篇中结尾一句“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则是理想与现实发生强烈冲突的无奈之语。《鹰之翼》中“最可怕的不是陷入绝境，而是对无可回避的绝境心存侥幸”一句，直接揭示了生活的残酷真相，引人警醒。在《去芦山》中，“女人就是啰嗦。啰嗦的女人心好”，以看似平淡的感叹勾勒人性温度；在《废墟笔记》之“双胞胎”中，彭皎的婚礼和她娃的满月酒一起办，婚房要贴“红双喜”，但新房子还没安门，作者借“没有‘皮’，‘毛’又咋生根？”的诘问暗喻生活的本真。这些短句都有哲思蕴含其中，并有效引起读者共鸣。

回环、对比、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体现创作巧思。在《夹金情缘》中，阿泰与能卡曼互生情愫后，对他们的日常描写很有趣——“能卡曼总是拒绝，总是拒绝不了”，“一封信替阿泰追到县城。一封信代能卡曼回到硃磧”，“每天寄出一封，每天收到一

封”，“什么都没聊，什么都聊”……这些凝练的表达将两个人的热恋状态跃然纸上。在《半米家园》之“鸟岛”篇中，“另一个发现雪上加霜——让杨茂雄滑倒的，是一个啤酒瓶。岂止一个啤酒瓶。又岂止是啤酒瓶。”以层层递进的手法，交代出鸟岛最初环境的恶劣。在《半米家园》之“鸟问”篇中，一组排比问句振聋发聩：“人要贪婪到何等地步，才会对别人的家园垂涎三尺、得寸进尺？人要冷漠到何等地步，才能在啼饥号寒前无动于衷？人要厚颜无耻到何等地步，才能出尔反尔，三反四覆，而不心虚脸红？”字字千钧，简直是对人性的终极拷问。

引经据典为作品增添诗性之美。在《废墟笔记·理由》篇中，作者引用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在《废墟笔记·花落春仍在》中，则援引晚清俞樾的名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一路向西》的引文同样精彩，其第一章节里引用了《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第二章既引曹操《步出夏门行》中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引《史记》中的“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双重引文，强化作品张力。在《小相岭深处》第五章节中引用米开朗基罗的名言：“雕像就在石头里，我只是把不要的部分去掉。”这些引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更为作品增添了不少诗意色彩和诗性之美。

陈果通过自己的语言实践，证明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在纪实的田地上绽放文学奇葩。在《大地微光》中，语言的准确性与生动性、地方性与超越性、情感性与思想性，均熔铸于一个个闪光的人物故事中。作者以个性化的语言之美，为当下报告文学开辟出了一条新的美学小径。而这，既是对徐迟等前辈坚守纪实底线的有力回应，也是报告文学美学路径的一次重要探索。

让普通人成为历史的主角

——读陈果报告文学作品集《大地微光》有感

□刘乾能

翻开陈果的《大地微光》，那些被历史洪流冲刷却依然闪烁的个体记忆，宛如夜空中稀疏却坚定的星光，照亮了被宏大叙事遮蔽的角落。在这部作品中，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事件罗列，也不再是帝王将相丰功伟绩的专属注脚，而是无数普通人用生命刻写的温度与质感。陈果以近乎考古学家的耐心与诗人的敏感，将那些被遗忘在时光尘埃里的个体故事重新挖掘出来，让他们发出属于自己的、微弱却真实的光芒。

《半米家园》讲述的是罗向冰的故事，对雅安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向冰从家乡范家山走出去后，曾在深圳《大鹏湾》杂志任美术编辑，后来到广州从事的还是美术编辑工作。在南方的十年间，他以鸟为美术创作题材，而自己，最终也像一只倦飞的鸟，被作为人才引进回到了雅安。自从回了雅安后，向冰似乎就与鸟结下了一种不解之缘。该文从“鸟缘”“鸟岛”“鸟屋”“鸟巢”“鸟道”“鸟趣”“鸟叔”“鸟问”“鸟梦”等九个侧面，详细讲述了向冰坚持不懈爱鸟、护鸟的艰难历程。一个人的能力必然是有限的，但如果能紧扣一个主题坚持不懈去努力，就有可能改变现实、创造奇迹。事实上，正是向冰这种“认死理”“犟拐拐”“一根筋”的执着，才让雅安的爱鸟、护鸟、观鸟在全川、全国甚至国际上有了—定的影响力，也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观鸟人、爱鸟人及鸟类专家学者前来调研。从人文学的角度看，向冰的行动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体”“万物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向冰的行为不仅带动了对雅安鸟类习性—及保护的研究，更推动了对鸟与人、鸟与环境、人与万物共存关系的

探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向冰的不懈努力，让观鸟成为了雅安生态旅游的又一热点项目。

从这个意义上讲，向冰的这束“微光”，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长久以来，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一直在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历史是由大人物、大事件构成的。或者说，只有影响时代的大事件，才配载入史册、构成历史的主线。在这种叙事框架下，普通人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背景板”，是沉默的大多数，是被动的承受者。他们的挣扎奋斗、不懈努力、喜怒哀乐乃至梦想幻灭，都被压缩成冰冷的统计数据，或被简化为抽象的概念符号。《大地微光》一书彻底颠覆了这种历史观，该书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的亲历者，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陪伴着杨朝军将达瓦更扎推向新高度的阿占；从普通藏家乐走向国际摄影舞台的能卡曼，通过视频让世界看到了夹金山下诸多的非遗技艺；靠双手建起一层堆粮食、一层住的两层楼房，让叔叔刮目相看的阿木读布……《大地的微光》中，写的全是这样一群平凡却不平淡的普通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也让他们身处的那段历史有了全新的质感。

陈果笔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一畦豆角，一枚土豆，一只瘦狗，一栋外光里陋的楼房，一段山间行走的经历，甚至一个人脸上无法切除的病痛……这些精准描述的细节，构成了历史最为真实的肌理。作为被主流历史书写忽略的“微史料”，它们以其朴素而直接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多维面貌。它们不是对宏大叙事的简单补充，而是对历史本质的重新叩问与定义。透过这些微光闪烁的个体叙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线条的历史进化，而是无数生命轨迹交错构成的复杂网络；不再是目的论式的必然进程，而是充满偶然与可能性的开放场域。

在《大地微光》中，我们还看到了让古路萌发新生的黄安洪、申绍平、申绍华、李国恩、李其学。他们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民，但一旦认准目标后，便毫无保留地投入全部身心。如果要探寻他们的共性，李其学曾写在屏幕上的一句话便是最好的答案：“今天就冲着这六七吨奋斗！”这句话道尽了他

的生活滋味，更藏着他的生活动力。他们的头顶没有耀眼的光环，但他们的劳动、汗水与创造，却真实地映照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蝶变，成为新时代农村巨变最可触可感的注解。

阅读《大地微光》，犹如经历一场历史认知的全新重塑。那些被神化的历史时刻，在普通人的记忆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那些被简化的历史判断，在个体经验的复杂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陈果并没有试图给出新的定论，而是通过呈现多元视角，引导读者自行探寻历史的复杂本相。这种重塑并非解构历史的意义，而是让历史回归其本来的丰富与矛盾，让读者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思考者。

更为深刻的是，《大地微光》揭示了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悄然改变着历史的走向。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润物无声的抵抗，如同水滴石穿，在时间长河中逐渐显现其力量。他们或许不会被载入史册，但正是这些无数微小行动的叠加，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基础动力。历史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宏大塑造，更是自下而上的集体生成；不仅是戏剧性的转折时刻，更是平凡日常中的渐变积累。

作为读者，我在《大地微光》的字里行间，不仅看到了他人的故事，更照见了自己的影子。那些普通人面临的困惑与抉择、坚守与妥协，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的生活课题？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也是历史的参与者，日常的每一个选择都在书写着时代的篇章，一种历史责任感便油然而生。这种责任感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生命意义的觉醒——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道微光，在黑暗中执着闪烁，在寒冷中传递温暖。

合上书本，书中的那些微光依然在眼前闪烁。它们提醒我们：历史从未远离，它就流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从不渺小，他们是历史的真正主角。在这个热衷于通过流量制造英雄与神话的时代，《大地微光》恰似一股清流，带领我们回归生命的本真，在平凡中看见伟大，在微弱中感知力量。或许，这就是陈果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启示：每一道微光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普通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当无数微光汇聚成星河，便能照亮前行的道路，指引我们走向更加包容、真实、更富人性温度的历史理解。

平凡的人，点亮群山深处的烟火

——浅议陈果报告文学作品集《大地微光》

□山 鹰

翻阅、沉思，当指尖抚过陈果报告文学作品集《大地微光》的最后一页，我在阅读历程的终点驻足徘徊。书中那些鲜活的人和滚烫的事令人想起几句歌词：“有多少苦乐，就有多少种活法；有多少变化，太阳都会升起落下；平凡的我们，一身雨雪风霜不问去哪。”

不可否认，《大地微光》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具有强烈的地理标签：雅安。作家以雅安定圆心，道路为触角，慢慢铺陈延展，写出自己心中和眼中的生活，恰如《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雅安的乡村、雅安的道路以及雅安的人情，令人默默回味。平凡的他们既让人熟悉，又透着陌生，再由陌生抵达深层的熟知。这本书让读者揣摩生活，为平凡人而感动，阅读就此成为了一场紧紧拥抱平凡的仪式。

古路村、夹金山、大渡河、喇叭河、成昆铁路上的乌斯河车站……这些地理位置曾都是荒远、闭塞、贫困的代名词，放在中国地图上，渺小得只剩下一个点。而陈果却在这一个个点上，铺设出山高地阔的心气与人情。阅读中，读者既为山民的强烈生存意志所震撼，又为其贫困生活的重压而心痛，也为始终被乡村亲情和人性光辉所笼罩——人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从未因贫困而磨灭；为改变生活现状，

他们始终在奋斗的路上。字里行间，让我们体会到了人物淳朴的呼吸和对希望的心跳声。

无论时空跨越古今，还是地理纵横高山平坝，汉、藏、彝各民族在雅安这片土地上情感相通、心意相融。大家的奋斗目标相同，前行步伐不分先后，紧紧跟上时代节拍，共同汇入华夏文明的滔滔大河，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力量。正因如此，《大地微光》整部书鲜明地凸显出“情”“信”“韧”三个字。情乃真情，信乃信念，韧乃坚韧。自古以来，一个人若带着这三个字活在世间，总能活得堂堂正正，活出有风骨、有气象的精气神。

在对《大地微光》的阅读中，我时常有一种感触：作家很用力地书写着他所热爱的普通生命与普通人的情感。作家着力描述山区普通人于时代浪潮余波中挥臂泅渡的姿态，他们或许沉浮呛水、漂流跌撞，却始终坚信勤劳能换来好日子；他们平凡的心，装着力所能及地助他人一臂之力的善良；揣着同情弱小、求问心无愧的朴素心理。《阿占》里阿占和杨朝军的婚姻里虽也曾有抱怨和不解，但当特大地震与泥石流灾害来临时，夫妻二人却能携手救灾、帮扶邻里乡亲。这段婚姻在相互理解与支持里愈发坚固，情感也在无私奉献中得以升华。《夹金情缘》里的嘉绒藏族青年阿泰和能卡曼的爱情，在外界和雪山之间辗转生长，步履虽蹒跚，却自有滋味。如今，他们经营的藏家乐带动着全村人踏上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之路。他们用学到的摄影技能宣传藏乡，成功引来了八方游客。他们的奋斗历程不仅见证着个人的成长，更折射出美丽乡村建设中一股浓厚的青春气息。

陈果并不回避乡村人在奋斗中也流泪、流汗、流血的现实，这充分体现了作家坚持“真实是纪实文学的核心精神”的创作态度。

《鹰之翼》中，彝族少年阿木尔日求学之路充满艰辛，他成绩好却因家境贫寒最终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尽管生活困顿，但他心中装着建砖房的梦想，凭着一股子韧劲，用打工积攒的积蓄外加贷款，最终建起了楼房，还带回了女朋友，日子从此有了盼头。《两个相

框》聚焦于父母双亡的彝族少年阿木读布，父亲去世后，他跟着么爸呷呷布哈生活。在辍学种地两年后，他心中立下重振家业、住进两层砖房的誓言。为了实现目标，他谎报年龄进磷矿打工，最终在么爸的帮助下建起了新房，自己则继续外出打工。文中，少年不屈服命运的抗争精神令人动容，嘎嘎哈布对侄儿的心疼与无私付出，鲜活地展示出了中国人深厚的亲情观念，令人感动。当下，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不断扩张，职场加速内卷，金钱和利益充斥着人际关系，人们日益慨叹亲情淡薄。《大地微光》中所讲述的中国乡村，尤其是偏远山区保持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互帮互助如暖风吹进读者心田，使人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情。这份质朴的温情即是贫家少年向美好生活攀登的最大动力，更是中国传统家庭以血缘为纽带延续亲情的范本。

乡村最美的风景一定是人。即使地理环境偏远，生活条件艰苦，但人心不能贫瘠。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个体对家乡的执守与眷恋，更需要一群人乃至更多人对土地怀揣深沉热爱，矢志长久付出。《古路新生》《稀疙瘩，金疙瘩》《村医》几篇文章，让我们不仅看到村民对土地的热爱和执守，更看到在脱贫致富的路上乡村干部带领乡亲们奔赴幸福生活的付出——苦口婆心的劝说、以身示范的尝试、昼夜不归的救助，还有不被理解的委屈……日子在家长里短里流转，人心在埋头苦干中改变，品格在天灾挫折中闪光，见识在磨砺里增长。当代中国乡村，不就是因为这些勤劳朴实、努力奋斗的人才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与迷人魅力吗！

高山连绵，河流纵横，雅雨妩媚，天色晴朗。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结合过渡地带，境内山地占总面积的94%，5000余米的海拔垂直高差，造就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69%，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孕育了众多珍稀动植物。在《半米家园》一文中，陈果为给我们讲述了罗向冰的鸟缘、鸟情、鸟岛、鸟协。主人公护鸟的艰辛、爱鸟的痴情，读得令人叹息敬佩。十多年间，在他的坚持下，鸟协不断壮大，鸟儿种类也日

渐增加。每年秋冬候鸟如期归来，翩飞在青衣江畔和大渡河岸以及水塘水库边，它们舒展的翅膀诠释着雅安人守护生态家园的坚定信念。然而，相比书中其他作品的畅快淋漓，这篇文章总给人欲言又止的磕绊与滞涩，字里行间隐约透着言语未尽的意味。

雅安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区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大、占比最高、山系最全的片区，被誉为“大熊猫老家”。《熊猫警长》一文讲述了一起森林警察侦办倒卖珍稀动物的故事：熊猫警察追踪嫌疑人，风雨兼程、千里奔袭，最终成功铲除非法交易黑链，情节惊心动魄，令人拍手称快！《一路向西》则向读者讲述了六十岁老人罗维孝的故事：他从大熊猫科学发现地邓池沟出发，沿丝绸之路向法国骑行，以宣传大熊猫为使命，用千里走单骑的传奇经历，尽显雅安人对大熊猫的深情与对大自然的热爱。正如中国驻法莱茵省总领事张国斌所评价：“他用钢铁般的身体和意志讲述了一个不可重复的故事，体现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

成昆铁路在地质灾害频发的横断山区建成，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的奇迹。中国铁道人以战天斗地的精神，让火车成功穿越了地质条件极其恶劣的山体峡谷。《虎山行记》聚焦的是“新成昆”铁路建设，以新成昆铁路复线峨边至米易段的勘探设计为背景，生动展现了铁道人攻坚克难，破解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地质难题的艰辛历程。

筑路难，守路更难。《奇岖与寻常》《管石头的人》则将目光聚焦于一个个守路人的身上。他们或在山坳间站点驻守，保障一列列火车穿山越岭的安全；或在泥石流沟里挣扎和落石突袭下检查铁轨与隧道。他们曾在暴雨的黑夜里狂奔抢险，也曾在百米悬崖上排除隐患。有人从青年干到满头白发，把青春都献给了大山；有人为抢险献出了年轻生命，用热血践行使命。这些扎根深山峡谷的守路人，将守一段铁路，保列车平安，熔铸成了生命的信念，并将这份信念传承给后来者。以前，他们的名字仅在铁路局的名册上留有一笔，如今，飞驰的火车冲进了《大地微光》的叙事里，

延伸的铁轨在作家的键盘上铺展，陈果将守路人的奉献故事带向山外，慢慢讲给霓虹喧嚣的城市听，讲给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而喋喋抱怨者听。世界不是仅仅由功成名就的人构成，甘愿负重前行、默默奉献的人，那些在平凡的岗位恪尽职守的人，都是社会发展的真心英雄！

人物仍是扎根大地深处的人物，时代亦我们熟悉的时代。陈果的《大地微光》将山区各色人等的人生经历掰开揉碎、重新整合，让读者从其细微的提炼中，窥见我们未曾留意或难以看清的生活肌理。每个人能从这本书中吸取各自所需的精神养分，获得不同的心灵触动，这本书的文本价值与现实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大地微光》一书的语言简练有力，颇有节奏，毫无拖沓之感。文集的大部分作品呈现出或轻快、或紧张的情绪氛围，极具代入感和画面感。当然，也令人看到了作家在纪实文学创作上的探索与成熟。

十多年来，叙事散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渐有小说叙事化趋向，文体界限模糊，形成相互浸染的创作生态。叙述是纪实文学最基本表达方式。其中，“叙”尤其需要运用富有文学性的语言手段。然而，这些创作手法的运用，关键在于作家对“度”的精准把握上。某种程度上，纪实文学引入小说化手法，确实更便于作家表达个人情感，增强作品感染力，提高可读性。然而，窃以为，过度的细节描写、对话铺陈和心理刻画，会对作品的真实性形成反噬。毕竟，纪实故事的核心在于“真实”二字，写作技巧的“度”会直接影响引起读者对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与信任。不难看出，陈果的纪实文学也呈现出这样的特质：他将小说手法融入纪实创作，不仅将描写、对话、抒情、议论等表达方式融会贯通，还娴熟地运用了比喻、排比、夸饰、联想、借代、通感等修辞手法尝试，创造出更具创新性和表现力的作品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备了吸引读者的魅力。当这些作品在不同读者群体间流转，并触及其心灵时，便真正实现了纪实文学的生命力——这既是陈果的创作追求，也是《大地微光》的价值所在。

美术
作品

选登欣赏



碧山坡上点点黛(油画)
李俊林



牛背山云海(国画)
韩怀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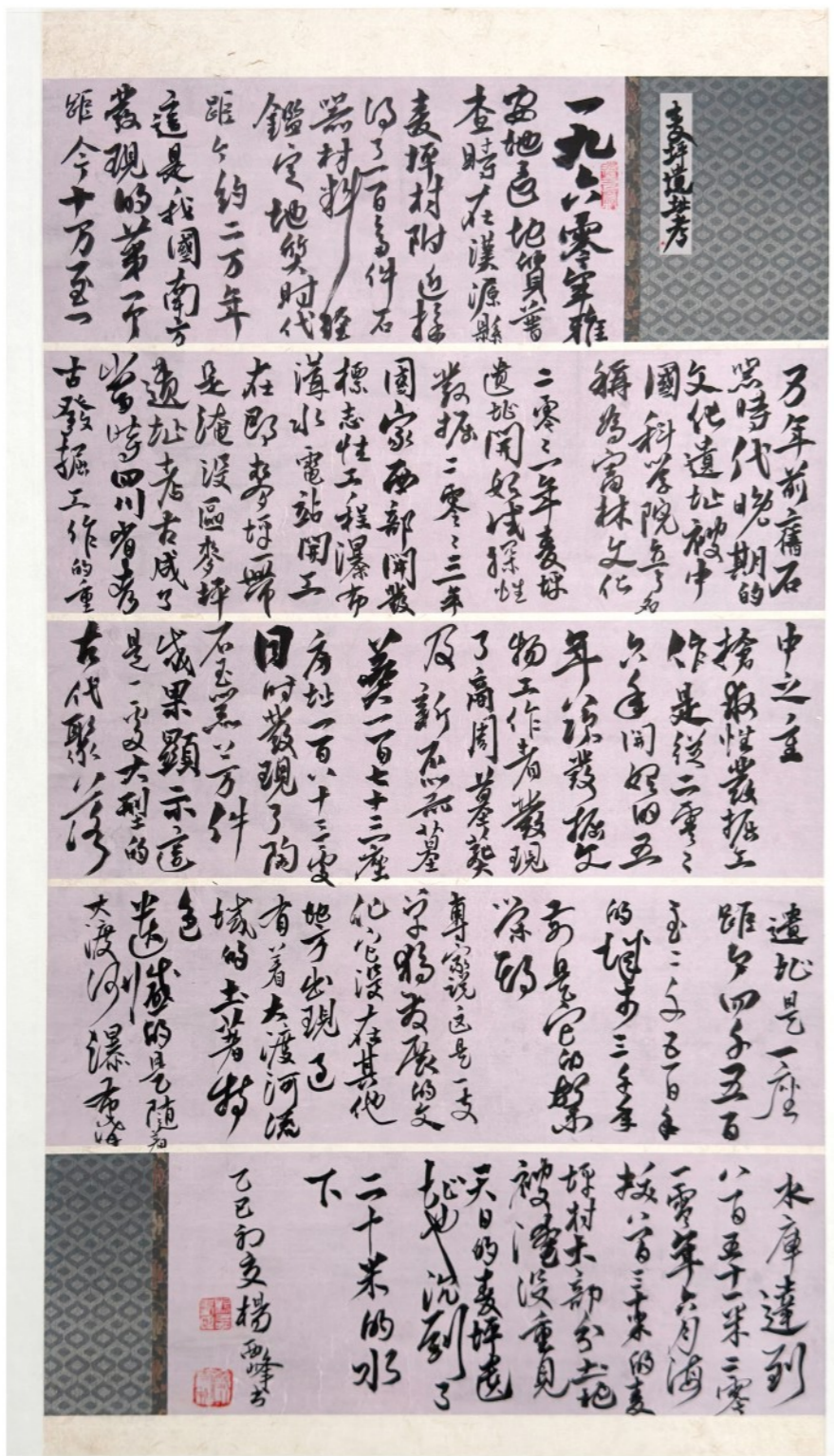


家 园(油画)
竹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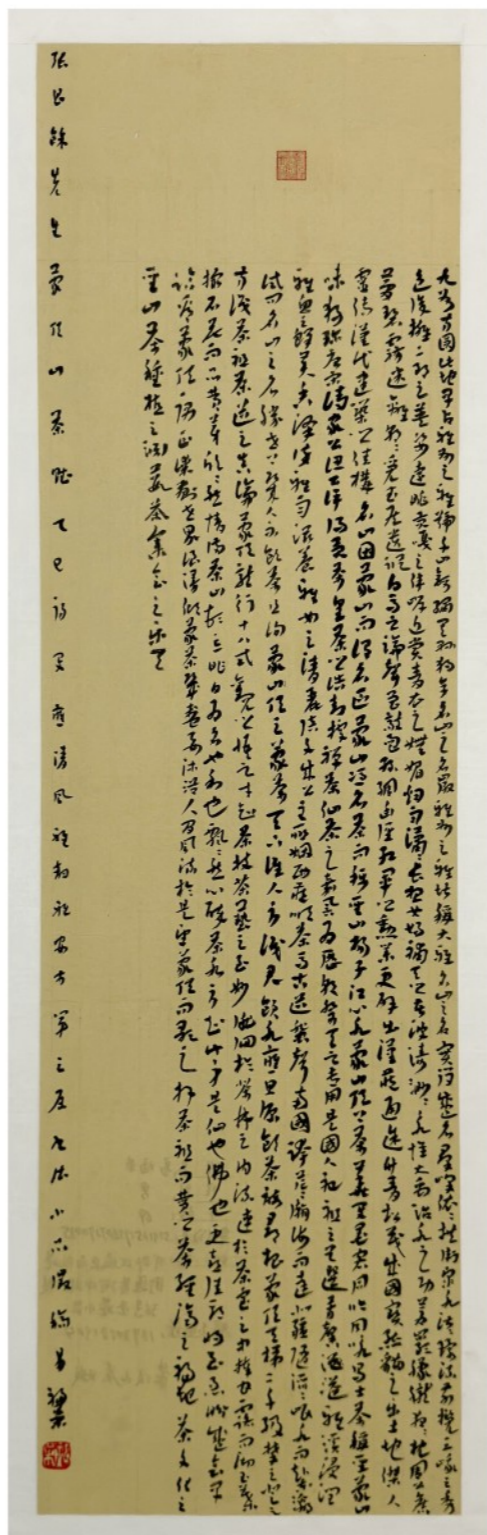


家在青山绿水间(国画)
彭 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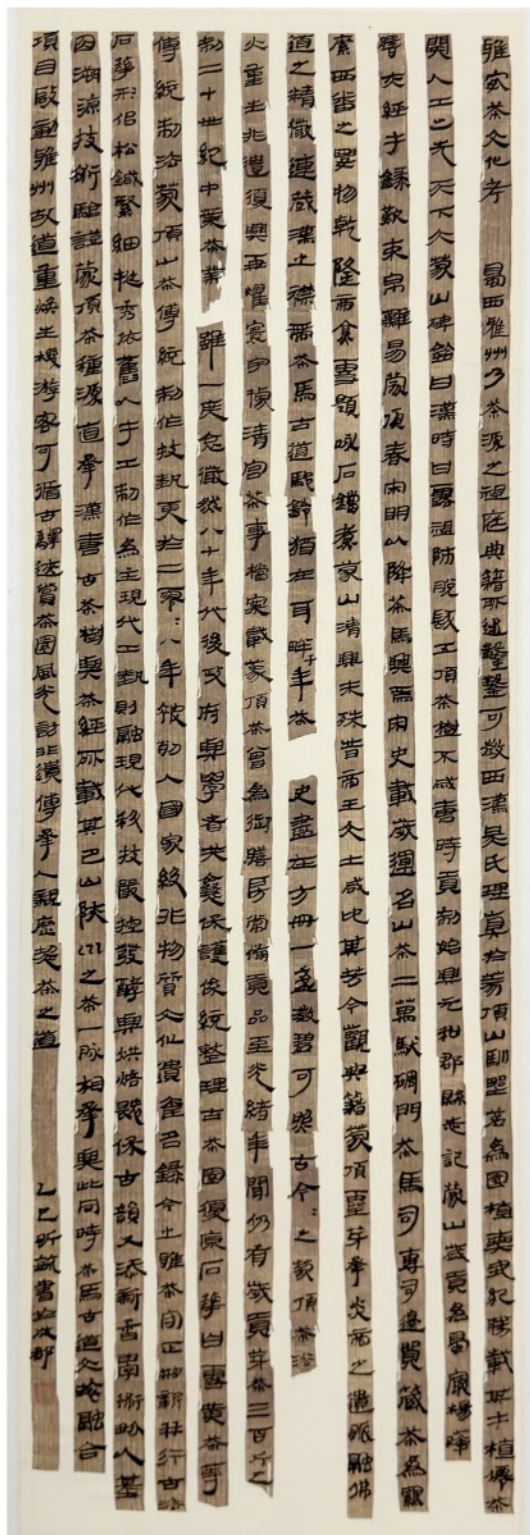
书法作品



麦坪遗址考(行草)
杨西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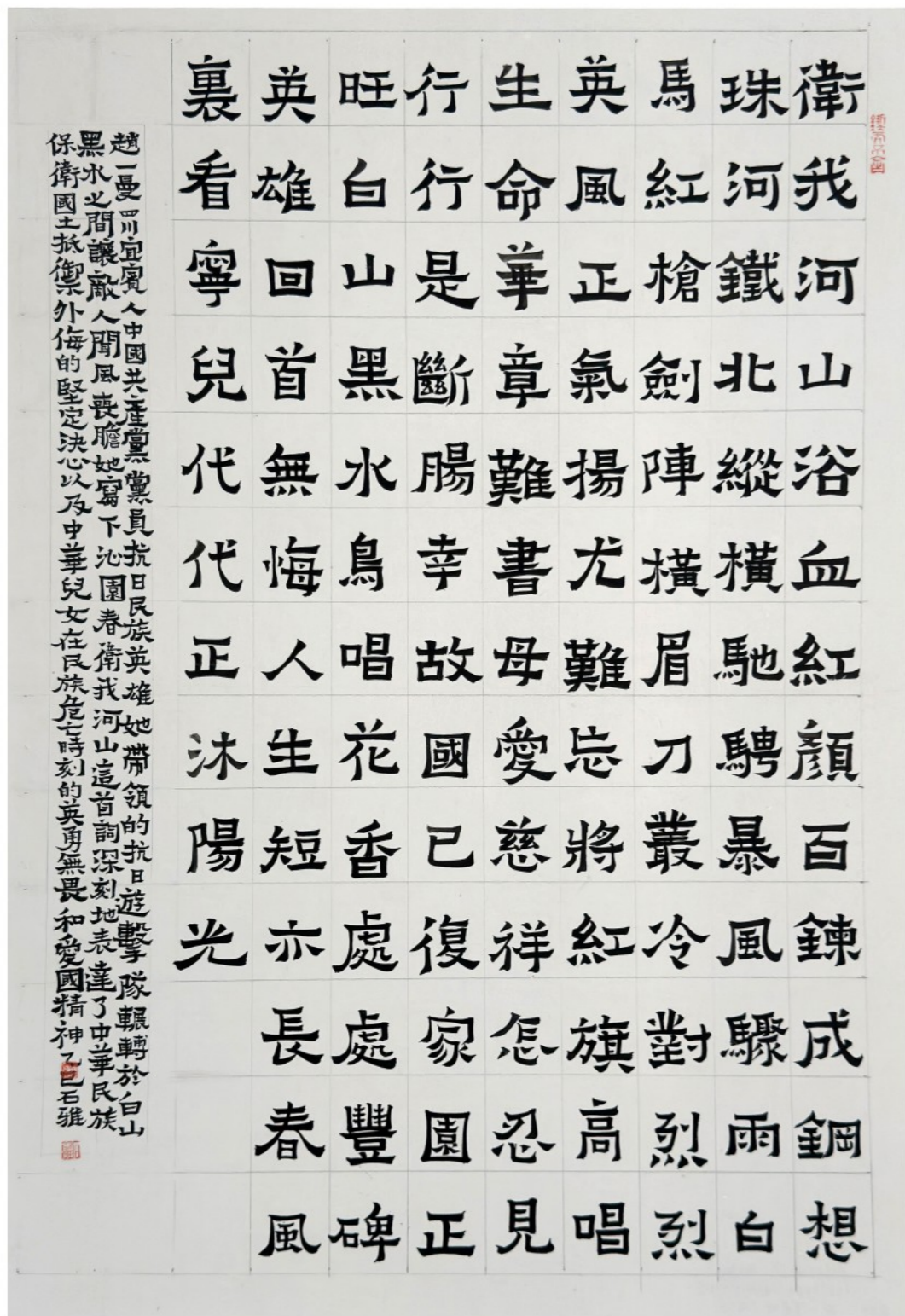


蒙顶山茶赋(草书)
易福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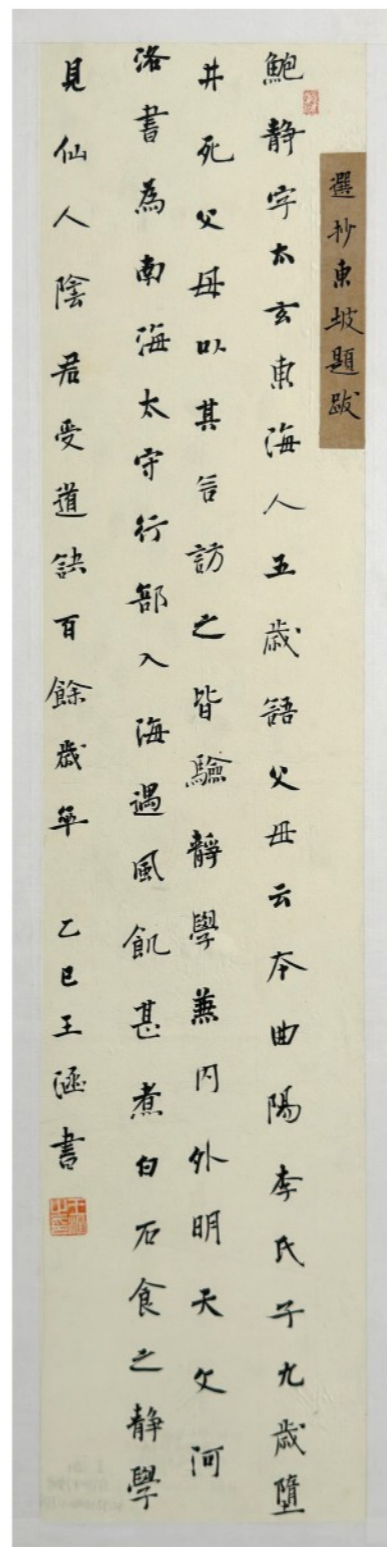
雅安茶文化考(隶书)
康昕毓

选登欣赏



趙一曼可謂愛國中國共產黨黨員抗日民族英雄她帶領的抗日遊擊隊輾轉於白山黑水之間讓敵人聞風喪膽她留下沁園春衛我河山這首詞深刻地表達了中華民族保衛國土抵禦外侮的堅定決心以及中華兒女在民族危亡時刻的英勇無畏和愛國精神
石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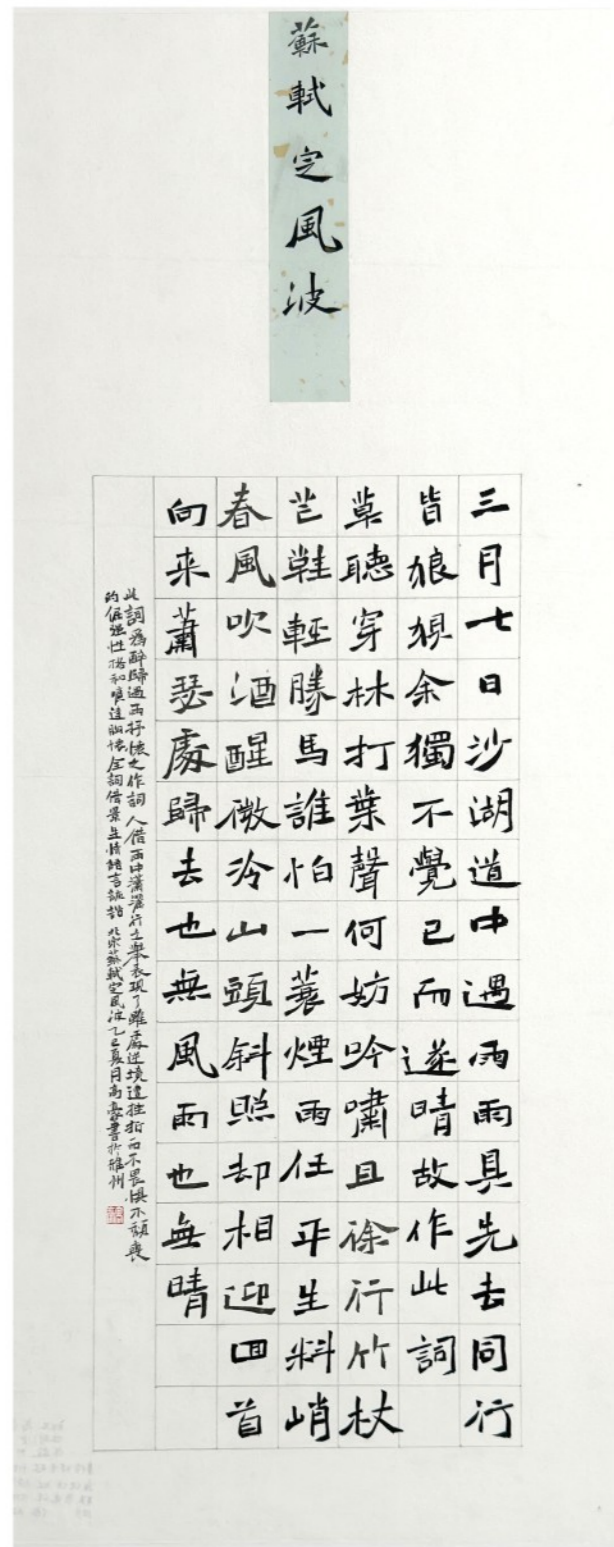
趙一曼詞(隶书)
石雅



選抄東坡題跋

鮑靜字太玄東海人五歲語父母云本曲陽李氏子九歲墮井死父母以其言訪之皆驗靜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為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過風飢甚煮白石食之靜學見仙人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年
乙巳王涵書

東坡題跋選抄(楷書)
王涵



蘇軾定風波

此詞為蘇軾過西州後之作詞人借西州漢晉行旅來表現了離居遠境狂放而不畏懼不頹喪的個性強健和曠達胸襟在詞信筆生情語語皆情此亦蘇軾詞中乙巳夏月高濤書於梧州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具先去同行
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
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
春風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
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

蘇軾《定風波》(楷書)
高濤

摄影
作品

选登欣赏



色彩斑斓的雅安(摄影)
陈乃芝



非遗表演(摄影)
谢应辉



| 硤磧上九节(摄影)
| 杨 涛



| 元宵盛会(摄影)
| 刘敬忠

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梅来雅调研市文联工作

2025年10月11日，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梅来雅安调研市文联工作。韩梅在雅安市文联了解了2025年度文艺活动、文艺创作和会员发展等情况。

她强调，要充分发挥文联组织作用，文艺赋能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深入挖掘熊猫文化、茶文化、红色文化等雅安地域文化，组织开展重大主题文艺作品创作，着力推出一批精品力作，为雅安文旅强市建设贡献文艺力量。她表态，省文联将大力支持雅安市文联承办省级、国家级艺术赛事、展陈、创作采风等活动。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涛，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调研。

市文联召开本土文化研究创作工作专题会

2025年11月20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市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和文彬书记调研全市宣传文化思想工作的指示要求，保护传承雅安地域特色文化，助力雅安文旅强市建设，市文联召开本土文化研究创作工作专题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主持会议，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全面挖掘整理雅安茶文化、熊猫文化、红色文化、茶马古道文化、汉代文化、民族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分年度开展专项研究、创作，推出一批文艺精品力作。要根据本土文化

名家研究方向，定向组建专项研究小组，在题材选择、思想开掘、形式表达等方面进行创新，推出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文旅图书，为雅安做好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大文章贡献文艺力量。要多措并举加大本土文化宣传推介力度，邀请知名作家、专家来雅开展采风、研讨、讲座等活动，集中推出成果展示，充分利用名家效应进行宣传推介，进一步扩大“天府之肺·熊猫雅安”知名度和影响力。

寇青、高富华、罗光德、倪洪伟、李炳中、汪文智、赵良冶等本土文化研究工作者参加会议。

市文联召开2025年度省“百家推优”工程作品创作、申报工作会

2025年10月17日，为贯彻落实文彬书记调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示要求，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作品创作、申报工作会议在雅安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文联党组书记韩梅调研市文联工作指示要求，解读“百家推优”工程申报相关事项，对申报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重点作品打造作安排。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宣传部有关科室，市文广体旅局、市文化馆、雅安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各县（区）文联、市级各文艺家协会负责人和市文联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紧盯目标抓部署，把握好难得的机遇，专题研究

部署有关工作。要明确目标，抓好重点作品创作。全市文联系统对本地本协会有希望争取入选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的艺术项目，要倒排时间，高效完成。对于个体创作作品，要做好跟踪服务，为骨干作者做好力所能及的保障。要突出重点，抓好宣传动员。各县（区）文联和市级各文艺家协会要扎实抓好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认真梳理本地本协会有创作能力的艺术家，对取得符合申报条件的作品，要及时做好收集整理和申报工作，确保应报全报。

会上，与会人员围绕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作品创作、申报等工作分别作交流发言。

“文化名家采风行”——走进成都、眉山、雅安开展活动



2025年10月18日至19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和市委主要领导调研市文联的指示要求，进一步扩大“天府之肺·熊猫雅安”知名度和影响力，由省文联、省作协、新华文轩和双流区委宣传部、眉山市文联、雅安市文联共同举办的文化名家采风团走进成都、眉山、雅安开展活动。

19日在雅安的活动中，省作协创联

部主任张历一行20余位全省文化名家深入蒙顶山开展文学采风创作活动。采风团成员领略了雅安茶文化和历史文化魅力，积累了生动的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为将来文学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市文联秘书长王堂兵，市作协主席钟春燕和名山区文联副主席黎绍奎参加活动。

省艺术摄影协会来雅开展“醉美之境——雅安艺术摄影采风活动”

2025年11月20日至21日，由四川省艺术摄影协会、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天全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的“醉美之境——雅安艺术摄影采风活动”在天全县喇叭河开展。活动紧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集结协会骨干力量，聚焦“熊猫家园、大美雅安”独特魅力，以光影为媒传递生态雅安的自然人文韵味。

两天时间里，摄影骨干深入核心地带，在层林尽染的林海、清澈灵动的溪流与壮阔雄奇的雪山间取景创作，用镜头定

格雅安生态的自然之美。喇叭河完好的原始生态、灵动的珍稀动植物和浓郁地域风情，让摄影师们灵感涌动，全方位捕捉自然盛景与动物们的安逸气质，将这份生态灵秀凝练成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鲜活影像。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以摄影艺术为纽带，展现雅安生态底蕴与文化魅力，助力文旅宣传，进一步擦亮“大美雅安”文旅品牌。下一步，四川省艺术摄影协会将持续推出多样采风活动，以镜头勾勒四川各地风采，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艺术活力。

《当代文坛》组织专家来雅采风交流

2025年11月12日，为聚焦基层文学创作，搭建专家与本土作者的交流平台，《当代文坛》组织全国论坛与会专家来雅安开展采风交流活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桦、《当代作家评论》副主编李桂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刚、《四川文学》副主编杨易唯、《当代文坛》副主编赵雷等有关专家，市作协骨干会员钟渔、赵良冶、高富华等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为基层作者提供了与国内知名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对破解基层创作难题、推动雅安本土文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市摄协举办“青衣江”主题摄影展



2025年10月29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擦亮“天府之肺·熊猫雅安”文旅品牌，由市文联指导，市摄协主办的“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传教育活动雅安行系列活动之“青衣江”主题摄影作品展在市文联艺术展厅展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摄影展开幕式并宣布展览开幕，市摄协副主席李国斌致辞，市摄协秘书长宋有宏主持开幕式。市文联直属各文艺家协会负责人、市摄协骨干会员以及入展作者代表等近百人参加活动。据悉，此次展览前后经三个多月征稿，共收到400余

件作品，经市摄协主席团评选，最终精选92件作品入展。

市评协举办《大地微光》新书分享会

2025年11月8日，由市文联指导，市评协主办的非虚构作品集《大地微光》新书分享会在市文联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活动并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编审蔡林君参加活动并分享了该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作者陈果介绍了《大地微光》的创作缘起及出版历程，并围绕文学创作的素材筛选、文本打磨等环节进行了精彩分享。会议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挖掘地域特色，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风貌、契合民心期盼的优秀作品，为雅安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市作协联合《青衣江》举办改稿培训会

2025年11月15日，为切实提升本土作者创作能力，市作协联合市文联《青衣江》编辑部举办文学改稿暨创作培训会。活动邀请到了省作协创研室主任杨献平和《星星》诗刊编辑部主任、青年诗人敬丹樱授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活动并讲话，市作协主席钟春燕，副主席罗大伦、倪宏伟、何文和骨干会员以及《青衣江》编辑部相关负责人等40余人参加活动。此次活动通过专家授课与针对性改稿相结合，不仅帮助文学爱好者理清了创作思路、提升了写作技巧，还激发了本土文学创作的活力与热情，切实推动了雅安文学创作发展繁荣。

雅安3件作品入选2024年度省精品奖励

2025年10月31日，从四川省政府官网获悉，四川省2024年度重大文艺扶持项目和精品奖励作品名单公示，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的广播剧《青春誓言》《红军伞》和雅安书法家王堂兵创作的苏轼词、文书法共3件作品入选精品奖励。

最忆是雅州

作词：杨贤斌 寇青 刘雍洋
作曲：丁一

1=C $\frac{4}{4}$
♩=70

0 5̣ 6̣ 1̣ 6̣ 5̣ 0 5̣ 6̣ 1̣ 2̣ 3̣ | 0 5̣ 6̣ 1̣ 6̣ 5̣ 5̣ 2̣ 3̣ 3̣ 0 | 0 5̣ 6̣ 1̣ 6̣ 5̣ 0 5̣ 3̣ 2̣ 2̣ 1̣ |
青衣江水 蒙顶山头 一帘烟雨 荡轻舟 茶香氤氲 飘九州

0 2̣ 1̣ 2̣ 2̣ 1̣ 5̣ 5̣ 6̣ 2̣ 2̣ | 0 5̣ 6̣ 1̣ 6̣ 5̣ 0 5̣ 6̣ 1̣ 2̣ 3̣ | 0 5̣ 6̣ 1̣ 6̣ 5̣ 5̣ 2̣ 3̣ 3̣ 0 |
碧峰叠翠 熊猫乐悠悠 古道晓月 茶马门楼 黑砂光影 映千秋

0 5̣ 6̣ 1̣ 6̣ 5̣ 0 5̣ 3̣ 2̣ 2̣ 1̣ | 0 2̣ 2̣ 2̣ 2̣ 2̣ 2̣ 3̣ 6̣ | 5̣ - - 0 | 0 2̣ 2̣ 2̣ 2̣ 2̣ 3̣ 6̣ 2̣ | 1̣ - - 0 |
岁月悠悠 无计留 白云之下 大美雅州 白云之下 大美雅州

2̣ 3̣ 5̣ 3̣ 2̣ 3̣ 5̣ 0 | 2̣ 3̣ 5̣ 3̣ 2̣ 3̣ 1̣ 0 | 2̣ 3̣ 5̣ 3̣ 2̣ 3̣ 5̣ 0 | 5̣ 3̣ 5̣ 6̣ 1̣ 2̣ 2̣ 6̣ 5̣ |
王岗雪霁大川秀 二郎山下叶正红 川藏线上人如流 深山云峰桢林寻仙

5̣ - - 0 | 5̣ 1̣ 6̣ 5̣ 1̣ 1̣ 6̣ 5̣ | 6̣ 6̣ 1̣ 5̣ - - | 5̣ 1̣ 6̣ 5̣ 1̣ 1̣ 6̣ 5̣ | 6̣ 1̣ 2̣ - - |
踪 一盏香茗 一世伴左右 一缕椒香 自解思乡愁

2̣ 5̣ 3̣ 5̣ 5̣ 5̣ 5̣ 6̣ | 1̣ 1̣ 2̣ 1̣ - - | 5̣ 6̣ 1̣ 2̣ 1̣ 6̣ 6̣ 3̣ | 5̣ - - 0 | 5̣ 1̣ 6̣ 5̣ 1̣ 1̣ 6̣ 5̣ |
云端何人 寄来相思豆 此生此情最忆是雅州 汉风雅韵 千年

6̣ 6̣ 1̣ 5̣ - - | 5̣ 1̣ 6̣ 5̣ 1̣ 1̣ 6̣ 5̣ | 6̣ 1̣ 2̣ - - | 2̣ 5̣ 3̣ 5̣ 5̣ 5̣ 5̣ 6̣ |
竞风流 清风雅雨 萦绕在心头 问你归心 归心

1̣ 1̣ 2̣ 1̣ - - | 5̣ 6̣ 1̣ 2̣ 1̣ 6̣ 6̣ 3̣ | 5̣ - - 0 | 2̣ 3̣ 5̣ 6̣ 5̣ 3̣ 3̣ 6̣ | 1̣ - - 0 ||
何处留 此生此情最忆是雅州 此生最忆是 雅州